

魔法师俱乐部

魔法使いクラブ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被誉为“日本的安妮宝贝”
史上最年轻的川端康成文学奖获得者青山七惠
继芥川奖获奖畅销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后
再登文学高峰
探索女性成长过程中最隐秘的精神世界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许金龙 主编

魔法师俱乐部

魔法使いクラ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师俱乐部 / (日)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 —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0251-564-2

Ⅰ.①魔… Ⅱ.①青… ②竺…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3号

MAHOTSUKAI KURABU
by AOYAMA Nanae

魔法师俱乐部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4-2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主编致辞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①]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

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书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2]，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3]，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谬。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4]。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5]。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男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

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啜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荚蒾航海》中的“荚”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荚”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

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⑥、“我不能没有你!”⑦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⑧。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⑨。如果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许金龙

注：

①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②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③ 同上，第27页。

④ 同上，第27页。

⑤ 同上，第57页。

⑥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⑦ 同上，第167页。

⑧ 同上，第169页。

⑨ 同上，第179页。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凑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目录



第一章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黄色的汽车。

而且还是连着三辆，一辆大汽车，两辆小汽车。一大早就看见了三辆黄色汽车，我还是头一次。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愣愣地盯着最后那辆车的车牌号，目送它远去。

今天没准有什么好事等着我呢！想到这儿，我真想对道路两旁的电线杆子和出来打扫自家大门外面的老奶奶们喊一声“谢谢你们啦”，但我还是低下头，瞧着自己交替迈出来的鞋尖，走了起来。万一乐极生悲，瞧见了蓝色的汽车可就麻烦了。上个星期刚刚穿到脚上的新运动鞋的圆鞋头还光亮着呢。我一边踢着水泥路面上的小石子，一边往前走。

“结仁，你掉了什么吧？”

背后有人拽我的书包，我回头一瞧，原来是葵，两条长长的辫子从她的小黄帽里垂下来。我忍不住嘿嘿嘿地笑起来。“有什么好事？快告诉我。”就在葵问我时，我听见身

后有汽车驶来的声音，慌忙抓住葵的胳膊，闪到路边躲车。

“真疼！胳膊都快折了。”

“葵这么结实，怕什么呀。”

“你嘿嘿地乐什么呢？”葵不解地瞅着低头走路的我的脸，问道。

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葵的脸，觉得可笑极了，憋不住又想笑。从附近公园里的树上，“呼”地一声，像是鸽子或别的什么鸟一齐飞了起来。

我凑到葵耳边，小声告诉她说：“刚才吧，我瞧见了三辆黄色的车呢。”

“什么？”葵迷惑地问。

“黄——色——的——汽——车，我看见了三辆呢！而且是连着看见了三辆，不是隔着的。”

“三辆啊？骗人！”

“是真的。怎么样？”

“太棒了！这么说，今天绝对有好事啦。”

葵就像是自己看见了似的高兴地笑了。看见她的笑容，我又高兴起来。不只是今天，仿佛明天、后天都会这样高兴似的。

“所以吧，我就尽量不看车了，万一看见了蓝色的车，不就全完了吗？我就这么低着头走到学校去。”

“那我给你看路吧。三辆车，太不容易看见了，真羡慕你呀。我才看见过一次两辆的。”

“我也是。而且还净是小松老师的车。”

“可是，小松老师的车能算黄色车吗？我觉得那辆车，怎么看都像黄绿色的。”

我斜了一眼葵，只见她正傻咧咧地半张着嘴，仰脸望着天空。慢慢地摇晃着脑袋，似乎正从那里寻找着小松老师的车的颜色。

其实今天我看见的三辆车里的确有一辆是小松老师的车。虽说下雨天，老师的车看起来像是黄色的，可是晴天的话，就像葵说的那样，的确有点发绿。

“你说什么呐？小松老师的车是黄色的呀！要是那辆车不算黄色的话，你这帽子也就不算黄色的了。”

我伸手去揪葵的小黄帽，葵“啊”地尖叫了一声，夸张地踉跄了一下。从小黄帽里垂下来的两条辫子像鱼一样蹦跶着。今天真新鲜，她一向把头发像个饭团子似的盘在脑袋顶上的。

“葵，你的辫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真好看。”

“这个辫子吗？”葵自豪地两手托起辫梢，就在这工夫，一辆巨大无比的蓝色大汽车从她身后不远的护栏那边开了过去。

“都怪你，葵，傻瓜。”

我后悔死了，隔着T恤衫“啪”地打了她的胳膊一下。“怎么了？”葵不明白为什么挨打，我指着汽车驶去的方向给她看。“嘿，这么快就看见蓝色车啦。”我回头一看，她正冲我笑呢，眉毛都笑成了八字形。

“都怪葵瞎说，不然，就不会看到了。”

"哟，怎么赖我呢？"

"当然赖你了。好不容易看见了三辆黄色的，这下全完了。啊，这么运气的事，还是头一回呢。"

我俩的脚步一下子慢了下来，后边的学生们不断地超了过去。其中也有葵班上的同学，葵满不在乎地跟同学打着招呼。我心里憋气，又加快了脚步。葵也紧跟了上来。

"别生气了，结仁。看见蓝色的车就会倒霉，哪有这说法呀？前几天，我刚一出门，就碰见了特别蓝的车，可是，那天上课，一整天老师都没叫到我呢。就连古藤老师的音读课，都没有叫我。"

葵摸着我的书包扣说道。课本和铁铅笔盒在书包里"哗啦哗啦"地响着。

"所以吧，蓝色的车看见也多半没事的。"

"葵，你也许没事，我可不行。"

"可是，三辆黄色的和一辆蓝色的相比，绝对是三辆黄色车更强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跟你不一样。"

不管我怎么说，葵都反驳一通，于是，我干脆一直跑到了电梯口去，书包在我后背上晃荡着。一出电梯，我在走廊上拼命快跑，可是，葵就像是粘在后背上的口香糖似的，一直在后面喊着"结仁，等等我"。

我一边回头看后面一边打开了教室的门，结果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只觉得脑门一阵发麻，眼前直冒金星，我双手捂住了脑门。"对不起。"我说着抬头一瞧，只见和我一个

架势的伊田站在我面前。

“对不起，角来同学，我刚才看别的地方了。”

伊田君一边笑一边摩挲着自己撞疼的脑门。他头顶上有一撮头发像鸡冠子似的竖着。伊田君问我“没事吧”，可我只回答得出“嗯，没事”。好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伊田君了，于是乎，黄色的车、一到学校就打算赶紧做昨天的作业等等，一股脑都忘得没影了。我正琢磨着应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回头见”，伊田君说完就到走廊上去了。我慌忙目送他的时候，葵站在了我眼前，得意地笑着耸了耸肩。

撞得生疼的脑门子仿佛转移到了心脏，怦怦乱跳着。

四年级三班比起别的班来，可爱的女孩子比较多，可是，由于可爱的男孩子少，所以女孩子很厉害。

可爱的女孩子们不用张口，就可以免掉体育课收拾球的苦差，就连午餐值日，都可以当最轻松的配膳员。借了这个光，即便是那些不怎么可爱的女孩子也都特别的霸道。像小芝啦、室田啦都是能吵吵的主儿，在走廊的另一头都能听见她们的说话声。什么该给金鱼换水啦，什么赶紧把桌子往教室后面推啦等等，不间断地向那些男孩子们发号施令。新班刚组成的时候，男孩子们还嘟嘟囔囔的，现在都快放暑假了，可能已经习惯了吧，都乖乖地服从命令。

我在班里不怎么爱说话。和小芝她们一样跟男孩子拌嘴，打死我也做不出来。而且，也不想和那些整齐划一地留着怪异的四股麻花辫发型，窃笑着在一旁观战的女孩子们瞎

聊什么漫画啦，或者别人的八卦啦等等。可是，在这个班里，只有这两类女孩子。所以呢，感觉跟男孩子们说话还算愉快，可他们总是聊什么足球啦躲避球啦，要不就是一门心思炫耀自己有齿轮边的十日元硬币，不愿意接纳女孩子人伙。

结果，除了跟唯一的好朋友千纮说话外，我一般不怎么说话。倒也不是不想说话，只是觉得和谁都聊不来。

和小时候的玩伴葵、史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欢实的，只要一到班里，我就不行了，真是怪事。要是在班上，也能像跟葵和史人说话时那样就好了。我试验了一下，可是在自己面前的孩子绝对成不了葵和史人。因此，我的声音又变小了。

我不知道不爱说话和“老实”是不是一回事，反正我的通信簿里总是写着“特别老实”啦，“要稍稍多活动一下”啦之类的评语。妈妈看了，笑着说：“这个活动，到底指的什么活动啊？”我感觉“老实”这个评语好像是个缺点，很难为情。难道说老师也会在那些梳着一样的发型，发出一样笑声的女孩子的通信簿里写上“和其他孩子完全一样”等等吗？

不过，前几天的家长参观日，妈妈听了培育牵牛花小组的发言后，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与其说结仁老实，其实是窝囊的意思吧。”“窝囊”这个词好像是指在家里挺有精神，一到了外面就变软了的人。原来有这种恰当的名词来形容像自己这样的小孩儿啊，并不是“老实”之类的。这么一

想，我才安心了一些。

我虽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跑得快，或者学习好，会讲笑话逗大家乐，不过手工比较出色。可能的话，我真想一整天都画画儿，或用黏土制作城堡。语文和数学每周各四次课，为什么手工课只有两次呢？要是反过来的话，上学就更有意思了。所以和语文数学好的同学一比，我就觉得自己相当吃亏。

一想到今年秋天的写生比赛，我心里就突突乱跳起来，不知自己是不是也能得个金奖。一年当中，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早晨既不是圣诞节那天，也不是生日那天，而是在走廊上贴出来的绘画作品中，发现自己的画上面有一条金色绸带的早晨。只有这一天，所有人都会直盯盯地瞧着我的画和画下面贴着的“角来结仁”这个名字。

不过，我也时常想，假如不是只有那么一天，而是在任何时候只要你一出现，就会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过去的话，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比如，像千纮那样。

“千纮，早上好。”我在千纮身后跟她打招呼。千纮甩了一下内卷在肩头的飘飘长发，回过头来。

她每天都像一个新做出来的瓷娃娃般漂亮。不过，这只是千纮的普通的一天，并不是新做出来的，而是昨天的千纮的继续。

“结仁，早上好。”千纮灿烂地一笑。

我是跑着来学校的，所以一个劲儿地喘气。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坐在这里的文静的千纮面前，我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千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得让人都不敢在她面前这样

呼哧带喘的。在这个班里，不对，把整个四年级都算上，千纮也是第一美人。

“你是跑着来的？”

“嗯，跑来的。”我从兜里掏出水点图案手帕，轻轻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你该不会又没有做作业吧？”千纮还在笑。

一看到她的笑容，无论多么迷糊的早晨，都会一下子清醒过来的。“微笑”这个词敢情就是这样的笑容啊。她的笑容宛如尿不湿广告里那个抱着婴儿的妈妈那样恬静而温柔，对于她这小学生的身份来说，显得有些奢侈。

“嗯，想早上来学校写。”

“老师已经来了，你瞧。”

班主任樱老师走进了教室，千纮不等我回答，便扭回头去了。

今天早上，我本想先告诉她自己看见黄色汽车的事，作业什么的先靠边。不过，看见黄色车就是好日子，看见蓝色车一天都倒霉之类的迷信，千纮很可能是不相信的。对在班里风行的手链算命，千纮丝毫不感兴趣。她对女孩子们特别热衷的可爱的祈福袋和占星术也不信。据说手链如果自己断开，愿望就能实现，于是小芝她们将彼此的手腕子用手链套在一起。千纮吃惊地瞧着她们，对我说：“像她们这样，不用剪子剪的话，那手链估计是断不了的。”

我一看表，还不到八点半，樱老师今天来得比往常都早了一点。她怀里抱着的一摞出勤簿上面，放着一堆粉红色的

和黄色的彩色纸条。

老师像往常一样用响彻走廊的洪亮声音向大家问候道：“早晨好！”老师早上的这句问候总是最精神饱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傍晚，声音就越来越小了。最开始听到她那洪亮的声音时，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樱老师个子很小，也很瘦，根本想不到她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据说我们这个班是樱老师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新学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还没有人说过樱老师的一句坏话。女孩子们基本上都站在老师一边。我虽然不是特别喜欢樱老师，但也不觉得讨厌。樱老师有些大大咧咧的，不是衬衫掉了个扣子啦，就是毛衣穿反了。有人一发现，便吃吃地偷着笑起来。樱老师终于意识到之后的反应也特别逗，是大家最喜欢瞧的一景了。“哎呀，真是的。”脸刷地变得通红，立马缩进讲台后面去了。

不过，平时她很严肃，不像隔壁班的城田老师那么爱开玩笑。虽然有传闻说她和每天穿着运动衫、晃晃荡荡走路的城田老师“好上了”，但是每当有人大声地起哄时，她从不躲进讲台后面，只回答一句“没有的事”，让人颇有点扫兴。

“今天有东西要发给大家，所以早来了一会儿。椎名君，你发一下。”

老师把出勤簿上面的那堆粉红色的和黄色的彩纸条递给了负责分发的椎名君。看见一束束粉红色和黄色的纸条被椎名君粗糙的手给弄乱，我心里不由得“啊”了一声。

椎名君从靠走廊那排座位发起，班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嚷嚷声，“我要粉红的”，“那张是你的”，小芝尖声叫着“小心点，别给折了”，前川君用沙哑的男低音回敬了她一句“多嘴婆”。我今天一大早就没精神，两手支着下巴，用食指堵住了耳朵。

我的余光看见，正在发的纸条好像有粉红、黄色、蓝色三种颜色。这大概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系到细竹上用的许愿条吧。于是，我突发奇想，等发到我这儿时，我就拿最上面的那一张。如果那是一张黄色的话，今天看见的那辆不吉利的蓝色车便被抵消了。这么一想，仿佛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保佑我今天是最幸福的一天似的。

坐在我前面的千纮，扭过身来，把那束纸条递给我。在这堆五颜六色的纸条的最上面，是一张荧光黄色的薄薄的纸。果真是黄色的！我心里叫喊起来。今天原本就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天。我感到心满意足，赶紧把那张黄色的纸拿到自己的桌子上，将剩下的传给了后面的人。

“哟，结仁，你拿了黄色的？”

我就像要守护幸福似的，用指尖轻轻抚摩它时，千纮回过头来问道。

“嗯，黄色的。”

“黄色的呀。”千纮忽闪着大眼睛盯着我本子上的黄色纸条。“黄色，真好看。我要是拿了黄色的，多好啊！我想都没想，就拿了张蓝色的。”

没等我说什么，千纮就把自己桌子上那张蓝色的纸条举

到我的眼前，另一只手的食指伸到了我的黄色纸条上。

“结仁，跟我的蓝的换换好吗？”

这张飘动的纸条旁边的千纮的眼眸的颜色很独特，说不清是蓝色还是黑色。从那里面可以看见很多坚硬的、苦涩的圆圈。看着映在这些圆圈正中央的自己的脸，便感觉自己所拥有的宝贵的东西中，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东西了。在千纮的面前，就像小芝她们的争吵或手链那样，全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每当被千纮这样盯着一看，我往往变成这样子。

“结仁，你不愿意？”

“没有啊，真的。好吧，给你吧。”

千纮微微一笑，说了声“谢谢”。然后把蓝色的纸条往我的桌子上一放，把黄色的拿走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千纮想要什么，全都可以给她。倒是自己一个人乐颠颠地瞎琢磨什么是最幸福的一天，有点可笑。

樱老师拍着手说：“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

“快到七夕节了，今年也要大家一起在细竹上系上各自的心愿啊。今天中午，会给大家拿细竹来的，请大家现在在刚才发的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吧。明天在第三堂课的年级活动之后，大家一起去系许愿条。细竹和去年一样，摆放在教员室旁边的老师出入的大门上。”

换了一口气后，老师开始点名。

“皆藤千纮。”被点到名字，千纮答应了一声，立刻回过头来小声问道：

“结仁，这上面，你想写什么？”

“嗯……”

我瞧着桌子上放着的蓝色纸条。蓝色的纸，就是蓝色的纸。对呀，这只不过是一张蓝色的纸啊。绝不是什么不幸的标志。虽然这么想，我还是有点伤心。

突然被后面的同学戳了一下后背，我抬起头来，才意识到全班人都在看我。樱老师正困惑地摆弄着手里拿着的圆珠笔。

“角来同学。我刚才点你的名字，没听见？”

“是，听见了。”

“听见了要回答啊。”

“对不起。”我说道，声音小得像蚊子声。我知道自己脸红了。千纮双手一合十，说了声“抱歉”，转回了身去。

点完了名，樱老师回办公室去了。趁着这工夫，我打开了算术习题册，打算做昨天没有做的作业，可是精神根本集中不了。在老师回来之前，估计这五道题连一道题也做不出来。我叹了口气，打算放弃了，这时，千纮又对我说：“作业，做完了？”

“哪儿啊，算术，我最发憷了。”

“要不把我的习题册，给你看看？”

千纮把她的习题册递给我。封面上画了好多圆形和正方形。

“不用了，我会做。”

“真的？”千纮好像有点遗憾似的，但还是把习题册放在了我的桌子上。像以往那样，我虽然拒绝了她的好意，但又觉得自己不妨也学着其他女孩子那样抄抄别人的作业，在习题册上写点什么比较好吧。这和对答案的时候，将黑板上的标准答案用红笔抄写在本子上，不是一码事吗？

“哎，刚才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想在七夕许愿条上写什么呀？”

千纮把黄色纸条举在眼前，撅起小嘴，噗地吹了口气。我眼睛的余光感觉有人在看我，一扭头，邻桌的金子君慌忙往别处看。

“还没有想好呢。”

“真的写心里想的？”

“什么真的写？”

“就是说，写自己真实的心愿啊。”

还没等我问“真实的心愿，是什么？”千纮就说了句“算了。”笑着回过身去了。然后又马上回过头来，“啊，我忘了。”伸出她那雪白的手，把我桌子上的算术习题册拿走了。

千纮的肤色很白。以前我听她告诉我，她“有丹麦人的血统”。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因为外婆是丹麦人。据说丹麦是欧洲最边上的一个小国，是美人鱼诞生的国家。

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之后，她对我说过。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了外婆的国家。可是我根本不记得了。家里人还说我用丹麦话跟外婆问好了

呢。我看过照片，外婆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妈妈的头发是褐色的，可我的头发怎么是黑色的呢？”

“嗯，千纮的头发真黑。不过，很好看。”

听了我的称赞，千纮也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她和没得到夸赞，也自以为是受到了夸赞而兴高采烈的葵可大不一样。

“妈妈说，等我上了中学的话，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丹麦。”

“嘿，你一个人去？”

“是啊，一个人。”

千纮不以为然地咔嚓咔嚓摁着自动铅笔说。

“你还是个孩子，一个人能去丹麦吗？”

“中学生不是孩子了吧？”

一个人去外国旅行，实在太了不起了，简直不知该怎么来想象。我一直以为到连语言都不通的外国去，是大人才能做的事。就连住在邻近市里的奶奶家，我都没有一个人去过。

从那以后，上社会课的时候，每次打开地图，我总要找到“北欧，A43”那页，偷偷地用手指画着丹麦的轮廓。丹麦小得只能用小拇指来描。一想到这里有千纮的外婆和美人鱼，我就想要用厚纸贴在它的背面，好让它结实一点。我在心里念叨，请保佑当了中学生后，就要一个人去那里的千纮吧。

班会结束后，在电梯口和走廊之间的粗大柱子前面，我照例和葵、史人会合后一起回家。

其实我很想和千纮一起回家，但是学校规定必须和住在附近的同年级同学一起走。所以我对千纮说过“拜拜”，便各走各的了。千纮和住同一个方向的澪她们一起回家。她们并排走着，都背着红书包，远看就像是一排红纽扣。每当我独自一人来到等人的柱子旁边，看到埋在墙里的警报铃按钮，就对制定这个规定的老师们气不打一处来。

今天是史人先到的。他像以往那样靠着柱子在看书。他那比我和葵都更细更白的两条腿，从紧巴巴的校服短裤里露出来。他妈妈给他理的圆圆的光头，配上耷拉到了鼻梁和鼻头之间的镜片厚厚的眼镜，就仿佛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拼命装得一本正经似的馒头。

“史人，看什么书呢？”

听见我招呼他，史人赶紧合上了书，从小脸上挤出了一点笑容来。

“结仁，我发现了一本你会感兴趣的书。”

“什么，给我看看。”

史人给我看了那本书的封面。上面写着“无师自通的简易超级魔术”。

“这不是魔术书吗？”

“不是，内容不一样的。是关于怎么移动物体，或者用色子算命的。”

史人自己“嗯嗯”地点着头，“我来往下念吧。”边说边打开了书。我无聊地用肩膀把史人从柱子上挤开。史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没打算合上书。

“史人，你们班发七夕许愿条了吗？”

“嗯，发了。”一边看书，史人一边回答。

“你写了什么？”

“还没写呢。我们班明天早班会后去系许愿条，在那之前写好就行。”

我瞅了一眼史人打开的那一页，只见上面大大地写着“只要学了这一招，明天你就是魔法师！瞬间移动扑克牌。”在一把扑克牌旁边，有好多很小的、密密麻麻的字来做说明。见史人看得正起劲，我就想给他捣捣乱。

“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什么呀？”

“七夕的许愿条。”

“嗯，差不多吧。”

“写的什么呀？”

史人这才合上书，抬头看我。“不告诉你。”

“干吗不告诉我？”

史人很为难似的，上半边脸一抽抽，嘴角撇成八字形。这张脸只要用食指稍微一戳，就会哇地大哭起来似的，他从小就是这样。所有人一看见他这张脸，就忍不住想要欺负欺负他。

“这个嘛……”

“咱们之间不许有秘密呀。”

“那倒是……那结仁写什么呀？”

“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

"当然不会告诉你啦。"

"怎么这样啊。"

"谁让你不告诉我的。"

"可是，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啊……"史人扭动着身子，脸上的表情更加难过了。

于是，我就对着他耳语道："你现在要是不说的话，我就不跟你好了。"他听了一下子就呆住了。我赶紧拍拍他的肩膀说："骗你呢，骗你呢。看你的书吧。"

"真的吗？"听我这么一说，史人又听话地翻开了书。每次跟千纮分手后，我经常这样欺负史人来出气。看着史人不敢吭气，白眼珠微微变得粉红起来的样子，我又立刻可怜起他来。

大概是班会完了，四班的男孩子们一窝蜂地从楼梯上跑下来，拥进了电梯里。在这帮孩子的最后边，葵和好朋友小田同学一起走下了楼梯。她们俩依然在换鞋处分了手。小田是四年级学习最好的学生，脑子特别聪明。据说为了进大学私立附中，她从三年级开始，就在车站附近上私塾了。我虽然不大愿意提她，可是，葵说"她特别好玩"，葵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得意。

葵一边跟小田挥手，一边笑着朝我们跑来。不知葵觉得定这规矩的老师们可恨不可恨。

"对不起，对不起。班会拖时间了。"

"是因为发许愿条吧？"

“没错没错！你是什么颜色的？我拿的是黄色的。”

联系本里夹着的蓝色纸条浮现在我的眼前，和放午餐牛奶瓶的箱子的颜色一模一样，深蓝深蓝的。

“我的是粉红色的。”

“男孩子，干吗要粉红色的？”葵啪啪地拍着史人的书包，嘲笑他。

“什么？可是放在最上面呀。”

“我也是拿的最上面的！结仁呢？”

“我拿的蓝色。”

葵吃惊地瞅着我。

“咦，为什么？我以为结仁肯定是黄色的呢。啊，对了，今天你遇到好事了吗？你看见了三辆黄色的车呢。”

“就是因为那辆蓝色的，全泡汤了。所以，这回我拿了蓝色的。蓝色不是给人郑重的印象吗？祈求什么事的话，黄色和粉红色太艳了。”说完，自己都觉得真像是那么回事似的。

“嗯，真的吗……”葵皱起了眉头，右手摁着嘴唇，这是她发愁时的一贯动作。我觉得葵真的很可爱，我说什么，她立刻就相信了。

“葵，在许愿条上写什么，想好了吗？”

“还没有呢。”

“结仁根本不告诉我她自己写的什么，光打听我写什么。”史人生气地对葵说。

“史人年龄最小啊，所以按先后顺序的呀。好了，走吧。今天咱们也要练习呢。”

走出大门后，闻见了游泳池里的消毒水气味。虽然每年都要闻这个难闻的气味，但这气味告诉我们，左盼右盼的夏天终于快到了，所以还是非常喜欢它。

我家院子一角的预制板储物间，就是我们的“训练场”。

储物间有洗澡间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堆着爸爸的滑雪板啦，姐姐用过的“老土小学生课桌”啦，哥哥中学一年级时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就不学了的剑道用具啦，等等，上面落满了灰尘。全都是一些虽说不用了，但又懒得扔掉，说不定啥时候还能派上用场的东西。

一不小心摸到了姐姐的课桌的话，就会感觉手心里粘了一层干燥的灰尘。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按说不会有什么风，怎么会积了这么多灰尘呢？难道说到了夜里，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小屋里的破烂们在悄悄地活动吗？不过，这话我对谁也没说。就因为这个，干什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奇怪的小屋就成了最理想的场所了。我触摸放在这里的东西时，尽可能地轻，以免惹怒破烂们。

不过今天打开门一进去，插在我书包上的竖笛就刮到了滑雪板的抓手上。我一踉跄，手就摁在了课桌上。随着我发出“啊”的一声，立刻闻到了腾起的灰尘味儿，手心里感觉到很干爽的东西。灰尘，因为是灰尘才觉得讨厌，不过，不这么想的话，也算得上是一种不错的手感。它们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气味，好闻得令人想要看看它们是由什

么东西构成的。

我怀着抱歉的心情，抚摩了桌面一下。“结仁，没事吧？”葵抓住了我另一只胳膊问。

史人最后一个进来，轻轻地关上了门。我摸索到桌子的第一个抽屉，从里面摸出了手电筒，摁了一下不发出声音的开关。这期间，大家都没有出声。圆圆的白色光柱突然照亮了储物小屋的墙壁和地面，只听见他们俩同时吐出了一口气。

这声音就像是宣布这个秘密聚会开始的铃声一样。

每天放学后，我们仨都在这个储物间里召开“魔法师俱乐部”的活动。

起因是土堤上的那个女巫。

上四年级之前的春假的一个傍晚，吃完点心后，距离晚饭还有很长的时间，史人问我们：“土堤那儿有女巫，你们知道吗？”当时我们三个人正无所事事地待在我的房间里。

“你说什么呐。”

我从放在膝盖上的画册上转移目光，问道。刚好把史人的脚底板画完。

“是远藤君他们说的。”

“土堤上有女巫？”

“远藤君他们说还去看过呢，差点没被她给吃掉。”

“瞎说。我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过。从前的欧洲，所有的女巫全都被烧死或杀死了。”

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的历史节目中，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当时男解说员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些并不是女巫的女人也被当做女巫给烧死了，或用剑给刺死了。先不说被当做女巫烧死的女人，我一直搞不懂，真的女巫为什么没有使用魔法逃脱屠杀呢？

“这个不知道，不过远藤君他们……”

“算了，反正有女巫也不奇怪。”

我想象着受到残害的欧洲的女巫们，就像流星那样，骑着扫帚不远万里飞到日本来的情景。那景象肯定会特别得壮观。

躺在我床上的葵，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真想看看女巫长得什么样。”

“他们说的女巫是怎么回事？长得什么模样？”我问道。

史人说：“见到就知道了。”

“可是，远藤君他们怎么知道她是女巫呢？”

“我不是说了吗？看见就知道了。你害怕？”

被史人问这种话本身就让我觉得没面子。“我怎么会害怕呀？”我挺起了胸脯，“一点都不怕。”

“结仁，咱们去看看吧。”葵坐起身子说道。她刚才懒散地躺在床上的缘故，头发弄得乱糟糟的。

“现在就去吧。我简直无聊得要死。”

“现在吗？”史人露出懒得动的表情，可我还是啪地合上画册，站了起来。

"行啊，去瞧瞧。不过，如果不是女巫，只是一般的阿姨的话，罚款五百日元啊。"

我们披上外衣，一路上玩着跳房子，朝土堤方向走去。

沿着土堤斜坡上的一条细细的小道走上去，史人指着大桥那边说道："就是那边。"我们三个人并排走在土堤上面净是沙石的土路上。走了一会儿，葵嚷着："啊，厕所！我想去厕所！"可是这地方根本没有厕所，再说前边不远就到大桥了。我就说："到了大桥那边再说吧。""那我就忍一会儿。"葵加快了脚步。

"从这儿下去吧。"史人说道。我们就从土堤的斜坡走了下去。三个人拉着手"吧唧吧唧"地踩着油菜花和蒲公英的叶子，一口气走了下去。说不上是红色还是褐色的，颜色怪怪的大桥越来越近，只见覆盖着一人高的野草的桥梁下面，冒着袅袅的烟。

"快看，那个人。"史人压低声音，突然拽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蹲下来。往下蹲的时候，旁边的油菜花叶子蹭到了我的眼睛，痒痒的。

"真的………好像在烧东西。"

我往葵指的方向一看，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似的东西在烟雾那边移动着。虽然看不清在烧什么，但是，那个影子，就像一个人的篝火晚会似的，围着火堆缓慢地绕着圈。

"就是她。没错。她就是女巫。"史人声音颤抖地说道。

"真黑啊。"葵说道。

那个人穿着暗色的衣服，一团不知是头发还是什么，就像是黑棉花那样的东西遮盖了那人的脑袋。在遍布着蒲公英的黄色和宝盖草的紫色野地里，这个人独自烧着一堆火，这景象真有点不一般。比起像流星那样降落下来的女巫们来，她可要棒多了。想到这儿，我笑了出来。史人嘘了一声，捏了我的胳膊一下，不让我出声。

除了笑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风景，只是憋着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人看。过了一会儿，只见一直在转圈的那个人，就像晕了车，感觉不舒服似的，低下头来。从前的人，就是把像那个人那样的女巫们烧死、刺死或往她们身上扔石头的。我蹲着的地方，脚尖旁边有一个大拇指指甲大小的石子。

“咱们再挨近一点儿吧。”葵凑到我耳边提议。热乎乎的气息弄得我痒痒的。

“好容易来了，再接近一些看吧，在这儿看不清长什么样。”

葵好像把上厕所的事忘在了脑后，一个人念叨着。就在我鼻子底下的葵的厚嘴唇里呼出了刚才吃的布丁味儿。

“那可不行，太近了的话，太危险。远藤君说他们就差点儿被吃了呢。”史人脸色苍白，“结仁，咱们该回去了。”

我用右手拾起了脚边的石头子，握在手里。

“快点呀，结仁，干什么呐？”

史人急了，葵“噗”地笑了出来。

“扔石子。”

“什么？”史人发出了快要哭了似的声音，抓住了我的手腕。

“千万别扔啊，结仁。要不然就没命了。”

“我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她是真正的女巫的话，还怕这小石子吗？”

“你真的要扔吗？”葵不安地问道。不过，她眼睛瞪得大大的，上半边脸表明，她绝不会就这么回去的。

“我不知道。万一有情况，我就赶紧逃跑。”

“那可不行，因为必须由史人来扔。”我把石子塞到他手里。

“干吗，干吗，干吗！”史人真的要哭出来了，“不行，我绝对不行！”

“我投篮特别不准，你不是知道吗？”

“那就让葵扔吧。”

“葵个头太大，不行。放心吧，要是真的是女巫的话，她肯定能躲开，不会生气的。”

“能躲开，可是会生气的。”葵这么一说，史人一个劲地点头，可是，我拽着他们俩，蹲着往前推进到离女巫更近的地方。女巫就在约十米远的前面，她不再绕圈子了，正好背对着我们这边，站在那里。

我让哭咧咧的史人站起来，用嘴型发出“扔——吧——”的命令。可是史人还是不动弹，我就在他的耳边嘀咕道：“不扔的话，以后不跟你好了。”然后蹲在了葵的旁

边。一个人站着的史人，用另一只手使劲抹了一把脸，然后为了扔得更远，高高地向后举起了胳膊。史人白皙的皮肤，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泪膜，在夕阳下反着光。就在他的胳膊正要往前挥动的瞬间，我赶紧戳了一下史人的腿，摊开双手，意思是："还是算了吧。"

史人舒了一口气，把石子放在地上，不出声地做出"回——去——吧"的口型。我也不搭腔，站直了身子，就势向后使劲一伸胳膊，身体重心压在左腿上。就在石子飞离手心的一刹那，我听见了"别扔"的声音。我和撞到我身上来的史人一起仰面朝天地倒在了草地上。

等我们爬起来，看见了野地那边，手里拎着刚才戳火用的木棒正回头朝这边看的女巫的脸。鸡窝样蓬乱的头发覆盖着的栗棕色皮肤上，有两个大大的眼睛，瞪着我们这边。我突然朝葵看了一眼，她比刚才眼睛瞪得还要大，呆若木鸡一般。我右手握住葵的手，左手摇晃着还没有爬起来的、一动不动地躺在我大腿上的史人的脑袋。

得赶紧逃跑的念头，和必须先把史人弄起来的念头在我的身体两边拉扯着，一步也迈不动。只见渐渐走近的女巫狞笑着，我觉得脑袋里仿佛已经冻僵了似的，根本转不动。女巫手里拿着的木棍头儿烧得焦黑。要是被那家伙来一下，三个人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只能等死了，我使劲闭上眼睛。

"结仁！"听见葵在叫我，几乎是同时，我感到一个干燥而沉重的东西压在了我的脑袋上。"哈哈哈"的笑声近在

身边。一股焦糊的气息扑鼻而来，呛得我喘不上气。左手摸着的史人的光头就像河里的石头那么凉，右手握着的葵的手又热得烫人。

“你，这么害怕呀？”

又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女巫的声音格外清晰，很像文具商店里的大妈的声音。可是，我仍旧害怕得不敢睁眼睛。

“那么使劲闭眼睛的话，眼睛会瞎的。”女巫摩挲着我的头，也许是在抚摸我，可是我总觉得脑袋柔软的地方像要被磨碎了一样。我看见闭着眼睛的黑暗深处有一条线，它正变得越来越细。我想，我可能会晕过去的。

我感到葵的手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

“阿姨，你是女巫？”葵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说我是女巫？”女巫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实在憋不住了，将喷到我脸上的焦糊气味一点不留地全都吸了进去。于是，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了。我一点点地睁开了眼睛，没想到女巫布满皱纹的脸就近在眼前，我又赶紧闭上了眼。“能那样当然最好。”我感觉边说边笑的女巫的脸似乎更近了，不由得侧过脸去。

“那个，阿姨，怎么才能当女巫呢？你经常做些什么呀？”

刚才问话的葵的声音居然一点都没有颤抖。就像在教室里向老师提问似的，干脆利落。

女巫长长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像刮过了一阵凛冽的

寒风，长得几乎不剩一点气息了似的，她把手从我的脑袋上拿了下来。于是，我“啪”地睁开了眼睛，身子也轻松了。我想要把史人扶起来，可是，弄不动他。史人那么一丁点个子，又那么瘦，没想到这么沉。

女巫“嘿嘿”地瞅着我们俩笑。好奇的葵还想要问点什么，没等她张口，女巫就说：“你们赶紧回家学习去吧。”

“那个，学习什么好呢？”葵还是以刚才的口气问道。

“你们该回去了。”女巫回答。这回声音很低沉可怕，仿佛发自腹腔深处似的。然后，她挥舞起了焦糊的大棒子，我又闭上了眼睛。

片刻后，我慢慢睁开眼睛一看，女巫正摇晃着身体，朝火堆那边走回去了。葵重新握住了我的手，用另一只手去翻动趴着的史人的脑袋。史人还闭着眼睛呢，眼角挤出了一道深深的皱纹，深得仿佛这辈子都会留在他脸上似的。

“史人，已经没事了。她走了。”葵蹲下来，叫着史人。

史人只微微睁开一只眼睛，问了声：“命没丢？”

“哎哟，史人太重了，快起来。”

史人骨碌一翻身，终于离开了我的大腿。被史人的脑袋压过的地方猛的轻松了，直发麻。

我们围着躺在地上的史人，望着女巫的篝火。我听妈妈说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大桥那边用硬纸箱搭建小屋生活。可是我觉得，在这儿燃起火堆的人和那些人不一样，似乎是地地道道的女巫。她那吓人的笑容，棉花般的头发，尖

头烧焦的棒子，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和我见过的大人都不一样。何止是双眼皮，简直有四五层眼皮之多呢。

“啊，得救了。”终于爬起来的史人，眼睛一直盯着女巫说道。虽说刚才被吓得半死，可现在就像在仰视这世上最了不起的人那样的眼光看着女巫。

在大桥那边的夕阳照耀下，女巫的剪影浮现在草地上。她那清晰无比的轮廓，宛如从那橘红色的天空背景里剪切下来后，可以做成贴画一样。

“帅呆了。她真的是女巫！”葵叫道。

回应这叫声，女巫的黑手挥动了一下，好像在说“你们走吧”。而那只手刚才还放在我的头上呢，简直像做梦一样。刚才我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开，可现在觉得仿佛是被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抚摸过。她和其他所有的大人都不一样，和我就更不一样了。

“我真想当女巫啊。”往回走的路上，我一边掸掉身上沾的草，一边对他们俩说道。“我也是。”“我也是。”二人立刻回应道。二人不时地瞅着我的脑袋顶，仿佛那上面有怕掉下来摔碎的鸡蛋似的。那是刚才女巫摸过的地方。我拿起二人的手使劲摁了一下头顶，“被女巫摸过了，所以，我们说不定也会变魔法呢。”

“咱们学习吧。”史人说。

“学习？”

“女巫不是说‘好好学习’了吗？”

“结仁，你想学吗？”葵“啪啪”地拍着我的脑袋瓜

子问。

“嗯。”我答道。

可是，要当女巫到底该怎么做，谁也不知道。看见了女巫后，往回走的路上，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先穿黑衣服，养黑猫等等，可是，我们的衣服颜色杂七杂八的，也找不到可以偷偷养的野猫。

一回到家，我先让葵去了厕所，然后三个人进了院子里那间储物小屋，只有在谈论秘密事情时才进小屋的。在黑暗中，我们三个脑袋凑到一起，商量要学会什么样的魔法。葵说“我想在空中飞”，史人说“我想知道擦肩而过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说“我想让画上的东西变成真的”。

这么说着说着，我就感觉好像正在制订以前没有做过的非常棒的计划似的。而且这个计划仿佛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似的。我想，应该将这个储物小屋，在这里谈论的内容，聚集到这里来的三个人这些要素归拢到一起，起一个像样的名称才对。

“咱们成立个女巫俱乐部怎么样？以后每天到这儿来，练习魔法好不好？”

“嗯，这样好！就这么办。”

眼睛渐渐习惯小屋的黑暗后，我看见葵的白蒙蒙的小脸变了形。我猜她大概在咧着嘴乐呢。

“可是，我变不成女巫的。”史人嘀咕道，“我是男的呀。”

"啊，我给忘了。那就叫女巫男，或者男女巫吧？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叫。"

葵"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回响在狭窄的小屋里，震得整个小屋将要变成火箭飞上天空去了，我赶紧抓住了身后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

"就起个一般的吧，魔法师行不行？"史人用镇定的语气说道。

"魔法师？嗯，这个也许最合适吧。好吧，那就男女平等，叫做魔法师俱乐部吧，结仁，好吗？"

我总觉得女巫和魔法师还是不大一样，可是一时又说不清怎么不一样。我松开手里抓着的东西，说："明白了。就这么定了。第一步先干什么？"

三个人提出的魔法中最简单的是"想知道擦肩而过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决定，三个人一起先从这个练起。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心里想的是什么，稍微练习练习，应该就能够猜到。练习的第一步，是确定一个动物或水果的名字，猜测对方由此联想到了什么。可是，练习了十次，二十次，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次就猜对的。这时，传来了妈妈的喊声："结仁！"我慌忙探头往外面一看，天空已变成了和小屋里面所不同的淡淡的墨汁一般的黑色。

从那以后快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叫做"读心术"的这个魔法，一点进展也没有。

我最多也就能猜到葵联想到的水果大都是猕猴桃之类，

而史人联想到的动物大多是长颈鹿。“结仁，一说国家，一般都是联想到丹麦。”虽然他们俩这么说，不过，没办法，我不由自主地总是喜欢这么想。

“今天不练习读心术，听史人给我们讲讲他看的一本书。”我说着，拽出了放在课桌底下的毛毯。这是从奶奶家拿来的，妈妈怎么也舍不得扔掉的一条旧毛毯。虽说挺花哨的，不过，一铺上它，那古香古色的色彩总是让人不由得兴奋起来。

我们把书包放下，围坐在朝上放着的手电筒周围。这样的三个人看上去惨白惨白的，就像幽灵一般。三个幽灵都是憋着不笑出来的表情。

“好，现在开始吧。今天的读心术训练暂停一次，让史人给咱们讲讲他正在看的一本书。”

“好的。可是，我还没有全看完呢。”

“没关系。说说你看得懂的地方就行。”

“史人，你看的什么书？”葵说着改换了一下脚的位置，于是，四周原本静静的灰尘顿时泛了起来，鼻子痒痒的。

“是移动物体的书。等一下。”

史人把书包拽过来，翻找了起来。等着的工夫，我想起了千纮。今天法澪叫我陪她一起去文具店町田屋。不知她想去町田屋买什么。也许是买新的铅笔盒吧，也可能是最近流行的就像掺了牛奶似的颜色柔和的彩笔吧。

“我真的才看了一半呀。”

“移动物体，具体是怎么移动的？”葵立刻从史人手里抢过了书，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了起来。

从葵扔在地上的书包里，露出了红色花格子布料做的铅笔盒。开关处已经松了，一半咧着口。葵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对自动铅笔、带香味儿的橡皮等等那么感兴趣。这个幼儿园毕业式的时候得到的铅笔盒到现在还用着。而我呢，一上三年级就立刻换成了高年级学生们使用的铁铅笔盒了。

“嗨，葵，你先让史人讲讲他看过的地方啊。这样比三个人都自己看快多了。”

“是啊。嗯，史人，讲吧。”葵很顺从地把书还给了史人。

史人马上郑重其事起来，腰板也坐直了。

“好的。那个，首先，我看过的地方是这么说的，所谓移动物体，并非靠自己内心的强烈欲望，或自己的意志力来移动的，而是利用宇宙的能量移动的。”

“什么？宇宙的能量？”

葵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光溜溜的嗓子眼都看得一清二楚。

“对。是宇宙的巨大能量。”

“宇宙也有能量？叫什么名字？什么颜色？”葵探出身体，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东西怎么使用呢？简单吗？比如说，要移动这个手电筒的话，宇宙能量是怎么起作用的？”

“嗯……对不起，名字叫做宇宙能量，但没有写是什么

颜色。我看了其他地方，可是太难了，我说不清楚。葵自己看看吧。”

史人慌忙将手里的书放到了葵的腿上，就像把快要破了的气球给她一样。然后补充道：“在后面写着呢。”

“那东西是不是像灰尘那样的呀？”我这么一说，正在翻书的二人，停下了手，同时“嗯”了一声。

“因为，就像灰尘那样在那里轻轻飘浮着，然后静静地落下来呀。”

“可是，我觉得灰尘和宇宙能量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因为，宇宙的能量是在宇宙里的呀！”葵“啪”地一声合上书说道。于是，我又闻到了一股灰尘味儿。

“所以我才说就像的呀。灰尘不是很奇妙吗？在绝对没有东西的地方，它就这样堆积起来，沾到我的手上来呀。宇宙能量也一样，肯定存在着，却看不见。就连地球也是在宇宙里边的，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屋子里，就有宇宙能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呀。”

“可是，比方说，那个能量是怎么移动这个手电筒的呢？”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那东西很可能是特别特别安静，特别特别小，似有似无的。不过，就像灰尘一进入鼻孔里，我们就会打喷嚏一样，在这里也会一点点地起作用的。”

“结仁，你太厉害了。我好像明白了。”史人拍着自己的大腿说道。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葵仍旧半张着嘴，来回看着我们俩。葵虽然比不上千纮，但眼睛大大的，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子。只是，她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显得特别傻气。

“葵，就是说，像我们打喷嚏那样，手电筒也会被移动的呀。”

“是吗……”葵拿起了手电筒，凑到眼前瞧着，想看看有没有机关。白色的光柱就像粉蝶似的在小屋里飞舞着。

“如果能够操纵像灰尘那样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一定能移动手电筒啦，其他东西啦，还有人等等，甚至能够让这些东西飞起来或者变形的啊。”

“……堤坝上的女巫也在干这个吧？”

“可能吧。”

“那么，咱们去问问她吧。”葵急切地往前一探身，她的膝盖碰到了我，感觉跟苹果的表面一样，滑溜溜的凉凉的膝盖。

“什么？现在吗？”

“不是。今天时间太可惜了，明天吧。好不好，史人？”

“嗯，你们都去的话……”

我和葵对视了一下，“嘿嘿”地怪笑起来。因为史人相当害怕土堤女巫。他当时吓得只是躺在我的大腿上，既没有被女巫抚摸，也没有和女巫对视。

“好的，那就明天去女巫那儿，今天咱们干点新鲜的

吧。史人，你那本书里有没有简单一点儿的？”

“这个嘛……做摆针练习怎么样？摆针是用丝线和五百日元硬币做的。然后，把它吊在地图上方、寻找藏在底下的另一枚五百日元硬币。”

“五百日元？就算找着了也没多大意思。”葵表示不满，史人还是盯着那一页瞧着。

“哼，还需要准备丝线和五百日元硬币。那就明天再说吧。别忘了丝线和五百日元硬币啊。在做摆针之前，头天晚上把丝线埋在女巫出没的土堤上，怎么样？那样的话，不是就更有效果了吗？”

葵“啪唧啪唧”地拍着手说：“太——棒了，就这样。”而史人却一本正经地合上了书。

解散之前，今天也练习了“读心术”。首先是史人猜想出现在葵脑子里的是哪位老师。葵说：“等一等。”她对着什么都没有的小屋的墙壁盯了一会儿，然后朝着史人说：“好了，准备好了。猜吧。”

谁都不说话，也不动。院子的围墙那边不时传来自行车经过的声音和开窗户的声音，大概是二楼楼梯上的那个窗户。那个窗户无论夏天还是冬天，白天的时候肯定是敞开的，但是，一到傍晚，必定关上。那个声音一响起，仿佛一天便快要过去了。之后，便是做家庭作业、吃晚饭、泡澡和看电视。不知道今天的晚饭吃什么？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葵和史人的呼吸渐渐地合上了节奏。于是，我也随着这个节奏开始吸气、吐气。于是，渐渐

感觉无论是自行车的声音，还是关窗户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只剩下了三个人的“呼哧呼哧”的呼吸声。我们的身体和气味都渐渐地与那个声音融为一体了。在这个黑暗的小屋里的人是谁，都渐渐模糊了起来。

“我知道了。”

随着史人的一句话，我“啪啪”地拍了两下手，三个人便都分别回归了自己，这使我尝到了某种既愉快又悲伤的感觉。如果大家一直那样沉默下去的话，到头来会发生什么呢？真想试一试看，可是万一小屋里的滑雪板啦，所有的破烂都聚成一团，变成了难看的形状的话，多讨厌呀。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虽说一直在呼吸，却好像是被关闭在腹部最里面的气息一齐涌出来了似的。

“说呀，是哪个老师啊？”葵问道，她的声音像唱歌一般。

史人回答：“是古藤老师吧？”

“不对。猜错了！”

“不对吗？可是，明明是一个男的，戴眼镜，秃顶啊！我看见光光的脑袋了。”

“根本不挨边呀。不过，男的，是对的。”

“那就是，启太老师？”

“正确！”

两个人兴奋地击了掌。

“喂喂，等一下，你们俩都不对。古藤老师和启太老师，差得老鼻子远了。这回失败！”

我合起手掌，从上往下将击着掌的二人手掌劈开。葵撅着嘴抱怨着史人。

“我说，史人，你真地让脑子里变成空白了吗？要是空白的话，就应该知道我脑子一直想着的是启太老师呀，怎么会猜古藤老师呢？是不是因为今天古藤老师让你念书，或者挨训了？”

“嗯……其实吧……”

“其实什么？”

“今天，上社会课被老师叫到的时候，我在睡觉，所以挨骂了。”

“被我猜着了吧。”葵戳着史人的肩膀。史人“嘿嘿”地笑着。

“那是史人自己今天的回忆吧？要想猜对我脑子里想的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才行。就好像让自己空荡荡的，把我整个儿都住进去似的，不这样不行的。”

“嗯，是啊。”史人抽着鼻子，难为情地笑了。史人无论是受到表扬还是被人欺负，还是挨骂的时候，都是这么笑。

“好吧，下面轮到结仁了。”葵朝我转过来。

“没问题。猜什么？”

“嗯，脑子里随便想一个三班的男孩子吧。”

“知道了。”

不用想就立刻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当然是伊田君了。不过，这样的话，会很容易被猜到的，便去想别的男孩子。班

里最老实的，被老师一叫到，就“吭哧吭哧”地答不上问题来，每次赛跑都是倒数第一名的村田君。

“想好了。猜吧。”

我盯着葵的眼睛，使劲想着村田君的模样。仔细这么一想，发觉村田君脸上的鼻子很有特点。从两个眼睛之间平地凸起似的，快连到上嘴唇的那么大的鼻子。鼻子大的话，对于气味也会比较敏感吧？渐渐的，脑子里全都被村田君的鼻子占据了。这样，葵可就猜不着了。可是，无论怎么努力去想村田君的整个脸，最后还是只剩下了鼻子。

葵也盯着我的眼睛看。这么长时间盯着葵的眼睛，觉得葵的大橡树子形状的眼睛，忽大忽小的，像是要飞出来似的。人的模样，到底是谁创造的呢？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话，就会发现净是古怪模样。难道说，这也是宇宙能量作用于地球上所有妈妈的肚子，而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储物小屋的门突然“哗啦哗啦”地被一下子打开了。妈妈站在门外，拍着手说：“好了，今天该出来了。”

葵的家和我家之间隔着三户人家，开寿司店的史人家在马路对面最边上的一家。所以，我和他们俩总是在我家的院墙外分手。我们不像和学校的同学们分手时那样说“拜拜”，只是点点头。我也不目送他们回到家。这是因为在魔法师俱乐部里，以防止“注意力分散”为理由，禁止吃点心，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肚子早已饿得瘪瘪的了。

我和葵家是妈妈做饭的，而史人家店里很忙，所以，最

近史人自己一个人吃阿姨傍晚给他做好的饭。看他挺可怜的，妈妈就对我说过，叫史人到我家来吃晚饭，可是，他家大人说“别人家的事，不用你们操心”，就一直这么过来了。

一进大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小屋里的尘土味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味儿了。

好像是烤鱼的香味儿。虽说很香，可是今天晚上最想吃的还是肉或者咖喱。不过，一想到现在将要一个人孤零零吃饭的史人，就觉得该知足了。

回到二楼上自己的房间之前，我瞅了一眼厨房。系着黑围裙的妈妈的背影正在冰箱和洗碗池之间来回忙碌着。妈妈老是系着那条围裙。她还有三条这样的围裙呢。据说是因为喜欢这种式样。虽说不及千纮的妈妈漂亮，不过，我的妈妈也算是个美人。按说，粉红色啦、红色啦等等更有女人味儿的颜色更适合妈妈，可是，她平时净捡朴素的颜色穿。我觉得很可惜，可妈妈说，穿这样的颜色时，心里头踏实。

“妈妈，今天吃鱼？”

“对呀，吃鱼。不想吃？”妈妈回过头来。刘海儿被卡子别到了头顶上，露出了整个奔头。光亮亮的脑门上，细小的汗珠亮晶晶的。不过，因为妈妈长得好看，一点都不觉得不干净。

“没有啊，想吃啊，真香！妈妈，热不热？”

“当然热啦，厨房里头。不过，那个小屋里头更热吧？”

“不热。还觉得阴凉呢。”我撒了个小谎。

“现在这天儿还行，再过几天，你们就要注意一些了。妈妈傍晚打开那个窗户的时候，可不想看见你们被太阳烤干啊。”

“知道了，没事的。”

“吃饭以前写作业啊。”

“知道了。”

妈妈围裙里面穿的灰色T恤衫后背已经汗津津的了。在厨房里要经常用火，一定特别热。进入七月后，梅雨就过去了，可是，我家还是不让开空调。不过，这也是妈妈说了算的，所以我想，用不着忍着，打开就是了。

挨着厨房的客厅里，哥哥趴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自从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退出了剑道部，成了生物部的“幽灵成员”后，这个时间，一般都是这样占据着电视机，悠然自在的。

哥哥应该是考大学的时候了，可是，他没去上私塾，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学习。可是，每年拿回来三次的联系本上都赫然排列着一串“5分”。由于我们出身技术人员家庭，因此下面的美术啦体育啦就一下子下降到了“2分”，而且绝对不会上升到“3分”或者“4分”去的，就好像是故意要得这样的分数似的，特别的酷。而我的联系本上几乎都是“3分”，只有美术时常得个“5分”，但也是不上不下的，算不上是特长。

对了，今天也有算术作业呢，是计算出球的体积。学这

种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球是用来投掷和踢着玩儿的，可是，求它的体积，得出这个球有多少立方米，好像挺了不起的，知道了之后能干什么呢？不光是球的体积，我给妈妈看社会课的教科书上的地图记号，她只知道果园和学校的。我问妈妈，人也是像丝瓜那样合成的吗？她也说“这我可不知道”。我现在所学的，好像都是些成了大人以后也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似的。

听我这么一问，“其实这些知识不见得大人就应该知道的啊。”妈妈把布满了各种密密麻麻地图标记的地图课本往桌子上一扣，说道。

“现在你们所做的，并不是要学会地图标记啦，叶子的秘密啦等等，而是学会抱有好奇心，学会思考啊。长成了大人以后，要解决更加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学习呀。”

大人要考虑有关挣钱的事情、不景气的事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他们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每天要做饭、去市政府、去奶奶家等等。他们是怎么安排得井井有条的，真是不可想象。我光是每天去上学就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进了房间，我把书包放下之后，只拿了竖笛、算术习题册和铅笔盒，下楼去了客厅。正看电视的哥哥看见了我，只是“哼”了一声，从他旁边走过时，拍了我的屁股一下。

“真疼。”我又回敬了他的肩膀一下。于是，同样的地方又挨了一巴掌。

“你根本就不疼吧？”

“骨折了！”

“呵，我给你叫急救车来吧。”

“用不着，我自己叫。”我拿出了竖笛，哪个眼儿都不摁，使劲一吹，发出了巨大的声音。哥哥“哇”地叫了一声，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妈妈慌忙从厨房里跑进来问：“怎么啦？”

“哥哥打我屁股。”

“什么？”

“我打了她一下，这家伙就吹起笛子来了。”

“结仁，别吹得这么大声，该吵到邻居了。”妈妈叨叨着又回厨房去了。哥哥幸灾乐祸地笑着说：“挨训了吧。”

“都怪哥哥。”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也觉得过分了点。何况还要问哥哥作业里的问题呢，再忍着点就好了。

我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摊开了算术练习册。第一题做出来了，可是第二题很难。求面积的计算就够我头疼的了，求体积就更是一脑袋糨糊了。这个体积并不是指重量，而是指容量。容量就是能装得下多少水的意思。我觉得要想知道这个球里头装多少水，开个口子，用杯子往里倒水不就知道了？非得用数字算来算去的，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想问问哥哥这道题的解法，可是，想到刚才的事，有点张不开口。我一边抠着地毯上的污渍和绽开处的线头，一边发愁，不知该怎么办。哪怕只有一门算术学得好，请教哥哥的次数也会减少好多。看来，明天的祈愿条上应该写上希望学好算术吧。可是，不行。要写的内容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我打开算术练习册的最后一页，在上面画了一幅土堤女巫在天上飞的画。土堤女巫看起来很胖，但是脸瘦长，所以，到底她有着什么样的身材，谁也不知道。肯定是为了隐藏真实的姿态，她才故意打扮成这样子的。我画的土堤女巫是不骑扫帚飞的，她站在一条硬纸板上，在天上飞。我不模仿电视，也不模仿漫画，谁也不模仿。

“结仁，做完作业了吗？乱画什么呢。”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站在了我身后，我赶紧用手捂住了女巫的画。

“画儿画得有进步，很好，不过算术也要长进呐。”

妈妈拍了一下我的脑袋顶，回厨房去了。我叹了口气，瞅了一眼哥哥。他还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横下心来，对哥哥说：“哥哥，问你一道题。”哥哥扭头冲我咧嘴一乐，伸过来头看习题册48页上画着的那个球。

上第三节课之前，班里头可热闹了。

有的给别人看自己写的许愿条，有的不让别人看见，大呼小叫的。我瞅了一眼坐在靠走廊那行最后一个的伊田君，他没有像那些讨厌的男孩子们那样到处显摆自己写的许愿条，而是在看一本好像是跟坐在他前面的内藤君借来的漫画书。伊田君这样一个人静静地看书的时候最帅了。

去年，我和伊田君分到了一个班里。座位挨着的时候，他管我叫“角来同学”，我吃了一惊。因为从来没有人叫女

同学的时候，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学”的。因此，对他格外注意起来。发现伊田君既不像其他男生那样，跟着别人一块儿瞎叫唤，也不和别人打闹或者欺负女孩子。早上一见面，就说“早上好”，做算术题的时候，见我半天没有写字的话，就主动问我会不会做。他的发型也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剃成平头，而是像女孩子那样剪得短短的。

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个怪孩子，但这个怪怪的感觉一点儿都不让人讨厌。我想要知道伊田君早饭吃了什么，在家里的时候都做什么以及有关他的所有的事，可是我没有问过他。早上一进教室，只要看到伊田君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漫画，或两只胳膊当枕头伏在课桌上，跟前面的男孩子聊天，以及睡觉压出来每天都不一样形状的头发，就觉得特别满足。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伊田君对手工课上我制作的东西，无一例外地加以赞美。无论是用好多纽扣粘出来的人脸，还是《橡树子和山猫》里的一个画面的黏土贴纸画，还是用厚纸做的玩偶房子，他全都说好看。而且不是像女孩子们那样，只是跟着别人瞎嚷嚷一通“真好看”，就一哄而散了。他是认真地盯着瞧，问了制作方法和涂色方法等等之后，轻轻地对我说一句“真不赖，这个做的”。后来班里换了座位，离得远了以后，手工课的时候，他肯定会突然跑到我的座位这边来，跟我说话。于是，我就越来越热衷于手工课了。以至于，手工课下面的理科和社会课时竟犯起困来，经常挨老师说。

四年级也和伊田君分在了同一个班时，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又有机会成为同桌了。伊田君对可爱的女孩子和不那么可爱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态度。其他男孩子对于不同的女孩子，或是特别兴奋地叫嚷个不停或是一声不吭，而伊田君的做派却像个大人似的。我很想和伊田君多说话，也想听到他更多的赞扬，而且我也想夸赞一下伊田君什么一下，可是，我能做的只是在教室里偷偷瞅着他而已。今天的手工课时，他也过来找我说话了，可是，我一看见伊田君的眼睛离得这么近，就觉得无论多么使劲说话，也觉得跟什么也没说一样，急死人了。

“结仁，你写许愿条了吗？”

我正扭着头往伊田君那边看的时候，听见有人问我，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千纮朝我刚才看的方向瞟了一眼。

“刚才，又看他了吧？”

我不好意思了，低下头说：“没有啊。”

“哟，脸都红了。结仁这么容易脸红啊。”

“净瞎说。”我虽然这么说，却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红了。

“结仁，你喜欢大辅君吧。”

前几天千纮这么对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爽快，就好像把头发一下子给剪短了似的感觉。啊，是这么回事。看来真像她说的那样了。我觉得，不是自己多想，别的女孩子也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便是真的了。我自认为自己对伊田君的感觉，和班上的女孩子们叽叽喳喳所说的谁喜欢谁

那样的“喜欢”，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除了这个词以外，我不知道别的能够表达自己心情的词语了。

“也许吧。”

见我承认了，千纮就连珠炮似的问我，喜欢他什么地方呀？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呀？等等。还拉钩起誓说“我要帮你一把”。不过，原本想偷偷地瞅伊田君的，可现在被她这么一观察，有时候竟讨厌起说话不过脑子的自己来。按说这是应该作为自己的秘密，珍藏在内心的。然而，一看见千纮漂亮的脸蛋，就觉得不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诉她就不行似的。

千纮用她的食指戳着我放在课桌上的手说：“这次七夕节，也叫大辅君来好不好？不光是大辅君，把亮二君也叫上，他肯定会来的。”

“好的。可是，这样的话……”

“没关系的。我去叫。”

千纮不再戳了，使劲抓住了我的手腕子，千纮的手凉凉的，可我却觉得自己的手一阵发热。

“不用了。和伊田君一起的话，我就紧张。就咱俩去吧。”

“是吗？结仁，真是晚熟啊。不过，我坚决支持你。想去的话，就告诉我。”

“嗯，谢谢。不过，真的不用了。”

“真的？”千纮说着，盯着教室那一头的伊田君看了半天。看那么长时间，该被他发觉了，我心里头直担心。我真

羡慕她管他叫大辅君。这样叫男孩子的，班上只有千纮一个人。千纮对谁都不叫姓，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一般同学，她都只叫名字。我觉得被她叫了名字的人，都会很紧张似的。就连被她叫过几百次的我，现在依然非常紧张。

“千纮，你在许愿条上写什么了？”

千纮好容易才把视线转向了我，笑道：“啊，你问许愿条啊？那个，我想来想去，最后写了希望长得更高。”

“什么？更高？”

“对，更高。”

千纮在班里的女生中是个子最高的。而且高出去好多，即便进了六年级的班，都不显得矮。

“千纮，你现在已经很高了，你想要长多高啊？”

“嗯，至少要像我妈妈那么高。等到上了高中之后，要找一个像爸爸那么高的男生结婚。”

千纮“呵呵呵”地小声乐起来。她微微张开嘴，隐约露出上牙的一半，像大人似的笑着。她说上了高中就结婚，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不过，我感觉千纮要是这么说了，也会有这个可能的。千纮才四年级，就这么成熟，这么漂亮，上了高中以后，说不定会出现了一个特别帅气的、个子高高的男生，向千纮求婚呢。

“结仁，你呢？”

“我，那个……”我正思索着该怎么回答的时候，上课铃响了，樱老师走进了教室，我才松了口气。

老师先发了一张“暑假期间注意事项”，并讲解了起

来：身体没有得病的时候，要每天早上参加街道广播体操；功课要在上午做完；学校的游泳池必须去五次以上；理科的自由研究以及制作泥土储钱罐，都要在盂兰盆节之前做完；要自己给住得远的爷爷奶奶写明信片；冷饮不要吃得过多……

班里那些活跃的女孩子们都七嘴八舌地说着“绝对做不到”“老师，减点吧”。不过，正是这些叫得欢的女同学，在七月份就把所有的作业全都做完了。

讲完暑假注意事项后，樱老师讲起了从六月份就一直没有来上学的阿佐子的情况。

阿佐子又矮又瘦，轻得就像一团烟雾，仿佛一跟她说话，她就会突然消失不见似的。她比我还不爱说话，所以没有好朋友。大家并不是讨厌她，只是觉得不知跟她说什么好。课间的时候，她经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五月连休之后，她就一直没有来。我想，她也许是因为害怕孤独，才不来上学的吧。看来阿佐子也是个“窝里横”呀。于是我感到有些后悔，既然是同一类人，应该多和她说说话的。不过，我有千纮这个朋友，后来慢慢习惯了阿佐子不在教室之后，便开始觉得总是想起阿佐子，后悔这个那个的，也许是多此一举吧。

据樱老师说，阿佐子因为得了病，秋天之前不能来上学，也许要等到冬天才能来了。不过，阿佐子自己在家里坚持学习呢。即使新学期中途回来上学，也希望大家不要对她有什么看法，要像以前一样对待她，她有了困难的话，大家

要帮助她。樱老师说话的时候虽然很严肃，但是，越是严肃声音越是颤抖，我们看着都跟着揪起心来，担心老师会哭出来。刚才还在抱怨的女孩子们，现在也安静了下来。我觉得老师是大人，不应该让孩子们这么担心，可是老师越是这么拼命地说，我越是可怜起老师来。

讲完了阿佐子的事情后，老师才开始讲七夕节的事。

“好了，现在请大家把昨天发的许愿条拿出来。有没有人还没写呀？”

一直鸦雀无声的教室里，顿时又热闹起来了。听了老师问话，有几个人举了手。

“好的。写完了的同学，请到老师办公室旁边老师出入的大门入口去吧。还没有写的人，现在写，写完之后，就跟上大家。老师去一下办公室，然后还回教室来。别的班正在上课，所以不许在走廊里说话。把许愿条系到竹子上之后，就回到教室里来自习，等到铃响了再下课。”

“是。”大家回答。这个班答应老师的要求时总是特别有劲，别的老师也经常这样表扬。

“结仁，走吧。”

虽说千纮叫我一起去，可是她身后的澪一脸得意洋洋的样子，像个跟班似地一直跟着她。

澪从大约一个月前开始，和以前一起玩的那伙女孩子们不太融洽了似的，最近，总是跟千纮套近乎。澪经常跟千纮说话，就好像我不在旁边似的。所以，我对她有点头疼。一下课，她就赶紧跑过来，又是夸赞千纮的头发和衣服，又是

半开玩笑地说老师的坏话，或者一边说着“回头再看”，一边把折叠成心形的信递给千纮。看着澪，我渐渐感觉和别人要好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情。

我很想知道千纮是怎么看的她，有一次，澪离开了以后，千纮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那个孩子真能说啊。我不喜欢太能说的女孩子，像结仁你这样的，老实的孩子我喜欢。”我听了，身上“嗖”地起了鸡皮疙瘩。我这才知道，不光是讨厌的事，高兴的事也会起鸡皮疙瘩的。

“澪在许愿条上写了什么？”

我问澪，她拿着背面朝外的许愿条，捂在腹部。“结仁呢？”她马上反问我。

“嗯，我……保密。”

“早晚也能知道的。千纮，走吧。”

澪“哼”了一声鼻子，拉住了千纮的胳膊。

我们三个人跟在别人后头，走出了教室。老师离开之后的教室里，还没有写许愿条的男孩子们立刻玩起了足球。

在走廊里走着的时候，澪偷偷瞅千纮的许愿条，“嘿”地发出了叫声。澪的声音很大，我心里担心别的班的老师会出来训斥。

“千纮，写的是‘再长高一些’，你还想长高吗？”

“嗯，想再高一些。”

这也是我刚才问过千纮的问题。待会儿看了许愿条后，女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们多半会来说三道四吧。大家只要有机会，马上就想逗弄千纮。不过千纮根本不会理睬他们。

只是若无其事地呵呵笑。这么一来，男孩子们便自觉无趣，一哄而散了。

“为什么呀？现在你已经很高了呀？”澪羡慕地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千纮。

“我想要长得比妈妈高。”千纮在澪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越加挺起胸脯走路。

“啊，千纮的妈妈特别好看吧。身材特别好，头发飘飘的。我妈妈在上次家长听课的时候，还问我，那个漂亮的女人是谁的妈妈呢？”

“嘿，是吗？”千纮冷不丁从澪手里抽出了她的许愿条，顺便瞅了一眼“怎么回事？想要当美容师？”

“哇，千纮，别说出来呀。”澪慌忙想要拿回自己的许愿条，于是千纮就还给了她。

“嘿，原来澪将来目标是美容师啊。”

“嗯，我姐姐现在在东京的美容学校上学呢。明年，她要去巴黎进修半年。”

“真不错啊，去巴黎进修啊。太酷了。我也当美容师吧。”

“嗯，咱们一起学美容吧！不过，千纮个子高又漂亮，也许还是模特更合适吧。我真想给千纮当私人美容师，去巴黎啊。”澪陶醉地歪着脑袋，哼起了一首没听过的歌。

由于澪只谈自己和千纮之间的话题，我得以悠然地充当听客。要是和千纮一起出国的话，我想去丹麦，而不是法国。我脑子里闪过了自己和千纮挨着坐在飞机上的情景。上

中学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怀着就像是冒险旅行一般的心情出发了。我兴奋得差点儿笑出声来。

不过，澪平时只用一个荧光绿的发圈套着自来卷的头发，看起来不是很爱打扮的样子，却想当美容师，真没想到。

“那么澪也要去东京的学校？”

“是啊。中学毕业以后，就马上去东京的职业高中。我可不想在这种小地方待着。”

澪突然停止了哼歌，使劲撅起下巴，朝我看了一眼，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样？”不知为什么，看着她这张脸，总觉得她不会去东京那样的地方。同样，我感觉自己也没有和千纮一起去丹麦的可能，所以想不出该怎么回应她才好。

在教员室的外面摆放着五根细竹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叶子最多最粗的那根竹子周围。它旁边是一根中等粗细的竹子，伊田君正踮起脚尖，往这根竹子的最高处系许愿条。他写的是什么呢？他旁边的村田君来回转悠着，拿着自己的许愿条，到处比划着，好像犹豫着不知往哪儿系更好，我定睛瞧了他一会儿。昨天我在脑子里使劲想过他的模样，因此仿佛自己和村田君之间有了一层特殊的关系似的。

“千纮，系到那个竹子上面好不好？”

澪拉起千纮的手走向那根竹子。澪挑选的是靠近大门旁边的最矮小的一根竹子。由于竹叶稀少，所以，许愿条也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而且差不多都是用一年级的孩子根本看不懂的字写的许愿条。

“我就系在这儿了。”澪立刻在和她的头一般高的地方系起了她的粉红色许愿条。

千纮选择了和澪有一些距离的竹枝，于是，我也将自己的许愿条结结实实地系在了她旁边的竹枝上，为了使它绝对不会掉下来，我用力拧紧了纸捻。从对面的竹枝那边传来澪的尖声，“好啦。千纮，系好了吗？”

“嗯，系好啦。哟，怎么冲那边呀。”

也许是系的方法不对，我的余光看见千纮的许愿条写着心愿的一面朝着里边，千纮重新系了好几次，还是转回了那边。

“啊，还是不行。算了吧。”

“千纮，你等等。”

我系完了自己的许愿条之后，将千纮系的许愿条松了松，稍微转了个方向，便正了过来。我听见澪在我身后嘟囔着“应该自己系的……”我装作没听见。

“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我用手指点了一下，问道。千纮的“想要再长高一点”的黄色许愿条朝着这边飘动着。

“谢谢结仁，你手真巧。”千纮抚摸着自己的许愿条，笑着对我说。

得到千纮的表扬，我很高兴，但更多的是温暖。我正要说“不用谢”，一只足球滚到了我的脚边，我发现千纮望着我身后那边，大眼睛忽闪着，好像在暗示我什么。我立刻紧张起来，只听见身边响起了伊田君的声音：“对不起，把球

给我。”

“给你。”没等我反应过来，千纮已经拿起了球，递给了伊田君。

“谢谢！”伊田君朝千纮微笑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将剩余的微笑留给了我。然后马上又跑回男孩子们那边去了。

“结仁，你真是的，太木了！还得我帮你捡球。”

千纮微微撅起小嘴说道。

“那个，吓了我一跳。”

然后，千纮对着我的耳朵，用澪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你应该微笑一下啊。要不然，大辅君该以为你讨厌他呢。”

“是啊，也是啊。”

我的心脏还在“噗通噗通”地跳个不停，笑容想必也是苦笑。我觉得自己的肩膀四周还残留着伊田君的气息，离开那里都觉得可惜。

“快看，这个心愿怪怪的。”澪拉着千纮的手，指着旁边竹子上的一张许愿条说道。

“想要当有钱人！是二班的仓持写的，傻不傻呀。”

“真的。仓持君，这么写是想吸引别人的眼球吧。”

仓持君是二班一个让人讨厌的男孩子，瘦高瘦高的，像个麻杆似的。今年没有和千纮分在一个班以后，经常假装到我们班来找茬，想要吸引千纮的注意。尽管千纮对他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仓持君喜欢千纮却是大家都知道的。看着

吊在门框上，逗千纮发笑的仓持君，我觉得他这样的喜欢和我所感觉的“喜欢”完全是两码事。只是，表达出来的话，也许就是一回事了。

“真的！仓持君如果想要当有钱人的话，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更像点样子才行啊。最好不要每天早上在咱们班门外瞎嚷嚷。”

在澪寻找着其他有趣的许愿条的工夫，我悄悄寻找起伊田君的许愿条来。许愿条不光有粉红色、黄色和蓝色，还有绿色、紫色、白色和橘黄色等好多种颜色。这些纸上都写着以“希望”开头的某个人的愿望。看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希望，我觉得头直发晕。虽说自己不是菩萨，可是面对这么多的愿望，菩萨一定觉得很为难的。

我一边拨开悬挂在竹枝上的许愿条，一边寻找着。终于在中间的那根竹子的枝头找到了他的许愿条，是一笔一画写的几个大字：“希望当个足球运动员。伊田大辅。”伊田君的许愿条也是蓝色的，我高兴起来。确认了没有人看我这边之后，我踮起脚来，伸出手指轻轻地捏住了那张许愿条。“祝愿伊田君真的当上足球运动员。”我在心里反复地祈祷着，想要将它刻印在脑子里。

“喂，女巫！”

身后有人喊我。我慌忙缩回了手，刚才和伊田君一起踢球的前田君笑嘻嘻地站在我身后。前田君的右手使劲晃悠着我的蓝色许愿条，竹枝也跟着一起晃动。

“角来，说她想要当女巫呢！”前田君朝着高大竹子那

边的一大堆同学喊着。

他身后的莲井君立刻从他手里抢过许愿条看，“哇，真的！”他大声叫唤起来。澪拽着千纮的衣袖跑了过来，“什么呀？”她说着使劲一拽许愿条，细细的竹枝弯得快要折了，许愿条被拽了下来。高大竹子那边的孩子们也都被澪的叫声吸引了过来。

“哟，角来说她想要当女巫。太——可怕了！”

澪又大声说道。周围围了一圈的同样发型的女孩子们吃吃地笑了。掉下来的蓝色许愿条被大家一个接一个的传看起来。

“而且，角来刚才还使劲揪着伊田君的许愿条看呢吧。大辅，你被诅咒了！还不快逃跑啊！”

前田君朝着待在圈外面的伊田君喊道。伊田君朝我扭过脸来，我照旧低下了头。“快逃跑！”前田君说。我提心吊胆地抬起头一看，伊田君没有说话，朝教室那边走去了。有人冲着他的背影起着哄，于是大家又哄笑起来。

“喂，你想要怎么当女巫啊？我也想当，教教我吧。”

“我也想当。我也想当。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当上啊？”澪也跟着前田君怪声怪气地提高了声调。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的脸突然红了。想要说的话“哧溜哧溜”地往下身滑了下去，从脚底被吸入了地下。我变成了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脏搏动的机械了。随着那个声音的加速，眼前的几张脸忽远忽近的。

突然间我想起了千纮，这种时候她会微笑的。她会温和而悠然地说“你们这些傻瓜”的。

我微笑了。歪着头，像千纮那样，冲着某张脸和某张脸之间的空隙微笑。

“吓死人了，她笑了！真吓人！”

澪叫起来。于是周围又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笑声越大，我越感觉四周的墙壁都向自己倒塌下来似的，就像发烧时的感觉那样。一张张哈哈大笑的脸渐渐融合成了一张大脸。我想要找个可以依靠的东西，可是身边只有细细的竹枝，于是，我便用右手紧紧握住了左手手腕。

我寻找起了千纮来。千纮站在澪的旁边，而且她脸上显露出不太愉快的困惑表情，就像是意外地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似的。妈妈看见变得黑黑的香蕉时就是这样的表情。一想起妈妈，我又感到了另一种难为情，连怎么喘气都快要忘了。

上课铃响了。与以往不同，我觉得这声音巨大无比，犹如在脑子里头响着似的。

“哇，拿着这个该倒霉了！扔了！快跑吧！”

不知从谁的手里，那个蓝色的许愿条被抛到了半空，巨大的脸一瞬间消失不见了。一张张小脸从我两侧躲着我走了过去。低头一看，只见鞋头上印着罗马字“CHIHIRO”的拖鞋走近了我。

“千纮。”

我抬起了头，叫道。居然发出了声音，自己都吃了一

惊。千纮瞟了我的下巴一眼，没有理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最后的几个女孩子走了以后，我看了看自己的鞋尖上的“YUNI”四个字母。两只鞋上都同样用粉红色碳素笔写的带星形的罗马字母，还和刚写的时候一样，一点也没有脏。

我抬起头来，隔着教员室大门的玻璃窗户，看见刚才在这里的前田君他们在追着足球玩儿，我的蓝色许愿条掉在了那个玻璃窗下面的地上。

“希望当女巫！角来结仁。”

不知是谁的手湿，字迹有些模糊。昨天在字典里查的“巫”字，写得很难看。我不敢去捡，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我想起了史人说的宇宙能量。于是，心里想，要是这个大门里飘浮着的宇宙能量，渗透了许愿条，把那个字消除就好了。

盯着看了半天，许愿条上的字也没有消失。风从大门刮了进来，许愿条飞向了拖鞋箱那边。上课铃声响了，校园里的孩子们仿佛被一张大手搂过去了似的，一窝蜂跑向了电梯。

我又等了一会儿，可是我的蓝色许愿条依然贴在来客用拖鞋上，根本没有消失不见。

我从教室后面的窗户往里瞧，只见大家都已经坐在了座位上，教理科的启太老师正在读教科书。我不愿意进去之后，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问“怎么迟到了”，就先去了趟厕所，用了好多肥皂洗了半天手，满手都是肥皂泡。看着这些

可爱的肥皂泡，我真想尝尝是什么味儿。要是吃了的话，肯定很难受，那就可以去医务室看病了。

我敲了医务室的门，推门进去，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写着什么。我小声说："我觉得不舒服。"大夫便给了我一个体温计。

"你先测测体温吧。保健委员呢？"

"我自己一个人来的。"

"是吗……"大夫瞅了一眼表。我不知道这位大夫姓什么。"正上课呢吧？班主任是谁呀？"

"是樱老师。"

"跟老师说了吗？"

"还没有。课间的时候突然难受起来了，然后，就一个人……"

"哦，是吗？"大夫没有说什么，又写起东西来。

医务室里没有别人。虽然把体温计夹在了腋下，但是不可能发烧的。我用力夹紧腋下，心里念叨着，希望能够发烧。"哔哔"，电子体温计发出了响声，取出来一看，比平时稍微高一点，是36.8℃。

"大夫，我测完了。"我害怕地一边把体温计交给大夫，一边说道。

"好的，好的。我看看，是36.8℃。你平时的体温多少？"

"36.5℃左右。"

"稍高了一点点，脸色也不太好。那就休息一节课？"

“好吧。”

我是第一次装病逃课。我穿着衣服躺到白色的病床上后，对于大夫似乎有些怀疑的神情仍感觉不太舒服，不过，和去教室比起来，要好得多了。雪白的枕套散发出的气味和刚才放到自己嘴边的香皂泡一样好闻。看来肥皂泡还是不能吃的。我可怜起自己来。

我把脸伏在枕头上想，万万没有想到只不过写了“希望当女巫”的愿望，竟然会受到嘲笑。相反，自己还有些得意呢，以为写了一个没有人能想到的愿望呢。不过，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想就写了那样内容的自己，真是个最最笨的笨蛋。

我回教室以后，千纮还会像以前那样跟我说话吗？以后怎么面对伊田君呢？听人说我捏着他的许愿条，他会不会生气呢？以后手工课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夸赞我了吧？还有大家看我时的表情，那些同样发型的女孩子们吃吃的笑声，我把毛毯蒙在了头上还能听见她们的笑声。

我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从一年级开始就被同学们所讨厌的筑井同学。我从今天开始可能也会变成像她那样。课间休息时，没有人搭理她。挨着的课桌经常被邻桌移开一条缝，晨会时，别人都不愿意挨着她……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因为那个许愿条，就仿佛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念头不停地涌了出来，混淆在一起，哭出来之后觉得舒服了一些。脑子里只剩下了大家的脸聚合成的一张大脸，而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筑井同学的心情。不过，这和害怕还不

是一回事。想要当女巫的愿望似乎全部被那张大脸吸收进去了。这使我懊恼。我使劲捏住了口袋里揉成了一团的那张许愿条。

最终，那天就直接回家了。把我的书包拿到医务室里来的是保健委员美贵同学，但她只回答了大夫的问话，没有理睬我。

我背着书包回家的时候，路过教员室，周围没有人，我走过去，把伊田君的蓝色许愿条从竹枝上揪下来，塞进兜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想把这两张蓝色的许愿条都摆在桌子上比较一下吧。

自从五月末，史人发烧休了病假以后，魔法师俱乐部就暂停了。我正在二楼躺着呢，听见史人和葵在玄关和妈妈说话的声音。妈妈走进房间来，问我："葵和史人来了，让他们来房间吗？"我把两张蓝色许愿条贴在胸口，面朝着墙壁躺着，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去了学校，我问好以后，千纮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头说"早上好"，她和紧贴着她的课桌站着的澪说笑着。澪不时瞅我一眼，又马上移开视线。我想要主动搭话，可又做不到。每当澪瞅我的时候，她的奔头上仿佛贴着一张写有"不要跟我们说话，不要过来"的句子似的。

课间去厕所时，一看见我，在洗手池那儿洗手的女孩子们都偷偷地笑。我一看她们，她们就急忙扭过头去，说"要倒霉了"。在教室里，谁也不跟我说话。不过，以前也差不

了多少。千纮就像一个铁锚一样把我固定在了这个班里，而现在我仿佛一个人驾驶着船驶离了陆地，漂得越来越远了。所以说，变化了的其实只是我和千纮不说话了。只不过是和千纮不说话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么一想，咳，原来不过如此啊。当然，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曾经是很重要的。

我一边想着以后怎么办，一边擦着玻璃窗，这时，玻璃窗那边突然出现了澪，她打开窗户，飞快地说起来。我吓了一跳，手里的抹布都掉到了地上。

"下周的星期六，你本来约好和千纮去过七夕节的吧，可是千纮说她去不了了，让我转告你一下。千纮心眼好，才一直主动跟角来同学说话的，其实和别的朋友不是一回事。角来同学呢，我觉得只不过是她的陪衬。你明白吗？我想你可能还不太明白，所以顺便告诉你一下。"

澪一口气说完，快速换了口气，又问了一遍："明白了吗？"我回答"嗯"，于是，澪面无表情地回到了围在千纮周围的那伙女孩子中间去了。她们就是澪曾经一度离开了的那帮女孩子。处在围绕中心的千纮知道澪回来了，也没有朝我看一眼。那些女孩子中，只有千纮的拖鞋是雪白的。鞋头上，已经没有了粉红色的罗马字。

和千纮约好一起去参加七夕节，是老早以前了。是换班级后，我俩成了好朋友的时候约好的。甚至还约定两人都穿着浴衣，到每年七夕节都来街上的料器手艺人那儿买一对同样的扇贝形料器。

虽然对于让澪传话，却装作若无其事的千纮，我觉得挺

可恨，却一下子讨厌不起来。即便像澪所说的那样，千纮只不过是体谅我太老实，才对我好的，但是，她跟我说的有关我喜欢的男孩子的事，约好一起去过七夕节的事，却是真心的。一想到被像她那么漂亮的人了解自己的心事，我不由得心里乱跳起来。即使不再是好朋友了，也觉得是很正常的。

扫除完了之后，搬课桌时，我发现有个课桌里放着一张黄色的许愿条。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确认了没有人看见之后，我偷偷地把它塞进了裙子兜里。

班会结束后，我立刻去了教员入口。因为我想，如果在那张扫除时发现的黄色许愿条上重新写上心愿的话，一定会起作用，与昨天的许愿条相关的事情就有可能全部被消除了。

看来想要当女巫，还是不应该告诉大家的。应该像喜欢伊田君那件事一样，埋藏在自己的心里头。我打算在新的许愿条上写上想要当美容师，或者想要当老师等等，像其他孩子写的那样的内容。

我走到入口那儿，竹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原来的油漆斑驳的白墙，仿佛原本竹子就没有存在过似的，消失不见了。地上一片竹叶也没有。我听见自己的身体里“嗖”地掠过一阵空气。拿着扫帚和簸箕的勤杂工从外面进来，我问候道“您好”。勤杂工叔叔脱鞋的时候，一不小心，绿色簸箕的盖子开了，夹杂着石头子和树叶的垃圾稀里哗啦地掉到了地毯上。叔叔笑着说“哎呀呀”，我转身走了出去。

在电梯口，葵和史人后背紧紧贴着墙，站着等我。

"结仁，三班的班会不是早就完了吗？"葵问道。

"嗯，完了。"我走过二人身边，在鞋箱前面换鞋。

"那你去哪儿了？"史人赶紧追上来问我。

"竹子那儿。"

"教员室那儿？"

"嗯，已经没有了。"

"真的？已经没了？已经被扔掉了？"葵尖声叫着。附近的孩子们都朝这边瞧。

"葵，小点声，吵死了。我觉得没有扔掉。"

"是啊，葵。大家的许愿条都系在上面呢。肯定是拿到哪个寺院或神社去了。"史人一本正经地说。

三个人走出了电梯，并排朝校门口走去。葵隔着我的脑袋，问史人："那个竹子不会在后院里烧掉吧？"

"应该不会的。那可是神圣的东西啊。"

"神圣"这个词，从史人嘴里说出来，听着觉得很夸张，我笑了。"史人，为什么那些东西神圣呀？"

"因为大家的心愿都系在上面了呀。"

"我可没有系呀。"

"啊，为什么呢？"

"你瞧。"说着，我从裙子兜里掏出皱皱巴巴的蓝色许愿条来。他俩一人拿着一头，把它展开。

"系了一次，不过，改了主意，又摘下来了。我觉得这样的内容还是应该保密。你们写了什么？"

葵和史人都像看见了真的女巫那样，眼睛瞪得圆圆地瞧着我。

“葵，你写的什么？”

“我犹豫了半天，觉得写魔术什么的话，还是太让人吃惊了，就写了一般的愿望。我写的是，希望当一名兽医。”

“葵，你想当兽医？”

“嗯，我想要给奶糖治病。”

葵家养的奶糖，是一条九岁的个头很大的西伯利亚哈士奇。以前一叫它的名字，它就立刻跑过来，舔人的脸，可是，现在大概是耳朵聋了，不凑近它拍拍它，就没有什么反应。葵当上兽医至少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到那时候，谁知道奶糖还在不在她家的院子里呢？

“史人写的什么？”

“我写的是，想去美国。”

“干吗想去美国呀？”葵一听美国，就夸张地瞪大了眼睛，朝史人扭过脸去。由于甩头用力过猛，一条辫子打到了我的脸上。

“我有个表哥在美国工作。他大学中途退了学，去纽约工作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呢。我觉得像他那样特别帅。”

我既不知道史人有个表哥在纽约工作，也不知道葵想当兽医。我不让他们察觉我很吃惊，只说了句“这样啊”。

“结仁，你写了想要当女巫，班上的同学没有说你什么？”史人斜了我一眼，问道。

“嗯，说了点。”

“说什么了？”

“也没有说什么。再说，过不了多久，等我就学会了魔法之后，他们就惊讶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不禁这么说道。我觉得这样显得特别特别酷。“对呀！我也助你一臂之力吧。”葵做出帮助银行抢劫犯似的鬼脸，开玩笑地凑近我的脸，“嘿嘿”地笑着。史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脸凑了过来。

“好，那么，今天也训练吧！”

我看见坐在校门口附近的椅子上的澪和其他女孩子们，瞧着我们这边在窃笑，我根本无所谓。澪笑话我，我一点也不伤心。我要像围着火堆转圈的土堤女巫那样，做一个不寂寞也不悲伤的人。这么一想，我恍惚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那样的人了，一口气飞快地跑回了家，而且，觉得还能跑得更快更快似的。

把储物小屋的窗户关上后，变得一片黑暗。大家的喘息声比以往都大，史人“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累得眼看就要倒下似的。我打开了手电筒一看，清楚地看见史人的肩膀一上一下的。

“结仁，休息一下吧。”葵也累得不行，所以，等到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前，我没有说话。汗“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太热了。打开点窗户吧？”葵伸手去开窗。

“不行，葵。必须在黑暗中训练。”我赶忙阻止了她。

“可是，太热了。”

“忍着点，一动不动就凉快了。”

“嗯……”

大家沉默了片刻。起初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渐渐地能够分辨他们俩的呼吸了。史人的呼吸比较快，葵的声音比较大。

“可以了吗？”我一问，二人都点头“嗯”了一声，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自己必须说出让他们吃惊的话来。我先慢慢地点了两下头，说道：“从今天开始，魔法师俱乐部正式开始活动。从今天开始，不光在这个屋子里，也在外面进行魔术实践。”

“实践？”葵探出身子问道。

“实践的意思就是，真的做。”

“做什么呢？”

“首先给某个人施魔法。”

“给谁？”

“这个还没有决定。”

葵和史人对看了一眼，没有再说话。不过，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是为了听我往下说才没有说话。

“葵，你想给谁施魔法？”

“啊，问我吗？我想，嗯……”葵把手指摁在嘴唇上，认真地思考起来。

“史人呢？”

“我想……啊，葵，奶糖行不行？”

“对呀！嗯，结仁，不是人行不行？奶糖行吗？”

“奶糖？”

“是啊，我想给奶糖治病。”

虽说葵和史人都露出很得意的表情，以为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可我还是不太赞成。即便通过魔法治好了奶糖的病，班里的同学也不会知道的。

“结仁，就这样做吧，救救奶糖吧。”史人提高了声调。

说心里话，我的本意是想要让某个人吓一大跳，可是，他们俩好像一门心思想要给奶糖治病。

“好吧，明白了。那么，首先救助奶糖。”

听我一说，史人从书包里拿出上次那本书来，“哗啦哗啦”地翻着书页，想找什么内容。

“史人，不用翻书了。”

“为什么？”

“因为书是大人写出来的。”

“大人写的不可以吗？”

我想起了樱老师、妈妈和爸爸、地图标记、习题册里的球体积、光合成的丝瓜，等等。“由于大人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魔法就掺进了杂物了，对吧？”

“杂物，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以后咱们要自己干。”

“明白了，我明白了。”

葵也“嗯”地使劲点了一下头。六个膝盖围着的手电筒光线，也仿佛亮了一些似的。

“好了，现在开始祈祷吧。”

“祈祷？没有什么咒语吗？”史人问。

“没有咒语。”我答道。

这回葵扭转身体问：“什么？没有？不是魔法吗？”

“编几句吧。不是魔法师俱乐部吗？”

“比如什么样的呢？”

“我也不知道……比方说，把词语反过来说等等。现在奶糖不是得病了吗？要想把它变成健康的奶糖，那么，把词汇倒过来说就是咒语啊。史人，把‘奶糖得病了’反过来怎么说？”

“这个嘛，了、得、病……不对，了、病、得……稍微等一下。”

史人从书包里拿出联系本和铅笔，在联系本最后一页上写下“奶糖得病了”。我看着他，心说，多么幼稚的咒语啊。

“嗯，是这样的。了、病、得、糖、奶。”

“嗯，了、病、得、糖、奶。”

他小声读出来，听着就像是遥远的外国话。葵和史人都结结巴巴地小声背诵起来：“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在小仓库里，二人的咒语就像在互相追逐似的回响着。我听了一会儿，渐

渐觉得也还不错。

“好吧。就用这个吧。念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想象奶糖的样子。要想象奶糖康复起来的样子。”

“就是，快跑的时候的奶糖吗？”葵飞快地发问。

“不用，什么都行。只要是健康的奶糖就行。”

“明白了。”

葵闭上眼睛，开始念起咒语来。她的眉毛和眉毛之间聚起了褶皱，表情看似很痛苦。史人在本子上的“奶糖得病了”旁边写了“了病得糖奶”，又慢慢地念了一遍，然后闭上了眼睛。史人的咒语也立刻响起来了。像铃声一样响亮的葵的声音和像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那样细微的史人的声音，两个人的声音合为一体，变成了奇妙的念咒声。我也应该和他们一起念咒，可是我只想这样听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念的咒语，在我听来就像是在治疗我内心不健康的地方似的。

妈妈打开了门，魔法师俱乐部的活动结束了。

回家之前，我叮嘱他们俩说：“今天的咒语，在吃晚饭前、睡觉前和早晨起来之后、学校午饭之前，要分别念三遍。如果有一个人忘了念，奶糖就好不了。”

二人认真地“嗯”一声。看来小屋里还是比外面热，在路灯下，二人的脸都红扑扑的。一天结束时的微风，感觉很舒服。我很想和他俩再待一会儿，但还是照样说了句“明儿见。”就分了手。就好像自己做了件好事似的，我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今天妈妈似乎很高兴。来小屋叫我们的时候，第一次敲了门之后才推开门的。现在站在洗碗池前还在哼歌。这曲子听着耳熟，很好听。

“妈妈，今天有什么好事吗？”我问道。

“什么？没有啊。”妈妈回头朝我一咧嘴。

“可是，看你挺高兴的。怎么了？”

“嗯，妈妈呀，今天朋友夸赞妈妈好看了。”

“你的朋友？是美铃吗？还是玲子？”

“不是，是别的人。”

“你去兜风了？”

“兜风？兜什么风呀？”妈妈立刻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没什么。”我说完就上了二楼。在这条街上，妈妈没有朋友。要好的美铃和玲子都住在很远的地方。不坐新干线去的话，见不了面的。而且，如果她们俩来了的话，肯定会拿着好吃的点心来我家吃晚饭的。

我之所以说“兜风”，是因为我想起了康子的爸爸。前一阵，听说在邻近市里的医院里当医生的康子的爸爸，和医院里的女护士搞婚外恋。班上的一个同学看见过他们两个人一起开车在大马路上兜风。据说那个女护士又年轻又漂亮。

去年，我去那家医院的小儿科看过病。我一一回忆着护士值班室里的女护士们，可是一个也想不起来。只清楚地记得白胡子大夫的手指上长了好多毛，吓死人了。自从传出绯闻后，康子每天都要在班里否认一通，看她的样子好可怜。婚外情，我觉得这个词很难听。跟妻子以外的女人要好，太

差劲了，而且还是年轻漂亮的女人。

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心情很不爽。妈妈说“我朋友”时的兴奋的表情，使我有些厌恶。既然是喜欢爸爸才结婚的，就不应该被别的人吸引过去。

我放下书包后，就去了客厅。哥哥照例占据着沙发，躺在电视机前面。只是姐姐今天罕见地比我先回来了，她把胳膊肘支在茶几上，看着重播的电视剧。

“姐姐，你回来了。”

“我先回来的，结仁应该说‘我回来了’。”

姐姐不耐烦地拢了一下头发说道。她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电视。电视里，一个表情严肃的年轻男人正在对一个哭泣的女人说“我喜欢你”。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男人说的“喜欢”和我的“喜欢”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提心吊胆地假装看报纸，坐在了姐姐旁边。从她身上飘来好闻的喷发剂的香味儿。

上高中的姐姐披到肩头的长发染成了漂亮的浅棕色，她个子高挑，是个美人。在学校里，她参加了啦啦队，啦啦队活动时，她穿着超短裙，拿着彩球跳舞。葵一直非常崇拜我的姐姐，还说“亚衣姐姐要是能当模特就好了。”葵一直喜欢留长发，也是模仿的姐姐。

去年，姐姐上高中的学校举办校园节，妈妈带着我去了。看到姐姐满面笑容地——在家可难得一见——挥动着黄色的彩球跳舞。她的眼皮上涂着天蓝色的眼影，在体育馆的明晃晃的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比起今天电视里被男人紧

紧搂抱着的女演员要漂亮得多得多。

“姐姐，你看见妈妈了？”

“妈妈？看见了。”姐姐的眼睛并没有离开电视画面。

“你没觉得和平时不一样？”

“没有啊。”

“好像美滋滋的。”

“是吗？”

姐姐似乎没什么兴趣。我想引起姐姐的注意，故意压低了声音说：“她说朋友夸她漂亮呢，我觉得那个朋友一定是个男的。”

“男的？”也许正好这时候在插播广告的缘故吧，姐姐的声音大得厨房都能听见，我慌忙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到底是谁呀，那个人。”姐姐用指甲长长的手推开了我的手，怀疑似的眯起眼。

“不知道。不过，好像是被那个人夸奖漂亮，所以特别高兴似的。”

“胡扯什么呀。小孩子胡乱猜想，我最讨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忽然不高兴了。我赶紧改变了话题，“姐姐，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现在是考试周。”

“那你不用复习功课吗？”

“啊——真烦人，真烦人。”

看样子姐姐不打算再搭理我了，我朝哥哥望去，想让他帮我做题，他把下巴往上一撅，大概是“回你的二楼上去”

的意思吧。我可不愿意听他的命令，就地坐下来，看起了报纸。不认识的汉字很多，看也看不明白。虽然爸爸说，多看报，脑子会变聪明，可是我没有哥哥脑袋瓜那么灵，又没有姐姐那么漂亮，体育那么好。不过，我画画儿好，而且不久就会变魔法了。我觉得比起学习和体育来，会变魔法要厉害好多倍呢。我甚至可怜起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哥哥和姐姐来了。

"结仁，摆桌子。"

妈妈在厨房喊道。我答应了一声，在餐桌上摆了四个人的筷子。今天吃糖醋里脊和土豆沙拉，比以往的晚饭要丰盛一些。看来妈妈准是有什么事。我心里琢磨着偷偷斜眼瞅了妈妈一下，可妈妈和刚才不一样，一本正经的，根本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

大家一齐说了"吃饭了"之后，我差一点也跟着端起饭碗要往嘴里扒拉米饭——差点忘了念咒语了。我赶紧放下筷子，"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我在嘴里咕哝着，不发出声音来。一边想象着毛色雪白的奶糖在开阔的原野上奔跑的情景。

"结仁，你嘴里头嘟囔什么呢？"姐姐吸溜着大酱汤问道。

"没嘟囔什么呀。"

我念完了咒语后，吃了一大口饭，忽然觉得来了精神。想要去学校的话，现在就可以去，根本不在话下。

“妈妈知道你在干什么，训练魔法吧。结仁每天在小屋里头搞活动吧？和葵、史人君一起，叫什么魔法集会，或是魔法联合会吧？”

“不对，魔法师俱乐部。”

“什么乱七八糟的。”姐姐蹙起了眉头。

“姐姐也想加入吗？”

“怎么可能？”

“你不想当魔法师吗？”

“我说你呀，这种没影的事，还是省省吧。”

训斥我的时候，姐姐的口气立刻变得和亲戚里的大婶一样黏糊糊的，让人讨厌。从美人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

“不过，结仁是真心想要当魔法师的。”妈妈伸出细细的脖颈，凑近我的脸说道。

“嗯，没错。”

“还写在七夕的许愿条上了吧？”

我感觉嘴里的米饭骤然间变得冰凉。妈妈怎么会知道的呢？

“妈妈是听前川君的妈妈说的，说你写在七夕的许愿条上了。这可太棒了。”

“哇，你真的写了吗？受不了。”姐姐一边咀嚼着土豆沙拉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

“这有什么呀，最要紧的是心诚。对吧，结仁？”

我很费劲地点了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饭也变得没滋没味了。就像在把一粒粒黏黏的东西塞进嘴里似的。

万万没想到妈妈会知道那件事。前田君也是个快嘴，而前田君的妈妈到底跟多少人说了呢？不过，看妈妈的样子，还不知道我在班里受到孤立的事，多少松了口气。我不想看到妈妈生气或哭泣的样子。与其那样，还不如看到她被朋友夸赞，得意洋洋的样子好呢。

"结仁，在班里没有被别的同学说什么吗？"

我刚刚松了口气，刚才一直没说话的哥哥突然插嘴道。

"没有啊，一点儿也没有。"

"哼……还真是个通情达理的班呐。"哥哥挑着糖醋里脊肉，一块块儿夹到自己的碟子里。

"哥哥，不许光吃肉。"

"啊，真是。慧治，可不要光吃肉啊。还有，亚衣也不要光吃菜，也得吃肉啊。"

"好的好的。"姐姐从哥哥盘子里夹了一小块肉，放进了嘴里。而哥哥完全无视妈妈的话，一点儿菜也不吃。

谈论许愿条的话题时，我觉得一下子没了胃口，不过，兄妹三人好久没有这么一起吃饭了，还是很开心。现在要是爸爸也回来了，就更完美了。爸爸最近加班很多，一个星期至少有三天，等不到爸爸回家，我就已经睡了。

泡完澡后，我正刷牙的时候，听见了汽车开进车库的声音。我含着牙刷就跑到了玄关，爸爸正推门进来。

"呵，结仁，还没睡呐？"我从躬身脱鞋的爸爸手里接过了公文包，闻到爸爸的灰色西服套装上飘来一股烟味儿。

“爸爸，我闻到你身上有烟味儿！今天回来得真早。”

我满嘴都是牙膏沫儿，还使劲说话，结果牙膏沫掉在了地上。这是妈妈最讨厌的事了。

“瞧你，沫儿喷得到处都是，快点去卫生间吧。”爸爸拿过皮包，“啪啪”拍了我的脑袋两下。

我赶紧刷完牙，用纸巾把走廊地上的牙膏沫擦干净后去了客厅，爸爸正把领带松开，等着吃晚饭。准备晚饭的妈妈，没有像傍晚时那样哼歌。

“爸爸，今天姐姐也回来得很早。爸爸也这么早回来，真是少见呐。”

“哟，是吗？这可真是奇遇啊。”

“奇遇，是什么呀？”

“就是偶然的意思，碰巧了的意思。”

“我明白了，奇遇。”

“对对，你就要这样多多学一些词汇。词汇量太少的话，人就会受到局限。”

能这样单独和爸爸两个人聊天，最让我高兴了。爸爸不像姐姐那样冷淡，有问必答。

“可是，爸爸，词汇量是什么？”

“哦，词汇量嘛，就是词语的种类。词汇量一增加，对一件事就可以有好几种表达法了。”

“可是，说的还是一件事吧？”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词汇量多还是比较方便的。反正，你要多看词典和报纸。”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啤酒后，爸

爸大大舒了口气。

虽然我很想问问爸爸，“喜欢”这种心情还有什么词可以表达，电视里的“恋爱”“爱情”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是“喜欢”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使用？可又觉得不好意思问出口。我模模糊糊地知道，这类问题属于让爸爸妈妈感到为难的那一类问题。

尽管只不过一天没见，却觉得爸爸比早上去上班的时候皱纹多了，也瘦了似的。

“爸爸，累了吗？”

“是啊。在公司上班就是累呀。结仁去上学有时候也累吧？一样的。”

一边说着，爸爸瞅了电视一眼。要说这个家里，对电视没有兴趣的只有我和妈妈。

电视里穿着超短裙的女人快速地转动着手里的扇子在跳舞。爸爸“啪”地一下把报纸竖了起来，好像是为了看不到我的脸似的。这就意味着谈话到此为止了，可是我还有好多想问的问题呢。

“爸爸，昨天是七夕吧，大家系了许愿条的竹子都送到哪儿去了？”

“嗯，大概是送到神社或者什么地方去烧了吧。”喝了一口罐装啤酒，爸爸答道。

“为什么烧了呢？”

“大概是通过燃烧时冒出的烟向神传达愿望吧。”

“真的吗？”

“其实，爸爸也不太清楚。你可以自己去问问老师或者去图书馆查阅一下。结仁写了什么愿望啊？”

“不告诉你……”

“为什么呀？是要保密的愿望吗？”爸爸从报纸的一角露出脸，问道。

“也没什么。你觉得写在那上面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其实也不一定要写在那上面的。如果特别期望的话，就会实现的。”

“真的？可是，我一直想要养一条狗，爸爸妈妈总是说绝对不行呀。”

“这是因为结仁的愿望还不够强烈呀。更认真地祈祷一下试试。”

爸爸喝了口啤酒，又看起了报纸。

妈妈端来换成了小盘的糖醋里脊和土豆沙拉。

自从七夕那天以来，在班里就一直没有人跟我说话了。

我也不用跟任何人说“早晨好”或“拜拜”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附着在教室里的幽灵一样。我一方面想，女巫不是也总是一个人在土堤上吗？这点事算什么？同时也在琢磨，要是我拿出勇气主动和千纮说话，也许会恢复到以前的。那样一来，也许就能够一起去曾经约好的下个星期六的七夕节了。而且，说不定夏天的游泳班也能够约好时间一起去参加了。

我好几次想趁着澪不在的空当，跟千纮说话试试看。肯定说什么都行，像“今天真热”啦，“作业做了吗？”之类。可我就是做不到。终于下定决心要说的关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仿佛千纮的后背会施魔法，把我的话给吸了进去似的。

还有一个令我担心的是手工课。手工课是星期五，是每周一次，伊田君肯定会来找我说话的重要的日子。星期五早晨，去学校的路上，我以祈祷般的心情寻找黄色的车辆，可是，就连黄绿色的小松老师的车都没有看到。上完第一节国语课后，我拎着姐姐传给我的一盒水彩画笔，一个人朝手工室走去。

刚一进手工室，就看见了在屋子两头对扔的苹果，就像棒球投掷练习那样。我这才想起来，今天的内容是水果写生。每个人都从自己家里带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果来。我也从家里带了个葡萄柚来。我拎着水彩笔，转身就要回教室去取，这时，我看见从走廊那边千纮那伙女孩子走了过来，为了不和她们碰面，我特地绕了个远，回了教室。

快要到上课时间了，教室里没有人。我急忙把手伸进挂在课桌旁边的拼布图案的布袋里，抓住了葡萄柚，这时，只听“哐当”一声响，抬头一瞧，是伊田君推开门，站在门口。看见发愣的我，叫了一声“哇，吓死我了。”虽然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但看见我手里的黄色的葡萄柚后，从容镇定了一些。

“角来同学，带的是葡萄柚？”伊田君走进教室里，伸

手去掏存衣柜里的书包。

“嗯，是葡萄柚。”

“我也是。”伊田君就像变戏法似的“嗖”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黄色的圆球球来。在这个教室里和同学说话，仿佛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还没有摆脱自己像个幽灵的感觉。

“特别好吃。”我这么一说，伊田君笑着说：“我家，妈妈特别爱吃，家里有好多呢。”

上课铃响了。可是，伊田君像抛接球那样玩起了葡萄柚，没有要出去上课的意思。

“你不去上课？”我提心吊胆地问道。

“我想问你，”伊田君高高地向上扔着葡萄柚，差一点就碰到天花板了。

“角来同学真的想当女巫吗？”

我犹豫了一下，直率地答道：“嗯，伊田君。”

“真是这样啊。”伊田君哈哈地笑着，但笑声并不让人讨厌。“行啊。”

“很不正常吗？”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发抖，粗声粗气地问道。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角来同学，挺像个女巫的。”

我一下子脸红了。可是只点点头“嗯”了一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认可伊田君的话。

“等你能在天上飞了的时候，可得教给我啊。”

伊田君将葡萄柚夹在两个手掌之间，摩擦着表皮。然后，说声“走了”，就离开了教室。我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后，走出了教室。走进手工室后，樱老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在手工室也要按照教室里的座位坐，我坐在千纮旁边，把葡萄柚放在自己面前。桌子上已经堆放了好多大家带来的水果，同学们已经开始写生了。还有草莓和西瓜，不知是谁带来的。我把葡萄柚放在草莓旁边，然后打开了画册。

我刚把铅笔放在白色的画纸上，准备勾勒轮廓时，刚才和伊田君的对话又浮现在脑子里。难得人家跟自己说话，自己却没有很好的回答。我又是后悔又是兴奋，半天也没有动笔画。

我的目光又回到了桌子上的水果上。不知什么时候，只有葡萄柚又回到我的眼前。我环顾了一下那伙女孩子，除了千纮以外的女孩子，都不出声地互相对视着窃笑。我虽然很气愤，却不想把它拿回原来的地方。我寻找着面前的葡萄柚的凹凸最明显的角度，开始描画了起来。

十五分钟后，画完了的孩子们，开始到处转悠，嘲笑别人的画，手工室里渐渐嘈杂起来。老师忙于应对来交写生画的孩子，所以，只要不出房间，随便学生们怎么溜达。我正紧张地画最后几笔时，伊田君照例来跟我搭话了。

“嗨，角来同学，画得这么细，怎么画的呀？”

我感到了其他女孩子的目光一齐聚了过来。

“这个有根儿的地方的凹陷，以及光照明暗度，你是怎

么画出来的呢？”不知伊田君是不是意识到了其他女孩子的目光，表情跟以往没什么两样。

我也鼓起了勇气，回答道：“其实吧，这不过是明亮的地方涂得淡一些，暗的地方多涂几遍而已。不是一下子涂出来的，是反复淡淡地涂。整个画面都这么涂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伊田君拿起隔了一个桌子上放着的葡萄柚，说道：“这么回事啊，明白了。谢了。”然后，像刚才在教室里那样轻轻把它抛起来，又轻轻放回了原处。

他离开以后，我看了一眼那些女孩子，只有千纮一个人眼睛都不眨地盯着我。自从七夕节以来，这是第一次和她对视。她的目光和在那天系许愿条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跟瞧着发黑了的香蕉的妈妈的眼神一模一样了。

每天放学后，我们三人都围着奶糖念咒语。最初是像以往那样在小屋里进行，但由于史人的提议：“还是应该亲眼看着奶糖念咒比较好吧。”于是，现在我们去奶糖的睡觉的狗窝，三个人轮流把手伸到奶糖的头上，念咒语。

奶糖看样子非常的虚弱。它就像狼那样大张着嘴喘息，连我们触摸它，似乎都没有感觉似的。幼儿园那会儿，葵骑在它身上，毫无问题，可是现在，似乎抽抽了似的，仿佛缩回到了小狗。和以前奶糖健康的时候一比，就令人特别伤心。葵和史人好像也和我的心情一样，比在小屋里的时候的表情显得严肃得多。我偶尔瞧一眼葵，有时候只见她下眼睑

因眼泪而肿胀着。我停止念咒，只是在念“不要流泪，不要流泪”。

“结仁，星期六的七夕节，你和谁一起去？”念完了咒，围坐在狗窝外面时，葵磨磨唧唧问道。

街道里举办的七夕节那天，学校的附近的神社里，会有卖章鱼丸的和卖薄饼点心的等等摆摊的来。我最喜欢的是卖画画儿煎饼的。和千纮的约定作废之前，今年我打算画一只鸟。用蘸了水的笔在薄薄的煎饼上画的时候，必须要一气呵成，这是规矩。所以大家都画些简单的鸽子或五星之类。我一直偷偷在课上用铅笔练习一笔画出一只鸟。本想如果千纮想要的话，我就给她也画一个的。

“怎么？”

“我和三奈她们约好一起去，可以的话，结仁也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我盯着葵的脸看，葵应该知道我和千纮约好一起去的，因为在之前我们三人说过这事。葵就像挨了骂似的，少见地涨红着脸低着头。

“结仁，我是想，要是叫你，没准会去的……”葵低着头说道。

“不了。不用管我，你和小田她们一起去吧。”

“真的？”

“嗯，去吧。”

葵担心地看着我，说：“可是……”

一瞬间，我犹豫了一下，一起去也可以。可又一想，和

葵的那些朋友从来没有一起玩过，只是节日的时候跟人家去，怪难为情的。

“结仁，你说和皆藤一起去，是真的吗？”史人问道。

“是啊。不过，又去不了了。”

“为什么？”史人探过身子，瞅着我的脸问道。

这回我低下了头。于是史人说：“结仁，现在，你去手工室，课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吧？葵和我都知道的。是不是和写了要当女巫的愿望有关呢？”

我答道：“不知道。”

史人和葵对视了一下，结巴着一口气说了出来，“其……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其他的愿望。想当足球运动员啦，想当保姆啦等等这些普通的愿望之外，大家内心里希望的是另外的东西。所以说，结仁写了内心真实的想法，很有勇气啊。我佩服你，真了不起。”

“是啊。”葵帮腔。他们两个人的眼睛直视着我，我真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史人所说的有勇气，了不起的女孩子，在我听起来似乎说的是其他不相干的人，而不是我。我想告诉他们，那不是我。

像平时一样，在大门口跟他们“拜拜”之后，我又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幽灵。

星期六七夕节，放学后，照例是三个人一起回家。

班会时，樱老师大声提醒大家说：“去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先回家，吃完饭再去。”别的班的老师好像也是这么嘱

咐大家的。放学路上，每一个人都比平时显得急匆匆地往家赶。

“葵，今天吃完饭，就去？”

“啊，嗯……”葵抱歉似的点点头。

“那么，今天俱乐部活动暂停啦？”

“不过，我参加完了活动就回来。然后，咱们再活动吧。”

“不用了，我和史人会去看奶糖的。没关系的。”

“是吗？可是……”

“所以，你跟阿姨说一声，今天我和史人去看奶糖。不然，随便去你家，阿姨该生气了。”

“知道了，对不起。我带礼物回来。”

“又不是去旅行，不用带礼物。章鱼丸和薄饼点心，哪儿都有卖的。”

“嗯，可是我肯定会给你们带礼物的。”葵微微一笑，保证道。

虽然我嘴上说“真的不用了”，但心里想的是，要是买个画画儿煎饼给我就好了。不过，从来没见过用这东西作礼物的。那东西是等自己画出图案烤好后，给大家瞧一瞧，然后当场全部吃掉的。即便拿回来，煎饼外面的糖衣也都脱落了吧。

这时才发现已经走到我家附近了，妈妈正在院墙那边拿着胶皮管子给草坪浇水呢。从胶皮管头喷出的两股水柱，像绸带似的在空中飘动着，妈妈被那绸带温柔地笼罩着，就仿

佛被封闭在了镜框当中一般，好看极了。

“那么，史人，咱们吃完晚饭后，在葵家院子外面见。”

“知道了。”

“回头见，结仁，带礼物给你们啊。”

“不是说了不用了吗？不过，买了的话，我当然要了。”

拜拜，二人走了之后，我突然感觉肚子饿了。隔着院墙，我问妈妈：“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从绸带包围之中传来妈妈的话：“烩荞麦面。”

和妈妈一块走进屋里，只见铁板上已经炒好了三个人的面了。星期六中午，只有我和妈妈、哥哥三个人吃饭。姐姐带盒饭去参加拉拉队活动，爸爸星期六也要工作到晚上。

我很喜欢这样三个人的午饭。平时的话，都是天色已黑，在日光灯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就剩下洗澡睡觉了。不过，星期六的午饭可就不一样了。虽然是同样的三个人，但窗外明亮，一天还有一半没有过，就觉得特别的值。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六的中午比起其他日子的其他任何时间来，次数都要少似的。比如星期日晚上啦，星期三早晨啦，仿佛无穷无尽，一直到死都没有个完，而只有星期六中午，数量有限，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似的，感觉特别重要。不知道这样的中午还能够过上几个，这周又能过上这样的时间，使我觉得特别安心。

“结仁，今天要去过七夕吧？”妈妈一边往盘子里给我

盛炒面，一边问。

“不去呀。”我若无其事地答道。

“哟，不是说和千纮一起去的吗？”

“嗯，不过千纮说她今天要和家里人一起出去。”我一边说，一边将筷子插入炒面里，“哧溜哧溜”地吃起茶色的面来，“所以，我不去了。”

“说话的时候不要吃，不好看。”

我闭着嘴“嗯”地点点头。也没怎么咀嚼就把嘴里的面咽了下去，然后喝了一口水。

“葵和史人也不去吗？”

“葵和同学一起去，史人向来不去的。”

“那你就跟着葵她们去，不是挺好？”

“不了。吃完饭，我和史人玩儿。”

“哦，真搞不懂。”妈妈拢了下头发，用手腕上的黑色发套把头发系了起来，“今天还真够热的。”

哥哥从二楼上下来，不乐意地说：“又吃炒面。”他接过妈妈递给他的盘子，盛了满满一盘子炒面，拿起遥控打开电视，一边看一边吃起来。

“哥哥不去过节吗？”

“不去。”

“为什么？”

“小孩子的节日，我去干吗。”

“哥哥也是孩子呀。”

“和你们这些孩子程度不一样。”哥哥很灵巧地把圆白

菜扒拉到盘子的边上。

“程度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因为是中学生？”

“过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了。不会那么兴奋，那么闹腾了。”

“可是，哥哥前年不是去了吗？”

“那时候，程度还比较低吧。不再去过节了，就像是证明了某种东西似的。”

“说明成为大人了？”

“不是。是某种，更加难以抗拒的，什么东西。”

“难以抗拒，是什么？”

哥哥说了句“啊，真烦人”，塞了满嘴炒面，嘴鼓鼓的。

“啊，哥哥输了。你看，无论去不去过节，孩子还是孩子吧？”

“当然了，妈妈眼里你们都是孩子。过了二十岁以后，有的人还跟孩子似的。你爸爸也是个孩子，你们就更别提了。”

“爸爸是大人，因为孩子当不了爸爸的。”

我反击妈妈，而哥哥好像更不高兴了，端着盘子坐到沙发上去了。我也学他的样子，端着盘子一屁股坐在他的身边。

“去，小孩子去那边吃。”

“喂，你们俩可别把沙发弄脏了。”

我以为妈妈会生气，但她只是稍微皱了下眉头朝我们看

了一眼。最近也许没有和那个朋友见面吧，没听见哼歌，做的饭也没什么变化。

吃完炒面刷牙后，我脱下汗湿了的T恤衫，换上了妈妈给我准备的连衣裙。

“我出去玩了。”我在玄关喊道。

“去吧。”妈妈无精打采地应道。

打开大门后，天气热得烤人，光是站着不动都会从身体表面开始融化似的。我快步走起来，可是还没走到葵的家，刚刚换上的连衣裙后背就已经湿透了。

这条连衣裙只有过节的时候才穿。布满了小向日葵，扣子也是粉红色的花朵形状，装可爱似的，所以不好意思穿到学校去。不过，葵好像挺喜欢这件连衣裙似的，每次一穿它，葵就夸赞说：“啊，真可爱。结仁，很适合你呢。”从小就手工活儿很不错的惠子姨妈给我做的。特意做得大了一些，说是“等再长大一些后也能穿”。不过，就好像我是照着连衣裙的尺寸长大似的。就仿佛是头一天量的尺寸做的一样，非常合体。好久没见到惠子姨妈了。据说做完连衣裙后，由于姨父工作调动的关系，搬到东南亚某个国家去了。“特别远，而且又费钱，去玩儿也很难。”虽然妈妈这么说，可看地图，丹麦比东南亚要远多了。

一想起丹麦，我顿时感觉胸口就像被塞进了块冰，冰凉冰凉的。虽说这感觉立刻消失了，却感觉头顶上的太阳光更加强烈了，眼前开始发晕。葵家的院墙外面正好有一个人能

够站下一个小孩子的凹进去的空地，我蜷缩着身子在那儿蹲了下来。

千纮这会儿已经去了吧，约定一起买的料器已经买了吧？肯定正在和澪她们一起吃画画儿煎饼和巧克力香蕉呢。尽管不愿意想，千纮一边走在各个摆摊之间一边笑的样子，一个劲儿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顶着大太阳，蹲在路边。本来，我可以和千纮她们在节日的广场里的，可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天气太热了，以至于脑子都转不动了。我只知道，最近一定把什么事情给搞错了。

我被他们欺骗了，我想。我被自我出生以来一直搂抱我的人，被推着我的后背，对我温柔地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没问题”的所有的人欺骗了。其实没问题的事一件也没有。能够和谁要好，或者每个周六能够这样吃饭，或者妈妈被人夸赞漂亮等等，恐怕也是现在变成了这样的，其实谁也说不准这些会一直没有问题的。

“结仁，你没事吧？”

我一惊，抬起头一看，史人正一脸担心地站在我旁边。

“没事。”我刚一站起来，眼前突然变得一团漆黑，我无力地又蹲了下去。

“哇，你真的没事吗？来晚了，对不起。”

我虽然闭着眼睛，但能感觉到史人也跟我一样蹲着。我看见眼睛深处变了形圆圈在不停地旋转着。

“结仁，你不舒服吗？怎么办呐？我去叫阿姨来吧？”

我想象着史人着急的表情，可是，觉得真的不舒服起

来，怎么也想象不出。

我摇摇头，说："不用。"这时多只鸣叫的蝉中的一只停止了鸣叫。过了一会儿，它又叫了起来。然后，又一只别的蝉停止了鸣叫。就这样，我听到了周围所有的蝉的叫声。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不怎么难受了，便慢慢抬起头来。正如我想象的那样，史人着急的面孔就近在我的眼前。

"感觉好些了？"

"好像是。"

"回家？"

"不，没事。"

"可是……"史人带着哭腔说道。一瞧见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不由得来了精神。

"就是因为等史人的关系呀，天气太热了。午饭吃了吗？"

"吃了，寿司盖饭。"

"真羡慕你呀！我家每星期六都是吃炒面。"

"我倒喜欢吃炒面。寿司的酸米饭，吃多了不太舒服。"

"得了好还卖乖。就因为你说这种话，才老长不大的。"我"嘿哟"了一声一使劲站了起来。这会没觉得难受，眼前电线杆和上面贴着的"垃圾注意事项"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了，该去看奶糖了。得加把劲念，还要替葵祈祷呢。"

史人使劲点点头，也站了起来。

“您好。”我们问候了一声，便从篱笆之间的小门进了院子。葵家的庭园比附近其他的家要优雅。灰色的光滑的石子铺成的小路一直通到大门，小路两边的覆盖了整个院子的草坪，什么时候来都修剪得很漂亮。奶糖的窝就在玄关的右边凸出来的和式风景的前面。它的周边种植着一人高的山茶花树，遮挡了阳光，所以夏天很凉快。

“奶糖，我们来了。”

狗窝里露出了奶糖的尾巴，白色和灰色混杂的粗大漂亮的尾巴。

“结仁，不用跟阿姨打个招呼吗？”史人一边瞅着玄关那边一边说。

“不用了，葵会说的。像平时那样念吧，然后去我家玩儿。”

我叫着奶糖的名字，在狗窝前蹲下来。

“奶糖，你还好吧？我们又来看你了，会帮你治好病的，所以乖乖的哈。”

我把手伸进窝里，轻轻地摸到了奶糖的背。发觉和平时感觉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是哪儿不一样，我稍微用力抚摸了一下。以往我的手会随着奶糖的呼吸上下起伏，可今天只是紧紧地贴在奶糖蓬松的毛皮上。

“史人，奶糖不动弹了。”

“什么？”史人马上用手去摸奶糖的脊背。我听见了他“咕噜”咽下唾沫的声音。

“不过，还是热乎乎的。我去叫阿姨。”

史人站起来朝玄关跑去。我害怕得蹲在地上，一动不敢动。但立刻想到了我必须要做的事。

“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我独自一人闭着眼睛，一个音一个音小心翼翼地念诵着，尽量把身体里纯净的气息发出来。希望这祈祷通过我的手变成能够治愈奶糖的纯净的空气。我感觉念咒的时候，词语变得越来越透明了。我感觉这是和以前三个人一起祈祷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念法。

葵的妈妈穿着塑料拖鞋跟在史人的后面跑来了。她是个戴眼镜的，小巧玲珑的，一向温柔和蔼的阿姨。不过今天她紧闭着嘴，绷着脸。阿姨一边喊着“糖糖，糖糖”一边在我们旁边蹲下来。然后把奶糖从窝里一点点地抱出来，用手试了它的鼻息。“虽然很微弱，还有呼吸，我带它去医院。谢谢你们俩告诉我。”

阿姨从家里拿出一个铺着毛巾的大竹筐，把奶糖放进去后，盖上了一条柔软的毛巾。然后跑到车库里的小汽车那儿，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们俩突然无事可干了，在狗窝外面呆呆地站了半天。从竹筐里露出来的奶糖的尾巴实在难忘。

“应该把奶糖的事告诉葵吧。”被烈日晒得后脖颈开始发起烫来的时候，史人突然说道，“你说呢，结仁。还是把奶糖的事告诉葵，比较好吧？”

“告诉葵？”

我没能马上说“嗯”。太阳还老高，不知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去找她。”

“可是你去也找不到她吧。”

“一定能找到的，广场还没有校园一半大呢。我去叫她……”史人说。

“叫她回来，干什么？”

史人想了想说：“叫她回来……一起祈祷。”

“她玩得正高兴的时候？”

“可是，奶糖可能会死的呀。而葵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能行？”史人拽着我的袖子，走到屋檐下面阴凉的地方，“结仁，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她。”

史人也不等我回答，就跑了。我也知道奶糖可能会死的，葵应该在这儿，或者在医院里。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让葵知道，虽然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坏心眼的孩子。

我这时候的心情，就和前几天看见妈妈哼歌时的感觉一样。

葵和奶糖都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为什么会这么想，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样下去，我会变成比前川君和澪更让人讨厌的孩子。我使劲摇晃着脑袋，坐在狗窝旁边。我一根根捏起粘在肮脏的毛巾上的奶糖的毛，放在手心里。积攒了好几根以后，我抚摸着它们，又闭上眼睛念起咒语来。“了、病、得、糖、奶”，“了、病、得、糖、奶”，“了、病、得、

糖、奶”……这样念着念着，我觉得自己在为别人做什么似的，多少安心了一些。

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听见院墙外面传来了两个人的脚步声，女孩子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我以为是史人他们回来了，走到院门一看，没有看见他们俩。我探头朝外面的马路上瞧了一眼，吃了一惊。就在不远的拐角处，我看见千纮正跟什么人笑着说“我等着你啊”，节日广场的方向和学校相反，可她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感觉她是在追逐着什么人似的。难道说是和澪追着玩儿？不然就是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她们俩的关系好？

好不容易我才摆脱掉坏心眼，为奶糖祈祷，结果，又遭遇了别人的坏心眼，我真是想回家了。天气又特别的热，嗓子又渴得直冒烟。我回到狗窝旁蹲下来，听见了隔壁人家的空调室外机器的巨大噪音格外刺耳。这个家是不是再也不会有人回来了吧，我不禁害怕起来。

手心里攥着的奶糖的毛被汗浸湿了。奶糖死了，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家没有养过狗，想象不出来。葵会哭得多伤心呢？这种时候该怎么安慰她好呢？要是奶糖死了，我们似乎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魔法师俱乐部什么的，肯定会被立刻忘掉的吧。

我正发呆时，又听见了两个人的脚步声。这回很快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和踩在石子路上的沙沙声。

“结仁，我把葵找来了。”

一回头，看见气喘吁吁的史人后面站着满脸通红的葵。

“奶糖会不会死啊？”

葵快要哭出来了。我不知道奶糖会不会死，不过，什么话也不说最好。

我拉着葵的手，让她在狗窝前蹲下来。然后，用两手夹着还在手里的奶糖的毛，小声念起了咒语。很快听见了史人和葵的声音。我把刚才在自己脑子里转悠的想法一股脑赶了出去，手掌用力夹住奶糖的毛。

天快要黑的时候，阿姨回来了。

别的房子已经亮灯了，可是只有屋子里没有人的葵的家，就像被剩下了似的漆黑一片。我们一直在念咒语，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的，在院子里等奶糖回来。阿姨的车刚一开进车库，葵就立刻朝驾驶席跑去。从车里下来的阿姨看见我们还没有走，好像有些惊讶，但和出去的时候相反，又恢复了以前和蔼的表情。

“妈妈，奶糖怎么样了？”

“你们还在这儿呐？奶糖虽然很虚弱，但总算还好，大概是天气太热的关系吧。看来即使它闹腾也得让它待在家里了。”

“这么说，它没事了？”

“医生说没事，不过要住两三天院，像人一样还打了点滴呢。”

“真的，没事了？”葵抓着她妈妈的胳膊问。

“嗯，真的没事了。结仁，史人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

们发现及时，就危险了。”

阿姨让我们俩回家，就进了屋子。玄关的灯啪的亮了。我清楚地看见了葵和史人的脸。两个人的表情都好像是吃了什么特别香甜的东西似的。

“结仁，谢谢你！”

葵突然拥抱了我。史人笑嘻嘻地瞧着我们。

“多亏了魔法呀。”葵的嘴抵着我的肩膀，说道。

刚才念了老半天咒语，我的嗓子渴得直冒烟。

星期一去了学校，感觉班里的气氛有些异样。

说不清怎么异样，反正同学们都神经兮兮的。坐在后面的桂子从我桌边走过时，一向对我看都不看一眼的，今天却眼珠子乱转，像是在找着什么，和我的目光对上时，竟对我说“啊，早上好”，但马上意识到说漏了嘴，低头去看打开的书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拿书本的时候，渐渐有点明白大家的目标是谁了，是千纮。虽说今天澪也黏在她的桌旁叽里咕噜地说个没完没了的，但千纮竟然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千纮那毫无兴趣的表情那么露骨，澪居然没有意识到，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和千纮要好的时候，没有感觉千纮是这样听我说话的。莫非我说话的时候，千纮的表情也和现在是一样的吗？

后面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回头一瞧，是伊田君走进了教室。吹口哨的好像是前川君。其他男孩子似乎不大会吹

口哨，发出“嘘嘘”的声音。

“干什么？”伊田君很不高兴，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前川君他们互相耳语着什么，将嘲弄伊田君的目光一齐朝着我这边投来。一瞬间，我立刻像前几天在竹枝前面的时候那样，浑身开始僵硬了，但仔细一看，他们的视线所及之处并不是我。不是我，而是千纮。

“你们俩过节那天，干什么去了！”

前川君这么一说，他周围的孩子们又吹起了口哨。星期六那天在葵家的院子里看到的千纮的背影一下子充满了我的脑海，就仿佛被人用球拍猛地拍了一下似的。

班里的孩子们都在看千纮。鸦雀无声的教室里，站在大伙儿视线中心的澪，有些不知所措。而千纮本人脸朝着前面，一只手支着腮，纹丝不动地待着。我能看见的只有她的后背，能够想象到她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千纮就连澪的百分之一的紧张都不会有的。肯定还是她那一如既往的微笑。

樱老师走进了教室，见教室里这么安静，吃了一惊。澪她们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怎么了？今天大家都很安静，发生什么事了吗？”

老师想要跟坐在前排的学生打听怎么回事，但是班长三宅同学一个劲地摇着脑袋，“没事，没事。”

“大家如果每天都像今天这样，老师可就省心喽。”老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然后，用平常说话的声音大声说了声“早上好”，便开始点名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千纮的后背看。她穿的蓝白点的上衣，恍然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似的。

到了快要放学的时候，节日那天发生了什么，渐渐明白了个大概。

从别人叽叽咕咕的只言片语听来的内容归纳起来，几乎与我所想象的情况吻合。这些只言片语与我的想象一点点对上茬时的感觉很舒服。不过同时，每对上一个茬，我就感到肚子附近的骨头像被一根根抽掉了一般疼痛。

这就是说，千纮和伊田君已经“好上了”。不过大家怎么起哄，他们俩好像没事人一样，照常说话，还一块儿去取全班的午餐来。一般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故意不和对方说话，或者尽量回避对方，而他们这样显得特别成熟。

也许是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他俩的身上的缘故，上周一直没有人理睬我，而今天似乎忘了这回事了。给我盛汤的时候，值日生小芝同学竟然破天荒问我：“多些？一般？少些？”“一般。”我回答。她才意识到跟我说了话，跟早晨的桂子一样。

第五节课是体育，千纮和伊田君分在一个篮球组，在篮球场里练习着。我的小组是下一拨，站在场外呆呆地瞧着他们。这时，听见有人对我说：“真遗憾呐，角来同学。”回头一看，是澪嬉皮笑脸地站在我身后。我懒得搭理她，又扭回了头。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和千纮要好的时候的情景，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千纮对我说过的那句“我帮着你”的话，到底算什么呢？难道我的感觉就可以一点都不顾及吗？难道她一开始就不打算顾及的吗？我不知道千纮心里是怎么想的。看着穿着黄色运动服，在场上直线运球过来的千纮，我在心里无数遍地重复着“为什么？为什么？”的问话。千纮投中了好几次篮筐。每投中一次，伊田君就拍手叫好。我的脑子里都被“为什么”占满了，快没有一点空隙了。然后“为什么”流向了我的嗓子、肚子、屁股、脚丫子，以及身上所有的部位。直到再也无处可流的时候，我用右脚狠劲踩了自己的左脚一下，这才感觉好受了一些。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了讨厌千纮。

班会一完我飞快地跑向了电梯。我讨厌千纮，凡是有关千纮的回忆全都让我觉得讨厌了。

在柱子前面等着的时候，我看见几个高个子男孩一边用运动帽拍打着史人的脑壳，一边走下楼梯来。史人光是嘴里说着“别打啦”，却丝毫不加抵抗，所以被他们打个没完。我看着心里生气，便闯进那几个男孩子中间，抓住史人的胳膊，拉着他往电梯口走。

“傻——蛋，傻——蛋，靠女的救命！还是个女巫！”

领头的矢口君追了过来，我狠狠地瞪着他，嚷道：“你才是傻蛋呢！就会欺负比自己小的吧？胆小鬼！一边去！”

我冲他们抡着饭盒袋，把矢口他们赶跑了。没想到说话那么大声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矢口君鼓起鼻孔哼了一声，扔下一句“你们让人恶心”，就走了。

史人惊讶得张着嘴看着我。好几个孩子从教室里探出头来，往走廊这边看，同样是看得呆若木鸡。我把史人拉到那个柱子跟前，飞快地说道："史人，这个学校里必须修理的混蛋太多了。到时候他们就是哭着来道歉，你也绝对不许原谅他们啊。"

"嗯……"史人摸着被敲打的脑袋，软弱地点点头。

"不许这样垂头丧气的。"

我拍了他的后背一下，"是。"史人挺起了胸脯，嘴也闭上了。

葵从楼梯上下来后，我们三个人立刻换了鞋，照样往家跑起来，比谁跑得快。

最近一直去葵家看奶糖，所以好久没有在我家的小屋里举行魔法师俱乐部的活动了。打开门后，感觉里面的温度更高了，葵和史人都叫着："哇，好热啊。"

关上门后，空气更加闷热了。不过，仿佛逃出了外面的世界，来到了只属于我们三个人的秘密的地方来了，我感到安心。还是从那个抽屉里拿出了手电筒一照，葵和史人好像也和我的心情一样，互相瞅着彼此的脸，嘿嘿笑。

"啊，真想赶快放暑假啊。"葵伸着大大的懒腰说道。

"葵，再忍耐一天就行了。明天的现在，我们已经放暑假了。"史人也伸着同样的懒腰说道。

"葵，奶糖怎么样了？"

"嗯，马上就要出院了。医生说，出院以后，夏天这段

时间，要让它一直待在家里。”

“这么说，已经恢复了？”

“嗯，虽然很危险，但是没事了。真是多亏了你们俩。不过，魔法的事，我没有告诉妈妈和别人。”

“嗯。谁也不要告诉。告诉他们的话，能力就会减弱的。”

我一边说着，想起了每天吃饭前念咒语时被妈妈他们瞧见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得让她们看不出来。

“奶糖看来没问题了，原本是练手的，谁知还挺见效，接下来该给人念了。”

“人？给谁施魔法呀？”葵探出身子问道。一点也看不出害怕的样子，可以说是干劲十足。

“千纮。”

听我这么一说，“什么？”葵小声叫了一声，沉默了。

“千纮？皆藤同学吗？为什么是皆藤同学呢？”史人提心吊胆地问。

“因为她爱撒谎。”我简短地答道。仿佛详细解释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似的。“因为爱撒谎，那个女孩。”

二人露出不知该说什么好的表情，互相瞧着对方的脸。

“史人，拿出纸笔来。”

史人犹豫着从书包里拿出了联系本，要翻页，刚打开写有咒语的那页，又改了主意，翻开了什么也没写的雪白的一页，递给了我。我接过来，故意翻开了最后那一页，只见救奶的糖咒语上面涂满了叉子。

“这叉子是怎么回事？”

我把本子举到史人眼前，史人又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低下头去。

“挨骂了？”

史人轻轻点点头。救奶糖的咒语上面，被碳素笔叉子涂得黑乎乎一片。

“等解决了千纮以后，就轮到这些家伙了。”

把史人的本子还给他，我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个练习本，这本子是专门用于课间的时候画素描的。在第一页上还有一张画，是和千纮一起画的身着连衣裙的女孩。我打开最后一页，写上了“皆藤千纮等着瞧。”然后，在这句话旁边写了“瞧着等纮千藤皆”，然后念了一遍。

“真够长的。”史人凑过来瞧着本子，“不能再短一点吗？”

“不能。”

“可是，结仁，这么做好吗？”葵担心地问，“万一千纮有个三长两短的……比方说受了伤，或者死了什么的……这样做不大好吧。”

“这我知道，可是我实在气不过。我只是想要千纮感到对不起我，哪怕是一点点，就行。”

二人瞧着本子结结巴巴地一遍遍地念着咒语。脑袋一会儿抬起来一会儿低下去的。天渐渐黑下来后，才终于背了下来，最后三个人一起背诵了起来。

这样反复背着咒语的时候，我感觉今天下午心里刚刚产

生的对千纮的新感觉，就像放在炉子上的雪团一样，在小屋刹那间溶化不见了。我和她一起画过画儿，一起聊过天，还约好一起去过七夕节的，可是为什么那个女孩子会这么轻易地把我抛弃了呢?

还说什么一起去丹麦呢，真是太可笑了。越念咒语，我觉得离千纮就越远了。那地方比丹麦还要远，远得简直回不来了。

结业典礼那天早晨，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因为，今天不用背那个沉重的书包了，挎着个袋子就可以去学校了。又不用上课，又不用吃学校的午餐，感觉就像去学校玩儿一样。每年的暑假，都是最让人愉快无比的时候，今年也是一样，只不过跟去年的心情稍稍有些不一样似的。

“结仁，早晨好。”背后葵跟我打招呼。

“葵，早晨好。”

葵今天也背了个小胡萝卜图案的白布包。

“这个包好可爱，第一次看见。”

“嗯，这是前几天妈妈给我做的。”

“嘿，真不错。”

我一边说，一边心想，我也该换个新的包了。我的这个包还是二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呢。是红格子的，背带还是明黄色的，感觉有点幼稚。

“啊，黄色的车！”顺着葵指的方向一看，马路上一辆

黄色的车刚刚开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黄车。

“结仁，你看见了吗？够大的吧，可能是外国车呢。”

“嗯，看见了。以前没见过这样的。”

“可不得了。今天绝对有好事吧！”

葵咧着大嘴，高兴地笑了。我拉起葵的手，使劲抡起她的胳膊来，都快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了。

早晨的班会上，樱老师点名之后，大家都去走廊上按照名字的顺序排队。因为去举行结业式的体育馆，各个班要列队进入。按照名字的顺序，姓“皆藤”的千纮就排在我的前头，当然，千纮一次头也没回。

到了体育馆，已经有一个班先到了。我看见个头矮小的“和田沢”史人坐在最后边。他那么矮，坐在最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吧。史人已早早进入了夏天，穿上了包着屁股的白色短裤，隐约能看见内裤的轮廓，一看就是一副招人欺负的打扮。干吗要特意穿成这样啊？我焦躁起来。走过他身边的时候，我稍稍皱着眉头回头瞧了他一眼，史人朝我笑了笑。

校长先生刚刚开始讲话，我就立刻对着前边的后背念起了咒语。千纮今天穿了件轻飘飘的粉红色上衣，脖子后面还有个白色的大蝴蝶结，从来没有见她穿过。我心里想，真让人着迷啊。也许结业式结束后她就会跟家人一起去旅行吧。我家据说是因为爸爸工作忙，今年盂兰盆节只去住在临街的奶奶家。奶奶家虽说会见到好多堂兄妹，也挺热闹的，却没有一点旅行的感觉。

我意识到自己漫无边际地遐想起来，便集中精神念起了咒语。“瞧着等纮千藤皆”，“瞧着等纮千藤皆”，“瞧着等纮千藤皆”，“瞧着等纮千藤皆”，再使劲点，“瞧着等纮千藤皆”，“瞧着等纮千藤皆”，“瞧着等纮千藤皆”……

就在我换气的时候，看见面前的白色蝴蝶结左右摇晃了几下，便突然消失了。四周骚动起来，有人叫了声“老师！”

千纮脸色通红地倒在了我面前。樱老师穿过学生队列跑了过来，抱起千纮喊着“皆藤同学”，可是，千纮只是难受地哼哼着。校长先生停下了讲话，二班的城田老师背起千纮，朝礼堂大门走去。

骚动安静了下来，校长先生又开始讲话以后，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刚才千纮站过的地方，空出了一个人的地方。这儿似乎像是篮球场的中央，画着一个白色的圈，仿佛在说“请你站在这儿”似的。

典礼结束后，在等着按顺序走出礼堂的时候，我伸着脖子往后面巡视，想找葵和史人。我稍微从队列里一探出头来，只好碰上了正在瞪着我的澪。

终于从好多脑袋中找到了葵，她的脸上却没有笑容，只是盯着我的，微微点了一下头。

保健委员美贵把千纮课桌上的一堆作业本归拢得整整齐齐，和挂在她桌边的布包一起拿到保健室去了。

樱老师说，千纮并没有死，好像是叫什么“脱水征”的因水分不足引起的轻度贫血。我还真是不知道她有这个毛病，据老师说去年和前年，千纮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晕倒过。

“皆藤同学没事了。大家也要好好吃饭，多喝水，不要得那种‘苦夏’的病。还有，要按时来游泳。好了，那么下个学期见，大家都健康地来学校吧。”

然后，唱完了歌，大家道了别，第一学期就结束了。“脱水征”要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暑假期间一直不好吗？说不定下个学期也好不了呢？我想问问老师，可是老师道别之后，就立刻走出教室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千纮这件事。晕倒是因为我的咒语呢，还是由于千纮自己身体的原因呢？我觉得如果是咒语的原因的话，那么自己肯定做了件坏事。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千纮就不会像我期望的那样对我说“对不起”了。我所做的，不过是让千纮的身体出毛病，在典礼的时候晕倒而已。望着被背出去的千纮，我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倒像是干了什么坏事，等着挨骂的那种怪怪的心情，充满了身体。

不过，如果千纮晕倒仅仅是身体原因的话，我就没有必要这么自责了。这就等于说是我们的魔法没有见效罢了。我可不愿意这么说，这么扫兴的话我不愿意说。

“奶糖今天出院。”回家的路上葵说道。

我感觉奶糖的事就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一样。

“嘿，太好了。”我和史人都说，然后就没话了。葵也好像在想别的事。

“吃午饭以前，能来我家吗？”

葵和史人都“嗯”，点头。

一到家，我先让他俩在小屋那儿等着，我要先进屋一下。妈妈好像出去了，大门锁着。没办法，我伸手从墙根儿的花盆底下摸出一把钥匙。这个藏钥匙的地方是只有我和妈妈、哥哥三个人知道的秘密地方。

我上了二楼，从散乱地摊在桌子上的本子里拿了一个，回到院子里来。葵和史人正挤着坐在小屋的一小块儿阴凉地儿里。

我打开了小屋的门，二人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进了小屋。史人白色的短裤沾了杂草和土，脏兮兮的。就连他脚上的美洲豹运动鞋，也不知是从哪儿沾上了好多泥巴，昨天可是干干净净的。

我关上门，找出了手电筒。在手电筒的光照里，二人的表情都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紧紧闭着嘴，仿佛没有呼吸一般。

“我们，是不是真的会魔法了呀？”葵很郑重地问道。

“不知道，说不好。还得多试验才行。”

“那个，对千纮就免了吧。还是换个更好玩儿的试验吧。比方说变出点心啦，变成透明人啦，没准能成呢。反正在这一类好玩的事上练习练习吧。”

“你觉得皆藤同学会怎么样？”史人无视葵的建议，

问道。

“老师说，没事了。”我答道，“老师说是‘脱水征’，去年和前年都得了。”

“不会死的，对吧？”葵小声问。

“当然不会死啦。”我像说给自己听一样，又说了一遍“不会死”。

二人叹了口气，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葵像往常一样，爽朗地说：

“咱们以后还是不要对人使用魔法了吧，我老觉得挺可怕的，还是练习练习变点心的魔法吧，想吃多少，就变多少。”

“好容易学会的魔法，用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多不合算呐。”史人推了推眼镜，说道。

“可是，要是不多多练习的话，就该忘了怎么变了。是吧，结仁？你说怎么办？”

听着二人的对话，我觉得治愈奶糖、让千纮晕倒的我们的魔法，就像时间一到，就会流光的沙漏里的沙子，又像数量已固定了的一盒鸡蛋一样。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是我，无论葵还是史人都是这么想的。

“我拿来了这个。”

我把夹在本子里的黄色许愿条递到二人眼前。这就是那张放在课桌里的空白的许愿条。在这个本子的别的页里并排夹着伊田君的许愿条和我的许愿条，不过，我没打算给他俩看。

“在这上面写上魔法师俱乐部的誓约。”

“誓约？”葵一脸的迷惑。

“写下这样的内容怎么样？三个人的心愿实现之前，魔法师俱乐部一直存在。中途谁也不许退出。”

“什么？”二人都嘟囔了一声，便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史人说“我能做到”，葵也说“明白了，我也能做到”。

三个人的心愿实现之前，魔法师俱乐部不得解散。

我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能写粗字的签名笔，写在了黄色的许愿条上。然后取出剪子剪成三段，分别写着“三个人的心愿实现之前”“魔法师俱乐部”“不得解散”。按照生日先后的顺序，我拿了第一段，第二段给了葵，第三段给了史人。

“这就是咱们的誓约，大家要收藏好，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任何人？”

“嗯，无论是谁。只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

二人用同样的叠法将许愿条折起来，轻轻攥在手心里。然后三个人对视着笑了。我即使不使用“读心术”，也知道他们二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像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一样。同样，他们也一定和我一样。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靠得住的。

不知谁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葵笑着说“讨厌”。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嗓子也渴了，真想舒舒服服地待在凉爽

的空调房间里，因为已经放暑假了呀。

“好了。现在解散！”

我关上了手电筒，打开了门，刺眼的太阳光晃得人什么也看不清。我们的身体就仿佛要“砰”地弹到空中，混入夏天的空气里去似的。

我瞧着他俩跑回家去的方向，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一般，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家里。为了不得“脱水征”，我一口气喝了一杯水，又喝了一杯，不管喝多少，嗓子还是发干。

低头一看，在体育馆里看到的那个白色的圈圈，仿佛也出现在我现在站着的厨房的地上。



第二章

在铁栅栏那边有几个穿着短袖的人，又是蹲下，又是跑动，又是叫唤，又是跳跃的。有时还能看见穿长袖的家伙，还有倒在地上不起来的家伙。不管是做什么，远远望去，他们都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我靠在梧桐树上，用鞋底“嚓嚓”地蹭着树干，眺望着校园正中央的足球场，眼睛追逐着沙尘飞扬中追着球跑的那团人。伊田君的身体就仿佛用特殊的线勾勒出来的似的，明显突出于其他的人，看得很清楚。他飞快地追着被踢到半空中的球，我屏住呼吸，盼着能跑到界外这边来，可是，球在即将滚到白线的地方，被他灵巧地勾了回去，又转身朝场内跑去了。

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的史人冒出了一句：“请过来，伊田君。”

史人膝盖上摊着贴着图书馆标签的文库本，两手交叉在

脑后。两条腿懒散地叉开成八字形，对着校园方向。他的腿显得好长。在他的鞋和裤腿之间露出了深蓝色的袜子和幼稚的皮肤。

我默默地挨着史人坐了下来。坐在这个延伸到学校的校园外面的梧桐树荫下的长椅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栅栏那边的校园。史人的目光定在其中的某个地方，一动不动。

从我们的长椅后面传来脚步声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那笑声格外的响亮，如同敲击铁琴发出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四个女孩子站在不远的地方。最靠后的女孩子脸红红的。

我瞧着她们，不知她们要干什么，于是，被右边的个头高大的女孩子瞪了一眼。史人回头一看，四个人慌忙快步往街里跑掉了。

“又是史人的粉丝吧？”

“什么？”

“史人的粉丝啊，那几个女孩儿。”我指着她们的背影说。

“才不是呢！”史人回答，视线又落到了腿上的书上去了。字很小，好像是很难懂的书。

“史人，暑假参观的高中，你定了吗？”

“还没呢。结仁呢？”

“我也没定呢。那种事，我不太愿意费脑子。”

“也是。”史人笑了。不知是什么卡了他的嗓子，轻轻咳嗽了几声。为了呼吸，史人抬起了头，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长长的脖子上的凸起的喉结。一上初中，史人就不带那副

圆圆的眼镜了，换成了隐形眼镜。打小就是他最拿手的可怜巴巴的模样，也几乎看不到了。如今，再也没有人笑话他，打他了。虽说那个经常受人欺负的史人，只不过个子长高了罢了。

从初一的秋天开始，突然蹿起个儿来，不再是那个脸蛋圆乎乎的史人了，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让女孩子们偷偷窥视的男孩子了。但是他本人根本不当回事，完全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又是修眉，又是弄头发的。

“葵，真够酷的啊。”不知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瞅他，史人的视线投向了校园最远处的田径部练习场，穿着白色T恤衫和蓝色校服短裤的葵，刚刚跳进沙坑里。

“她干吗要进田径部啊……”我刚说了一半，就看见在沙坑附近的一个男生伸手把葵拉了起来。葵的表情看不清楚，和那个男生说着话，朝起跑的地方走去。

“他是谁？”我问史人。

“不知道。”史人立刻回答。

回到起跳点的葵，又跑了起来，到了白线处，身体向前倾斜着跨着大步，跳进了沙坑。

“葵这么又是跑又是跳的，有什么好玩的，又脏又累的。”

“是啊。”史人又翻开了书。

我从书包里拿出了素描本，打开了新的一页。今天画什么好呢？环顾了一遍四周，决定画在栅栏里面的，露出地面一半的轮胎和轮胎前面的一块平面石头。我移动起了铅笔，

不大工夫，和眼前相差无几的风景就出现在了画面上。要是不用学习，整天都能这么画画儿就好了。

我和史人都参加的是生物部，因为我俩都不喜欢跑跑跳跳的。“像我哥哥那样，大家去当‘幽灵部员’吧？”虽然这样邀请过葵，可是，葵自己参加了田径部的体验课，之后就成了部员。

“加入了田径部的话，三天两头的活动，咱们三个人就很难聚到一起。”在提交入部申请的头一天，三个人坐在这个长椅上的时候，我这么劝阻她。

可是，葵一边高兴地笑着说“我要学跳远”，一边使劲系紧了带气垫的运动鞋鞋带。

“那咱们仨就不能一起回家了？”

葵耸耸肩问：“可以等等我吗？”

结果，每天我和史人就这样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然后三人一起回家。

中学比小学离家远，所以，每天等葵活动完了大约走近二十分钟，一边聊天一边走回家。现在依然时常在我家的小屋里度过吃晚饭前的时间，或者相互报告在学校里遇到的奇怪的情况，要是没有什么可报告的话，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做了什么梦等等。有时候因刚才活动太累了，葵说着话就睡着了，但我和史人也不叫醒她，用手电筒照着她的脸玩儿。虽说不做以前的“读心术”练习了，但是，谁要是丢了什么东西的话，就用缝纫机线拴一个五日元硬币，来寻找丢失的东西。不过，现在谁也不说我们是“魔法师俱乐部”什

么的了。

“对了，”我说道，史人从旁边伸过头来，“前几天姐姐说她丢了个耳环，她说谁要是帮她找到了，给谁一千日元。试一试看？”

“可以呀，给一千呐。怎么花呢？”

“买冰激凌吃吧。一个人可以买三个呢。”

“吃三根，肚子要坏的。”

“真差劲，史人。”

热乎乎的风吹过来。柏油马路上因白天吸入的热气，而热气腾腾的，但树荫下很凉爽。初夏的傍晚，待在这个舒服的地方，瞧着匆忙赶路的人们，心情十分舒畅。既不想去教室也不想回家，想在这儿一直坐下去。可是，天色暗了下来，屁股也坐得疼起来。

“嘟嘟”的哨声响起来，正在活动的田径部一下子在校园的角落里集合了。操场中央的足球部，照样继续着。

“好像结束了吧。”

史人在我旁边打了个大呵欠，伸向天空的胳膊慢慢地落了下来。

“史人，在那个沙坑里折腾，弄一身臭汗，和在这儿干净的坐着比起来，绝对是咱们这样好，对吧？”

“嗯，那是当然。”

“你也不想那么累吧？不想那么脏吧？”

“嗯。”

“可为什么葵要那样呢？”

好像解散了的田径部开始收拾练习场上的隔栏了。葵贪多地两手拿了四个。

“也许是想要留个回忆吧。”史人自言自语道。

“那也不一定非要进田径部啊。”

“猜不出来了，除了这个。”史人把文库本收进了书包。“今天，想不想去土堤？”

“啊，土堤？”

“葵今天结束得早。”

史人抬起头仰望天空，嘟囔着，好累。只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的，我不由得移开了目光。

葵在天蓝色的低矮建筑里的更衣室里换完衣服，和田径部伙伴们一起从那个建筑里走出来，走出校门的时候，和她们挥手告别。我和史人故意不看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的葵，等着她先叫我们。

肥皂味儿的去汗剂的气味随着热风钻进了我俩的鼻孔里。“让你们久等了。”背后响起了葵的声音。

葵来到了长椅前面，虽说是运动后，却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从裙子下面露出来的腿是纯粹的小麦色，而脚脖子却一下子收紧了，正如史人所说的，很酷。

“葵，辛苦了。今天很早啊。”史人站起来说道。

“嗯，因为今天老师出差。”葵将短短的刘海随手往上一捋，说道。

“史人说想去土堤，去不去？”

“好啊，走吧。说起来最近一直都没有去啊。那个女巫还在不在呀？”

葵已经迈开了步子，我和史人也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我在中间，葵在右边，史人在左边。这个排序从小学时就是这样。

“你行吗？从这儿要走很远呢。”史人越过我的头顶问葵。

“怎么不行？”

“我想你刚运动完，一定特累吧。”

“一点也不累！我还能绕着操场跑十圈呢。”葵使劲抡起了没有背书包的胳膊说道。

“葵，你怎么这么精神啊？”

“因为我喜欢运动啊，感觉特别舒服。”

“出汗不觉得难受？”

“正相反，出汗才舒服呢。结仁也参加一项运动就好了。”

“我可不喜欢，就喜欢看。”

“结仁从小就是这样。”葵笑着说道。从她那浅茶色的短发下边露出了厚实的大耳朵。葵一上中学就干脆地剪掉了长发，她似乎已经不再崇拜我的姐姐了。近来一直留着不到肩膀那么短的娃娃头。我暗想，还是以前的发型好看。

“对了，刚才那些女孩子在打听史人呢。”葵压低声音说。

史人没有反应，我便问她：“喜欢史人什么？谁呀？”

“田径部的女孩子们说，有人喜欢史人。好像是A班的一个女孩儿喜欢史人。”

“喜欢史人哪儿呀？那孩子。”

“不知道，可能是外貌吧。”

“光是外貌？”

“不知道是不是光是外貌，不过，长相挺重要的，嗯。”

我瞟了一眼史人，见他两手插在屁股兜里，呆呆地望着天空走路，仿佛我们谈论的不是跟他有关系似的。

“喂，史人，你怎么想的呀？”

“什么呀？”史人依然用望着远方时那样的焦点模糊的眼神瞧着我。

“我问你呢，有人说喜欢你的外貌。”

“嗯。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法子，小心别遭到围攻就是了。”

“不会的。”史人又将视线移回了天空。

“奇怪，怎么是史人呢？上小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注意他呀。可是现在，连惠子前辈都说史人很可爱呢。”

“可爱？什么话！女人怎么说男人可爱呀？”

我虽然嘴上不服气，但是听到别人这么评价史人，心里觉得挺自豪的。我老早就知道史人的优点，比别人早得多。最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史人还是我的好朋友。

“快看，只有结仁的影子矮了一截。”

葵指着前面马路上三个人被拉长的影子说道。的确，唯

独我的脑袋就像被铁锹拍了一下似的，凹了进去，我只有一米五二，可是妈妈和姐姐都有一米六五呢。不知什么时候葵也长到了一米六一，而史人都快一米七了。

“你们俩每人分给我四公分，我就一米六了。”

葵笑着说“给你给你”，史人搞笑地把手伸到我的脑袋上，竖起了两根天线。

女巫住的土堤周边已进行了修整，变得可漂亮了。

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河流和土堤之间的荒地上，铺上了像人造的似的草坪。以前那地方可怕得没有人敢靠近，现在一到星期日，就有一些孩子来这儿玩球。不过，大桥下面的女巫住的地方还是没变，依旧终年长着一人高的杂草，也搞不清那里面有没有她的房子，只有那一块孩子们还是不敢靠近。

平常日子，傍晚的时候到土堤来的也只有那些遛小狗的叔叔。我们朝着大桥的方向，在土堤上走着。夕阳正照在我们的脸上，前面晃得看不清楚。回头一看，笼罩在橘红色夕阳下的马路和街景，犹如打开了一本大影集，布满了我们的视野。“你们快看呐。”我让他俩也回过头来，三个人倒着走了起来。

“这是这个城镇最美的景色吧。”我说。

“我还知道一个更美的景色呢。”史人听了，说道。

“什么，更美的景色？”

“还是冬天的夕阳更美呀。天空混杂着五颜六色的，看着不由得感到痛苦。”

“为什么觉得痛苦？”

“不知道。不过总觉得有道理痛苦似的。”

“有道理痛苦？”葵“扑哧”笑起来。

也许是史人看书太多了吧，经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笑死人了。

“我觉得在练习跳远时，起跳那一刹那的景色是最美的。”葵向前伸着胳膊说道，像要把风给吓退似的。可我还是体会不了。

“那你只能看见校舍和垒球部的女孩子们呀，一点都不好看呐。再说，跳起来的时候，哪有工夫看风景啊？”

“可是，我跳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能看见景色呢。只觉得美丽的景色刷地闯进我的脑海里来。”

“可是，那些是只有葵自己才能看见的景色啊。别人不觉得好看的就不好看。”

“是吗？可是，也许正因为只有我自己能看见，所以才觉得好看吧。大家都能看见的，就不觉得好看了。”

最近，和葵说话，经常像这样怎么也谈不拢，我虽然没有生气，却闭上了嘴。葵所说的只有自己能看见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呢？无论是从教室的窗户里面看见的樱花，还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看见的白雪皑皑的远山，我所能想到的都是大家能够看到的景色。

“土堤的女巫不会已经死了吧？”葵猛然正过身去说道。

“寒冷的天气也许会冻死，但人是热不死的。”史人也

正过身去了。

我觉得眼前的景色不看太可惜了，仍旧一个人倒着走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很久以前了。好像是去年寒假吧？还是前年呢？”

“很可能已经不在这儿了。”葵答道。

“为什么呀？女巫怎么会死呀。”我不高兴地反驳。

“我觉得她没有死。好了，到了。”

葵抓着我的胳膊肘，让我转过身来。

虽然草坪已经快要铺到大桥下面了，但是，有一块地方，密集生长着和我的身长差不多高的野草，像是在保卫那块地方不受草坪的侵犯似的。

“好了，下去吧。”我带头走下了土堤。由于没有路，只好选择野草低矮的地方绕着走。等着二人都下来之后，我小声说道：“真静啊。”

二人都露出异样的表情点了下头。为了不发出声音，我们一直踩着草坪走到了草坪尽头，正如在土堤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杂草长得密密实实的，就像墙壁一样，那浓重的绿色，令人感觉一踏进去，就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似的。

我们沿着野草边屏障往前走，走到了一块浓绿色稍微浅了一些的地方。只见地面上有一些被踩得乱七八糟的草。女巫一定还住在这里。我回头朝他俩点点头，然后一点点拨开面前的像屏障一般的野草，从指尖到胳膊，草叶的干燥触感让人觉得很舒服。我的胳膊肘和肩膀已经进入了草丛，可是，手指却什么也摸不到。后面的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

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哐当”一声，吓了我一跳。我慌忙收回了胳膊，接着又“哐当哐当”响了两下。我被后面的两个人抓住胳膊，纠结在一起往土堤上跑。

一直猛冲到了土堤上边，三个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但还是忍不住笑，难受极了。

“女巫，还活着，是吧？”

我坐在地上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他俩也和我一样坐在地上“是啊，是啊”的一边笑一边回应着。夕阳还映照着街道，二人的笑脸看得一清二楚。我希望这样的时光再延长一些，就干脆躺倒在热乎乎的水泥地上了。

“啊，结仁，衣服会脏的。”葵说。

“没事。”我闭着眼睛答道。我听见旁边有人“咚”地躺倒了，就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只见葵咧着嘴，仰面朝天的躺着。在我的另一边，史人也躺下了。水泥地的热度渗入后背，闻着浓浓的草味儿，三个人仿佛要变成土堤了。一想到女巫大婶还住在那片草地里，我就高兴起来。现在我还经常想象着自己像她那样一个人住在河滩上，一天到晚画着素描。

我住的小屋旁边是葵和史人的小屋，夜晚，三个人围着火堆吃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心里很清楚，却无法停止这样的幻想。可是，现在听着身边两个人的呼吸，又觉得这梦想说不定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能实现呢。

一回到家，像以往那样，哥哥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间，他是绝对不会离开沙发的，就仿佛不在那儿待着，他就不能呼吸似的。他右手拿着遥控频繁地换台，从没有一个节目看到头的。就像是一直在等着看某个不知是哪个频道，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特别重要的节目似的。最近哥哥还经常在沙发那儿吃饭。瞧他对电视那么热心，以至于我都怀疑他是不是通过电视机在和谁通信呢。奇怪的是，对这样的哥哥，妈妈却一点也不生气。

“哥哥，我回来了。”

我站在沙发旁边，而哥哥只是“哦”了一声，连拍我的屁股这一动作都省了。尽管是夏天，他却脸色苍白，大概是一整天都在空调房间里的关系吧。我满头大汗地走回来，觉得这凉爽的房间简直像是天堂，可是过了没十分钟，就觉得太凉了，所以，我总是在短袖外面再套上一件薄毛衣。妈妈和姐姐也一样，虽说外面热得受不了，可是在房间里大家都穿着长袖衣服。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晚饭。今天妈妈干活的面包店休息，所以，能吃到现做的米饭了，这么一想，我顿时觉得肚子饿了起来。妈妈做饭时，总是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所以好像没有听见我回来。

放在烤箱旁边桌子上的黑色收音机，正播放着一个男人演唱的英文歌曲。沙哑的歌喉像醉鬼似的，整个就是不着调的烂歌。

妈妈今年又瘦了一圈，我心里想着，看她的背影就像一

支黑色的铅笔，头发剪得像男孩子那么短，老是穿着黑色的裤子。和妈妈相反，姐姐倒是变得越来越花哨了，对什么都兼收并蓄似的。妈妈以前戴的泪珠形状的银耳坠，还有并排三个珠子的戒指，现在已经彻底属于了姐姐。妈妈现在也不怎么爱生气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变成了听话的好孩子了呢，还是妈妈工作忙起来了，顾不上了呢？

“结佳，你怎么了？”

我正发呆的时候，被突然回过头来的妈妈看见了，我不由得笑了。“笑什么呀？”妈妈用手巾擦了擦湿漉漉的手。

“没事。”

“怎么搞的？老发呆。”

“不是老发呆，是偶尔。”

“啊，偶尔。”妈妈回过身去，揉起了盆里的什么东西来。

每当妈妈用力时，右胳膊就浮现出细细的青筋。哥哥、姐姐还有我，都曾经被这细细的胳膊抱过，真叫人难以置信。那细细的胳膊就连揉盆里的东西都那么费劲的样子，她是怎么抱起我们，拽动我们的呢，又是怎么把我们放进浴缸里的呢？

“我跟你说个事，”妈妈回头对我说。右手上粘了好多红白掺杂的东西。

“什么，妈妈？”

“稍微小点声。”

妈妈冲着收音机抬了抬下巴，我朝左拧了拧旋钮，降低

了音量。醉酒男人的歌还没有唱完。我想把它关掉，可是妈妈说耳朵旁边没有声音嗡嗡着，就心神不定，所以，在厨房的时候，绝对开着收音机。

“是这样，下个月小松就辞工了。妈妈在新人来之前，周一到周五可能每天都要去店里了。所以，以后每天就只有你和慧治两个人吃饭了，没事吧？”

“嗯，没关系。以前妈妈去店里的时候，我和哥哥也吃上饭了呀。”

“是吗？抱歉呐。我会带些店里卖剩下的面包回来的，先忍耐一段时间吧。”

“没事。可是老吃面包该发胖了。”

“不会的。那就拜托了，从下个月开始。”妈妈又朝收音机抬了抬下巴。

我往右一拧，男人的歌已经唱完了。节目主持人飞快地说着英语。

妈妈去临街的面包店干活是我上中学后不久的事。妈妈大概是早就打算等最小的孩子上了中学就出去工作的。

为什么妈妈想要出去工作，我完全理解不了。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多美呀，点心随便吃，还能睡午觉。看看爸爸就知道，工作有多辛苦了。假日他总要睡上一整天，不然就歇不过来似的。晚上也回来得很晚，最近，只能在早上才能见到爸爸。和以前不一样，爸爸现在连早上都显得很疲惫。有时候实在太忙了，都回不了家。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妈妈和店里的人说好，每周一、

三、五三天，干到晚上七点。可是收拾干净后，加上骑车回家的时间，到家已经快八点了。每逢这三天，我就蒸好饭，把妈妈早上做的菜热一热，和哥哥两个人吃饭。上了大学的姐姐几乎每天忙于去小酒馆打工，不打工的日子就去男朋友家过夜。爸爸每天回来都很晚，当然不能一起吃了。

一想到以后每天都要两个人吃晚饭了，虽说有些寂寞，但是和哥哥两个人倒也挺自在的。哥哥从不问我学校的事，我在客厅里闲待着他也不说什么。而且，有不会的作业还帮我做。哥哥这么聪明怎么没像姐姐那样考上大学呢？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电视呢？我想要问他的问题太多了。

不过，正如哥哥不管我一样，我也不想打扰他，让他自己安静地看他的电视好了。

因为我早上爱睡懒觉，妈妈给我的房间里放了三个闹钟。

每天早上，当三个闹钟的不同音乐响起时，我总是一边沉浸在梦境里，闭着眼睛把它们一个个关上，一边想，到底为什么必须去上学呢？我每天晚上都要做各种各样的梦。早晨一醒来，趁着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就伸手去拿枕头边的占梦词典，查查那个梦意味着什么，记在心里头。查着查着就迷糊了起来，最后被进房间来的妈妈使劲晃悠一通“快起来”，这才起床。

今天也是这样的过程，在妈妈无可奈何的目送中我离开了家。我快步走过梧桐街树，刚一进校门，就听见后面有人

叫我。

“结仁，早上好。”

原来是阿佐子。肥大的水兵服衬得她越发瘦小了，估计是家长特意买得大了一些吧，其实阿佐子的成长总是赶不上衣服。

“早上好，阿佐子。今天也快晚了，去医院了？”

“嗯，去了。”阿佐子一边瞧着教学楼上的大钟，一边沉稳地说，“还有五分钟。”

她的口气一点都不慌张。她那漆黑的小瞳仁总是湿润润的，像刚点的眼药，眼看就要滴落到粉红的脸颊上似的。

我和阿佐子成为好朋友，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身体不好，第一学期基本休学，第二学期来上学以后，我俩常常因为同是多余的人而接近起来。渐渐地就被别人看做是一对难妹难姐了。那时候我和其他女孩子也谈不来，课间差不多都是自己画画儿。而阿佐子特别喜欢看我画的奇形怪状的生物啦、女巫的家啦，而且她还喜欢给这些画编故事，起名字。开始我还有点烦她，不过，阿佐子的行为举止中有着与她那纤细的身体同样奇妙的轻盈，和她在一起，我渐渐感到了又一种和史人、葵在一起时不一样的轻松感。也许是老师为了照顾我俩，也许是偶然的，阿佐子和我后来一直在一个班，所以，估计明年也会分在一个班的。

“结仁，你参加了夏令营吧？”阿佐子突然瞅着我的脸问道。

“嗯，其实也不太想去。怎么，阿佐子去不了吗？”

"还说不好。医生说可以的话，就能去。"

"嘿，你要是能去就好了。不过，我真不想去。"

"为什么呀？"阿佐子马上提高声音问道，"还有篝火晚会呢！"

"可是，干吗要围着火堆又唱又跳呢？我不喜欢。"

"也是，可是……"阿佐子忽然咧开嘴，又白又细的胳膊碰了我的胳膊一下。

"什么？"

"结仁，你没有喜欢的男孩子吗？"

"没有，没有。"

"真的？"

阿佐子盯着我看，我躲开了她的目光。我觉得在我的眼睛里，肯定已经映出了伊田君。

"阿佐子呢？"

"嗯，我也没有。我们班的男孩子，都看着让人烦。"

"别的班的呢？"

"嗯，别的班的，那个……"

阿佐子吸了口气，正要对我说什么的时候，铃响了。是早班会开始的铃声。

"结仁，你先走吧。要不又该挨训了。"

"没事，我不想跑，跟你一起慢慢走吧。"

医生说阿佐子不能跑，所以体育课她总是见习。我只要和阿佐子在一起，就总觉得有人在说"你也不用跑，不用赶着去上课"似的，感觉特别的安心。

我从走廊的窗户往教室里一瞧，果然老师已经开始点名了。

我和阿佐子对视了一眼，然后我在前头，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教室。班主任坂江老师扫了我一眼，没有停止点名。我的座位是靠窗户那行的最后一个，阿佐子是靠走廊的正数第三排。我们俩轻轻地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横田同学。”

“到。”被点到名，阿佐子小声地答应道。按发音顺序排名，排后面的真合适，我心里想，可是没有办法，我的名字早已叫过了。

“好了。还有角来同学，迟到已经快十次了，以后要注意。”点完了名之后，坂江老师毫无表情地说道。戴着一个大大的银边眼镜的这位老师从不开玩笑，也不爱笑。

“还有就是，快要到夏令营了。明天的班会上要决定分组和表演节目的人选。怎么分派，要在明天之前，以班委为中心，先商量一下。最好明天班会的时候能够都定下来。”

坂江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就纷纷和同桌，或回头和后面的人说起话来。

“好了，今天一天也要好好学习啊。”

老师一走出教室，男孩子就大声嚷嚷着“我去炊事班”“我当领队”，有的在黑板上乱写起名字来。女孩子们则意味深长地互相点头，教室里又乱了起来。我觉得很郁闷，朝阿佐子瞧了瞧，她谁也不搭理，正低头翻看着课

本，我放了心。

“公主的角色，我觉得皆藤同学合适！”近藤同学站起来，扯着嗓子喊道。

“傻——瓜。现在还没到班会呢。再说了，哪儿来的公主角色呀。”正在黑板上胡乱写字的黑泽君，不住地瞅着近藤同学说道。

“就是班级比赛的节目呀，咱们班肯定还是演戏剧吧。虽说还不知道演什么，可是，如果演的话，公主只能由千纮来演呀。或者说，既然千纮在咱们班，不演戏剧多可惜呀！”

“这么说，你演马夫喽？”

黑泽君模仿着马的模样，使劲拉长上颚，近藤同学一边说着“讨厌死了”，一边拿起饭盒袋朝他扔过去，于是教室里更热闹了。可是，被推荐的当事人却用手支着脸，笑而不语。

我已经不再叫她“千纮同学”了。曾经和她要好过，就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似的。我和皆藤同学不再说话后，从第二年开始一直不在一个班里。今年才又分到了一个班的。我还为此稍微苦恼了一番。到底是装做完全不认识的人，将以前的交往忘得干干净净，跟她搭话呢，还是完全不理睬她呢？不过，在教室里一见到她那成熟的样子以及和其他女孩子完全不同的气质的时候，我被她的气势给压倒了，找她说话根本不在我选择的范围之内了。而皆藤同学也仿佛没看见我似的，去厕所啦，在

走廊里碰见时也从不看我一眼。

皆藤同学比小学的时候变得更漂亮了。漂亮得尽管不想看她，可是一旦看见了她，就再也不想移开眼睛。她的头发也留长了，胸部也圆鼓鼓的，和其他女孩子比起来显得很突出。而且个子也长高了好些，一如她祈祷的那样。虽然还只是二年级，但是在我们这个学校女生当中，个子最高的当属皆藤同学了。按理说她应该参加排球部或者篮球部，可她却参加了最无聊的缝纫部。不过，她依然还是各个年级男孩子们关注的目标。放学后，只要从家庭科教室外面走过，准能看见两三个男生在探头探脑地从窗户偷看她上缝纫课。

“千纮，行吗？你同意吧？”

“嗯？”突然被人征求自己的意见，皆藤同学反问道。

“公主的角色只有千纮能扮演呀。千纮一出马，绝对拿冠军了。”

演节目也有获奖这一说？我觉得烦得要命。

“大家都赞成吧？”近藤同学看了一圈说道。女孩子们都点头赞成。黑泽君虽然拿着粉笔，直撇嘴，也一个劲地偷偷瞅着皆藤同学。

“怎么样？皆藤同学，演吧。”

她本人把支着腮帮子的胳膊往前一伸，歪着头想了想，低声却很清晰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要是没有别人的话，可以。”

大家立刻“吧唧吧唧”拍起手来，嚷嚷着“这回肯定赢”“绝对冠军”之类。阿佐子也侧着身子朝后面拍巴掌。

对演节目得第一名等等我都没兴趣，不过，倒是想瞧瞧皆藤同学演的公主什么样。所以，也跟着大伙不出声地拍手。

第一节课是音乐。我和慢悠悠地准备去上课的阿佐子最后一个走进音乐教室，老师还没有来。不过，女生们都围在钢琴周围唱歌。唱的是现在电视剧里经常放的，特别流行的一首爱情歌曲。弹着钢琴给她们伴奏的是皆藤同学。歌声虽不好听，钢琴声却像听CD似的，悠扬婉转，弹得非常好。男孩子们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一边说话一边瞧着钢琴的方向。

“啊，我喜欢这歌。走吧。”

阿佐子拉着我的手往钢琴那边走。我最讨厌这样了，加入那群一齐晃动着肩膀，唱着甜腻腻的爱情歌的女孩子里去，我死都不乐意。我真恨不得有颗炸弹掉到那个角落里。可是，坐在座位上的全都是男生，只有我一个女生在座位上的话，怪难为情的。没办法，只好听任阿佐子拽着，加入那群调门低下来后，唱得更加起劲的女生中去了。歌词记得八九不离十，我光张嘴不出声，假装唱起来。

正要开始第二次合唱时，老师进来，吃了一惊。我可得救了。女孩子们一下子都散了，只剩下了皆藤同学。

“皆藤同学弹的吗？真不错啊。”

“不好意思。”皆藤同学轻轻低了下头，便回到了座位上。她就像芭蕾舞女演员那样高高地昂着头，笔直地走路。

为了消除残留在脑子里的讨厌的歌曲，我胡乱地翻着课本，旁边的仓持用自动铅笔头戳了戳我的胳膊，说：“角

来，你根本没有唱啊。其实，那种歌，你一丁点儿也不想唱吧。”

仓持平时最喜欢挑别人毛病，还自鸣得意的，特别让人讨厌。

“没有啊。”我回答，但心里还是一激灵。我还以为没人会看出来呢。

“我要是女的话，死也不会唱那种烂歌。”

我很吃惊，盯着仓持的脸看。

“为什么？”

“不舒服啊。”

“哪里？”

“歌词和唱歌的那些家伙。”

“这么说弹钢琴的人好了？”

仓持突然沉下脸来，扭回头去，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有点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从长方形袋子里拿出竖笛来，开始练习运指。

仓持从小学时就喜欢皆藤同学。他经常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一到课间就在教室的前面大嚷大叫，大家都特别不待见他。还传说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向她表白，遭到了拒绝。我觉得这太自然了。仓持现在已经不在大家面前瞎叫唤了，但总是自言自语地嘟嘟哝哝的，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同学们尤其是女生都很露骨地躲着他。

自从第一次换坐位时，偶尔换到仓持旁边之后，我立刻发觉仓持是个特别招人烦的家伙。嘴碎得不得了。不管别人

干什么，他都自言自语地叨叨个没完。我好几次都憋不住想对他说，既然你这么不满意，直接跟本人去说得了。不过，要是耐着性子听的话，有时候觉得他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据仓持说，教英语的古田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必定会叫皆藤同学起来朗读一次；与教历史的富川老师擦身而过的时候，总能闻到一股酒味等等。

下午的班会结束后，我朝着梧桐树下走去，空气热腾腾的。我看见史人坐在那个长椅子上。

只是今天不是他一个人，有几个女孩子站在长椅旁边，史人坐着和她们在说话。看样子好像是前几天的那个四人帮。一想到这儿，我立刻停住脚步，站在原地观望起来。

四个女孩子中的一个站得离长椅特别近。这时，史人突然站起来，一个劲地挠着后脑勺。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我想要靠近一点听听，但还是忍住了。那个女孩子把什么东西递给史人后，低了一下头，便和另外三个女孩快速走掉了。史人来回看着手里的东西和女孩子们走远的方向，傻呆呆地戳在原地。我实在忍不住了，“嘿嘿”地笑着，朝长椅跑了过去。

“史人，给你什么了？”我喘着气问道，史人很为难似的给我看了看手里拿着的白色东西。

“好像是信。”

“哇，不简单呐！是情书吧？给我念念，快点。”

“那怎么行啊……不合适吧，这样做。”史人坐下来，

打算把信放进书包里。

我抓住史人的手，摁在他的膝盖上，说："我不看信，你念给我听吧。"

"那可不行。我回家以后看。"史人挣脱开我的手，把信塞进了右边大腿下面。

"你怎么这样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就明天告诉我吧。"

"不。"

"她是谁呀？"

"什么呀？"

"就是给你信的人。一个年级的？"

"不知道。"

"熟人？"

"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史人从大腿下面拿出了信封。信封上什么也没有写，但在背面的一角写着罗马字"RIE"，还贴了一张蒲公英的贴画。好像叫"理惠"。

"嘿，理惠呀。可爱吗？"

"刚才低着头，没看清。"

"行啊，史人。和她交朋友？"

"又不认识，不知道。"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史人手里的信封看。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她和史人又不认识，到底喜欢史人哪儿呢？甚至写信给他。

"葵是不是喜欢他呀？"史人手里拿着信，唐突地说道。

“葵吗？他是谁？”

史人的视线投向了操场里的沙坑，只见葵又被那个短头发的男孩子扶了起来。

“是田边学长。”

“你怎么知道？”我吃惊地瞅着史人的脸。“葵给你介绍的？”

史人摇摇头。

“我问葵，每次扶你起来的人叫什么的时候，她告诉我的。”

“你什么时候问她的？”

“嗯，前几天吧。偶然和葵两个人一起上学的时候问的。这种事，葵怎么好意思自己告诉我呀。”

我假装满不在乎地“哦”了一声，突然有种被疏远了的感觉，觉得很没意思。在自己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竟然说这些，真够狡猾的。

“那我今天也要问问葵了。”

“什么？为什么？”史人不乐意地说。

“问问叫什么名字啦等等。”

“名字叫田边呀。”

“不光是这个，想问其他的。”

“你怀疑什么吗？”

“史人不正是因为怀疑什么，才问的吗？”

史人默默地看着我。我以为他会笑，可他没有笑。我突然间无比怀念起戴着圆眼镜的上小学时的史人来。

“算了，不问了。”我使劲伸长胳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仿佛要打破静止了的空气似的。黄绿色的梧桐叶被碰掉了几片，感觉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些。

已经长大了的三个人，坐在小屋里，显得更加狭小了，可是谁也没有提出换地方。夏天待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便携式小电扇，或用毛巾包着的冰枕，轮流抱着来降温。我和葵跪着坐累了的时候，就把腿一伸，随意坐着。而史人则一直保持着跪姿，所以显得他高出一截。

一关上门，葵身上抹的祛汗液的气味更浓了。大概是换了牌子了，闻着很像妈妈以前抹的带香水味儿的那种。我虽然也想抹抹那东西，可又不愿意像姐姐那样把满屋子搞得都是那种味儿，呛得慌。只要闻到那气味，就算待在楼上，也马上能知道姐姐回家了。

“我姐姐说她的耳环丢了，咱们今天的活动就找耳环吧。我负责拿摆针，你们俩测量一下。”

见二人点头，我便装腔作势地从身后的抽屉里拿出摆针。这是用那枚埋在女巫所在的土堤里一晚上，沾了魔力的五日元硬币，穿上同样在那儿埋了一晚上的缝纫机线特别制作的摆针。我在朝上立着放的手电筒旁边，铺开了一张在历史课上偷着画的我家的平面图，将摆针慢慢垂在图的上方。史人将右手指贴近摆针，葵背靠着墙在发呆。

“快点，葵，手指，手指。”

史人捅了她一下，葵才说了声“对不起”，将手指贴近

了摆针。

“好，开始。”

我一发出指令，小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外面鸣叫的蝉声也小了。三个人的呼吸渐渐一致起来，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使提着丝线的手不抖动。不知不觉间，摆针在葵和史人的手指之间微微晃动起来了。晃动越来越大。五日元硬币在最里面的卧室和客厅之间来回移动着。

“好了，就到这儿。谢谢。”

葵和史人吐出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看来卧室和有沙发的客厅很可疑啊。”史人指着平面图说道。

“最里面的卧室姐姐很少去，所以估计应该在客厅里。我回家找找看，要是找到了，能得到一千日元呢，咱们用它买冰激凌吃。”

“太棒了，冰激凌。”一向都这么叫唤的葵，却没有吭声，我觉得挺泄气。今天的葵有点怪怪的。我把搁在膝盖上的冰枕传给史人，转身对葵说：“葵，今天史人收到信了。”

“信？”葵从平面图上抬起头来，看着史人的脸。

“嗯……”史人咕哝着。

“嘿，真给你写情书啦？史人，真有你的呀。可以理解。”葵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大惊小怪，让我觉得很失望。要是以前，她准保“呀”“哟”地尖叫着，闹腾极了。

“葵怎么这么平静啊？那个女孩子和史人根本不认识

的。史人连她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大概是一见钟情吧，理解。写了些什么呀？”

“还没有看呢。”

“那现在看吧。”葵伸手去翻史人的书包，脸上还是茫然的表情。

“嗨，别翻我的书包啊。葵，没在书包里，在我兜里呢。”

“你打算自己看？”

“那当然，是私人的信呀。再说对给我写信的女孩子也不合适。”

“咱们之间，不应该有秘密呀。”

葵蛮横地要把手伸进史人的裤兜里。史人一扭身子，想要躲开她的手，可是因葵用力拽着史人的关系，结果，葵整个人撞到了墙上。只听“咣”的一声响，尘土飞扬起来。

“对不起。”史人厌烦地说，“可是，不能给你们看。”

“为什么不能看？”葵靠在墙上问，没有想起来的意思。她的裙子卷了起来，大腿都露出了一半。

“葵不是也有自己的秘密吗？也有不跟我们说的事吧？”

“哪有啊。”

“就有。”

史人的口气异常强硬，葵默默地伸出右手，拿到自己的嘴上，停在了那里。我们就这样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说话。

和刚才测摆针时完全不同的、使人感觉沉重而压抑的时间在流逝。我就像是坐在破碎的玻璃中间似的，一点也动弹不了，只是瞧着无力地靠着墙壁，低头坐着的葵。这样子使我想起了奶糖死的时候的情景。

奶糖在住院后的第二年夏天死去了。葵来我家玩之前，瞅了狗窝一眼，发现奶糖不动弹了。我和史人见葵迟迟不来，很担心，便去她家接她，结果看见葵正靠在妈妈的怀里哭泣呢。她们身边露出了奶糖的尾巴，我立刻明白奶糖死了。可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呆呆地站着。阿姨看见了我们，朝我们招手，我才和史人轻手轻脚地走进院子，坐在她们的身边，但是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只是闭着眼睛，伤心地哭着。我不能够抚摸葵，哭泣着的葵的轮廓是那么脆弱，仿佛一碰，就会“哗啦”一声破碎了似的。

可是，现在的葵却和那时候不同，显得特别柔软、无助。我伸出手，手指碰到了卷起的裙子，把它拉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把她拉起来，掸去了她后背上的土。葵的身体和想象得相反，僵硬而沉重。我一松开她的胳膊，葵突然像个充了电的机器人一样，“啪”地扬起脸来，说道：“没错，有秘密。”

“什么秘密？”

“秘密就是……”葵将裙摆拉到了膝盖，松开手说，“我有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就是那个每次都扶你起来的人？”史人问道。

为什么史人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却不说出来呢？葵点点头，“嗯”了一声，继续说道：“他是田边学长，百米跳栏选手，有时候也跳高。”

“哦。”我说道。对于葵的坦白我并不怎么吃惊，也许是由于刚才触摸葵的身体时，感觉她就像个陌生的成年女人的缘故吧。

“那个人怎么样啊？”史人慢慢地曲起了膝盖，抱着腿坐着。

“怎么样？没什么……没什么。可是，不行了，没希望的。”

“为什么？”

“今天，我听说他有喜欢的人。”

“谁？”

“皆藤同学。”葵轻轻吸了口气，说道，“所以，我都不想活了。”

我们又不说话了。

皆藤同学，皆藤同学。仿佛只有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转着圈，又靠着离心力飞出了脑子，在这个小屋里，围着我们三个人转圈。如果不说点什么的话，这个名字就会冲破小屋，回响在街道上，连学校、家里和工厂都会被它压倒似的。

我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嗓子。然后说出一句“原来是这样啊”。

“嗯。”葵将视线落在了我家的平面图上。然后，正在思考该说什么的时候，史人问：“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朋友告诉我的，不会是假的。”

“因为这个不想活了？”

“对。”

“如果学长喜欢葵的话，你就想活了？”

“……可能吧。”

“那就想想办法。”

“想办法？什么办法？”

“用魔法。”史人理所当然似的说道，“咱们约好了的，对吧，结仁？”

我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自从那次约定以后，我们三人再也没有谈起过。我起初以为他们俩一定是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才什么也不说的。可是，随着不断升入新的年级，进小屋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知不觉间，为了成为魔法师的练习也成了小学生时代比较热衷的游戏了。所以我以为他俩肯定早已忘记了。

那张约定的三分之一纸条我还留着。装在用花包装纸做的手工信封里，藏在床铺的床垫下面。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开了，但是除此之外，里面应该还放着皱皱巴巴的我的蓝色许愿条和伊田君的蓝色许愿条。

“直到三个人的愿望实现为止，不得解散魔法师俱乐部的约定，对吧？我记得很清楚。”

“我也记得。”葵说道，“每个人可以许一个愿望，对吧？”

“真的？”尽管很可笑，我假装忘了，“是这样约定

的吗？”

“结仁提议的，怎么自己倒忘了？”

葵“啪”地拍了我的胳膊一下。我的身体和葵的身体到底谁的更硬实呢？

“咒语，写吗？”史人说道，“不知道还灵不灵。”

手电筒的细长光束就像在二人的眼睛里映出了一根木棒，“啪唧啪唧”眨眼睛也消失不了。

“这可是咱们约好了的，葵要是想要这样的话，就得好好配合才行。”

“葵，怎么样？”我的声音有些嘶哑。虽说是自己发出的声音，感觉就仿佛是从小屋的顶棚上传来似的。葵笑着说：“怎么办呢？”最后“嗯”了一声。

“同意了？”

“嗯，好吧。”

“不过，这次做完之后，葵的愿望就没有了。”

“嗯，可以呀，就是它了。”

“那……该怎么做呢？”

“不是编咒语吗？”

“对了。史人，把本子和笔给我。”

史人拿出来的是个横写字的大学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理科”。翻开一看，用很小的字写满了实验装置的略图、元素符号排列式等等。

“葵，田边学长的名字叫什么？”

“聪，田边聪。”

我翻开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上了“野野下葵讨厌田边聪。”然后，从后往前倒过来把这句话写在旁边。我盯着它看了片刻。就像是把横线切割成间隔很窄的线段般难看的字，看上去显得比以前还要幼稚。

“还是不要咒语了。”

“啊，为什么？”葵探过头来瞧着本子问。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事。只要咱们三个人在吃饭之前和起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还有遇见田边学长的时候，在心里默念‘希望田边学长喜欢葵’就行了。”

“这哪像魔法呀。”

“挺好的，这样。”

“嗯，明白了。就这么做。”

“我也明白了。遵命。”

我用手电照亮了桌上的表，已经快七点了。这个表是葵小学时使用的大公鸡形状的闹钟。由于闹钟不响了，就拿到这儿来用了。妈妈已经不再来喊我们了。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看时间，到点自行解散。

“好了，大家从今天晚饭就开始实行啊。”

“哗啦”一声打开了小屋的门，太阳虽然落山了，暑热还没有退去，热风从水兵服和皮肤之间穿了过去。

站在大门口目送二人走远，我才回到了只有客厅亮着灯的家里。

对于魔法这东西，连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相信。我知道

没有圣女，也知道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而且自认为也知道爸爸不回家恐怕不仅仅因为工作忙等等。

尽管这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在心里默念“希望田边学长喜欢葵”。感觉默念效力差，便小声说出来，又觉得不像是自己的声音，心情很不爽。

为某人祈祷，是自从奶糖得病以来的事。我忍着不爽，一直叨咕到嘴累得发酸为止。一念出声，祈祷便渐渐淡化了，听着也不像自己的声音了，脑子开起了小差来。我想象起了足球在蔚蓝色的天空和褐色的地面来回飞着，以及那踢球的脚和跳跃的身体。

葵喜欢田边学长的心情和我想念伊田君的心情其实是一回事吧？我已经思念伊田君好几年了，然而只用“喜欢”这样的两个字就给打发了，我无法接受。尽管我已经能够没有障碍地看书和看报纸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能够代替“喜欢”这两个字的词汇。

在班会上经过表决，二年级C班决定表演《食指公主》的故事——只是将原来的“拇指”改成了“食指”。

主角的人选根本用不着表决，从一开始就属于皆藤同学。但由于她个子高，与女主角的形象不大吻合，因而对剧名进行了改动。最后出场的鲜花王子的角色由谁来扮演，意见稍稍有些分歧。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了篮球部的堀君。

参加演出的学生约占全班的半数，即二十人，其他学生参与大道具的筹备等幕后工作。我从一开始就打算去幕后。

早排练从七点半开始，我哪儿起得来呀。原则上，早排练全班都要参加，但如果是幕后的活儿，迟到也不会那么惹眼。

幕后工作的人数分配定下来了。导演一人、副导演两人、计时员一人、大道具五人、小道具三人、服装四人、剧本两人。我举手想参加人数最多、最不引人注目的大道具小组，可是，有七个跟我同样想法的懒惰的男孩子也举手了，结果，通过比赛石头剪子布，我落选了。到了这个时候，可供我选择的只剩下了服装和剧本了。不选择其中之一的话，就必须上舞台，参加《食指公主》的表演了。

“下面，想参加服装小组的人举手。”司仪刚说完，我就举了手，旁边的仓持“嗨”了一声，摇晃着我的桌子。

“干吗？”我斜着眼睛瞪着仓持。

“写剧本吧。”

“什么？我不喜欢。”

“可是，你看。”

仓持朝那边抬了抬下巴，果然皆藤同学的死党四人帮齐刷刷地举手要参加服装小组呢。一想到把自己和那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掉个儿，就浑身发冷，于是我悄悄把手放下了。

趁这个机会，仓持进一步忽悠我说：“写剧本吧，也就是一开始，三下五除二给写出来就交差了，以后就算你不参加排练，也没人会说什么。绝对划算。就因为责任重大，才没有人愿意写的。”

“可是，我没有写过剧本什么的呀。”

“这有啥。那个故事不是现成的吗？”

“真的啊……”

服装小组很顺利地分给了举手的四人帮。

“好了。下面参加剧本小组的人举手。”司仪说完，看了教室一圈。举手的人果然只有仓持一个。“快点。”他又摇晃起课桌来，我也低低地举起了手。

“没有别人了吗？好的，那么剧本就由仓持君和角来同学负责。”

仓持看着站在黑板旁边，拿着粉笔的女孩子，在剧本两字的下面写上了我俩的姓，心满意足地说：“你瞧，这不就定了。”

所有的工作都分配完了之后，司仪砰砰地拍着讲台。

“好了，大家抓紧余下的时间，分成各个小组商量一个大致计划，明天早晨汇报。特别是，没有剧本的话，就无法排练，”说到这儿，盯着我俩看，“负责剧本的人请尽快准备好。”

“请大家不要动静太大。”老师话音一落，大家便“哇”的离开座位，各小组围在一起，嚷嚷了起来。

“哎呀，吵死了。”旁边的仓持说着捂住了耳朵。

我摇晃着桌子对他说：“喂，仓持，我真的最怕写东西了，你来写吧。”

“没问题没问题。你赶紧从图书馆把书借来，今天看完，明天给我讲讲。”

“讲拇指姑娘？我给你讲完，你就帮我写？”

“当然了。”

“明白了。那我今天先借书来看，明天拜托了啊！”

“那么，咱们现在就自由活动了。”

说完，仓持就伏在课桌上睡起来。

举手参加了小道具组的阿佐子和同组的三个女孩子围着桌子叽叽喳喳商量着。由于她还没有最后确定能否参加夏令营，所以我还没有和她约好一起做什么。不过，即便她去不了，也可以在一个小组里愉快地一起干活吧。至少比起和仓持一起写剧本来，还不如选择她那个小组好呢。我瞧着趴在旁边呼呼睡觉的仓持那头卷毛，真恨不得再晃一晃课桌。

回顾了一圈教室，在教室前面，服装小组的女孩子们围着皆藤同学专心地记录着什么。

如果是公主的裙装的话，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皆藤同学一起在本子上画过好多。我很会画长裙，想出各种式样，用彩色铅笔涂上漂亮的颜色，得到了她的赞赏。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想象。要是能够使用魔法，给全班的女孩子都穿上美丽的长裙的话，该给谁穿什么样的裙子呢……我给千纮同学准备的长裙是装饰了好多绸带和褶皱边的最豪华的一条。千纮同学穿着这条长裙，微笑着和我并排坐在飞机里，每当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便无比欣喜。我也把这情景画在了画儿上，但没有给别人看。

放学后，去街树下的长椅之前，我去了趟教学楼最边上的图书室。

要说这图书室，自打中学以来，从没自己主动来过这儿

一次。里面鸦雀无声，有种除了喜欢看书的人以外，拒绝人内的气氛，给我极其不快的感觉。

我慢慢拉了图书室的门，值班的图书管理员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我也不敢看他，使劲低着头朝书架走去。

我根本不知道拇指姑娘的书放在哪儿，只得先走到在图书馆课上学习查找方法时不大去的靠窗边的书架前，从最头开始一本本地瞧着书脊查找。那是个放日本小说的书架，其中一些是教科书里见过的，或在史人借过的书上看到过的以前的作家名字。在这个书架的最里面，排列着外国作家的书。我找寻了一遍《拇指姑娘》，但都是一些很难懂的书，一直找到最下面一层也没有。我这才想到，我还不知道写这篇作品的人的名字呢。

看来只能请那个让人讨厌的图书管理员帮忙找了，我刚一犹豫，忽然看见靠对面墙边的一个齐腰高的矮书架。走近一看，是放漫画的书架。我蹲下来一找，右边第五本就是《拇指姑娘》。

我蹲着翻开书看了起来。这时，听见“哗啦哗啦”开门的响声。一帮女孩子的说笑声顿时回响在图书室里。

“请安静。”

坐在借阅台里的图书管理员这么一说，稍微安静了一些，但还能听到吃吃的笑声。我探出上半身一瞧，原来是那个服装小组的四人帮。我慌忙转身朝着书架，装作没瞧见，以便不被她们发现。

四个人距离管理员远了一些后，又小声叽咕起来。好像

是在我身后的书架那边找着什么。我估计她们是在找做服装方面的书吧。

靠里面的地方没有人，于是四个人的声音又渐渐大了起来，就连离得很远的我都能听见。

“什么样的好呢？蓬松的，还是成熟的呢？”

“蓬松的那种有点俗气吧。好容易扮演一次《食指姑娘》，还是有女人味儿的漂亮扮相更适合千纮同学呀。”

“这个行不行？”

“这个太花哨了。阿美，你喜欢花哨的？”

我听见“哗啦哗啦”翻书页的间隙，不时发出笑声。

“伊田君喜欢什么样的呀？”

“嘘，小点声。”

四个人的声音顿时变小了，但是几秒钟后又恢复到了听得见的程度。

“演出之前要跳狐步舞，她穿着演出服跳吗？”

“是啊。所以说咱们的责任重大呀，必须把千纮同学打扮得漂亮无比才行。”

“千纮，从小学时就开始喜欢伊田君了吧？”

“是啊，一直都喜欢。真是一心一意呢。我最尊敬这样的人了。”

“可是，为什么她看上的是伊田君呢？虽说伊田君是不错，可是，又不怎么帅，足球也踢得一般般，真有点配不上她。我觉得只有绵泽君最合适。皮肤又白，个子又高，和千纮绝对是天生的一对儿。”

“像千纮那样的美人，男生长得怎么样也都无所谓了。”

“嗨，咱们选的服装要是能让她满意，千纮的妈妈会不会还给咱们做点心吃啊？”

“说什么呐。”

四个人又笑起来。图书馆里的人都朝她们看。

管理员站起来，“嘎吱嘎吱”地踩着地板走了过去。“哇，快跑。”只听她们四个人迅速抽出了几本书，“咚咚”地跑到图书借阅台去了。我探头一看，她们四个人好像正在办理图书借阅手续呢。

我看着拇指姑娘被金龟子抓着背，哭泣的画面，反复回味着她们悄悄议论的内容。

“那是什么书？”在长椅上一坐下，史人瞧见从我的书包里露出来的漫画书问道。

“《拇指姑娘》。”

“你看《拇指姑娘》干吗？”

史人伸手要从书包里拿，我把书拿出来扔给了他。

在足球场上，运动服背后别着绿色号码和橘黄色号码的男孩子们跑来跑去的。绿色号码的伊田君在右边的球门区附近，接到了传给他的球之后，他飞速奔跑起来。橘黄色号码的伸脚去抢球，沙土顿时扬了起来。

橘黄色号码的在球门右前方射了门。

史人看到这儿，又一次问道：“你为什么看《拇指姑娘》？”

“要在夏令营演出这个剧。”

“嘿，你们班演《拇指姑娘》？谁扮演拇指姑娘啊？”

“皆藤同学。”

“嗯。”史人默默地翻起书来。

“因为她个子高，所以不叫《拇指姑娘》，改成《食指姑娘》了。你觉得怎么样？”

“结仁演什么角色？”

“我不上台，在幕后。”

“做什么？”

“写剧本。”

“写剧本？”史人从书上抬起头来笑了，“结仁，写剧本？”

“你笑什么？”

“可是，我还以为结仁画背景画儿什么的呢。”

“本来我是想参加大道具组的，可是，猜拳输了，就被同桌的仓持给忽悠了。他说，写完了剧本以后就没我们的事了。”

“这倒是，剧本写完了以后就没什么可干的了。”

“早晨排练也不用去了。”

“是啊，真聪明。”史人笑着说道。足球场里伊田君又接了球，朝着球门跑去，个头很矮的橘黄色号码的男孩子从旁边突然抢走了球，朝反方向跑去。

“史人的班演什么？”

“我们班是唱歌，合唱。”

"嘿，唱歌呀，大家都喜欢唱歌啊。"

我想起了仓持在音乐室里说的话。

为什么孩子们喜欢一起唱歌呢？什么爱啦，什么希望啦，那些肤浅的歌词，大家真那么当回事地来唱的吗？而写这些歌词的大人们，也是真的当回事地来写的吗？

史人看起了那本漫画书来，我又将视线投向了校园那边。随着"嘟"的一声哨响，足球场上的所有人就像慢镜头似的慢慢向着球场中央聚拢过来。场内已经没人了，于是球场那边的田径部的练习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葵在哪儿呢？在寻找沙坑之前，我先寻找田边学长。短头发、和葵一样高的学长正站在百米跨栏的起跑线上，手上下摆动着。

"史人，今天，你做了吗？那个，葵的事……"

"做了呀。"史人没有抬头。

"怎么做的？"

"在心里默念的。"

"什么时候？"

"吃饭以前和刚才。"

"怎么念的？"

"在心里念的。"

"没有摆什么姿势吗？那样不是挺好吗？"

史人摊在腿上的那页漫画，是戴着花冠的小王子，左手叉在腰上，右手的食指对着拇指姑娘。拇指姑娘的后背上长出了柔软洁白的翅膀。

"这是什么场面？"

“花王子正在把翅膀送给拇指姑娘呢，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嘿，这么回事啊，我来学学看。”

我将右手食指对着田边学长，竖着晃动起来，以便使魔法“嗖”地飞过去。我一边晃着，一边在心里默念“田边学长喜欢葵”。中途发现田边学长朝我们这边看，赶忙缩回了手。远远看见葵全速跑到起跳线后，跳进了沙坑。

“史人。”

“嗯？”

“葵喜欢田边学长，和我喜欢伊田君，你觉得是一样的吗？”

史人沉默了大约二十秒，回答：“我觉得是一样的。”史人和葵很早就都知道我喜欢伊田君了。虽然我不记得对二人说过，但二人都硬说是“听结仁说的”。

“可是，我已经喜欢好几年了呀。”

“喜欢就是喜欢，一回事。”

“可是，我的喜欢，不是用喜欢那样简单的词就可以说明的。我觉得应该有别的更合适的词。”

“什么词？”

“这个，我不知道，比起词语的表达来，画出来更接近。”

“那你就画画看吧。”史人合上漫画，猛然伸出右手心来，“在这儿画吧。”

我看着史人的手心。他的手心很好看，滑溜溜的，纹路

很少。细细的紫色血管一直通向手腕以至更上边。

"这儿没法画呀。"我说着，用食指戳了一下那紫色的血管。

"痒痒。"史人缩回了手。

"据说，皆藤同学要在夏令营结束后，向伊田君表白呢。"我描着自己手心里的紫色血管，颜色比史人的看着还要深。

"我刚才听见那些女孩子们议论的。穿着拇指姑娘的服装，对他说'喜欢你'。其中一个人还说，比起伊田君来，史人和皆藤同学更相配呢。"我说着笑了出来。

"嗨哟，真的假的？"史人说。

"他们会好吗？"

"结仁也告白吧。"

"我的喜欢跟她不一样，不是用告白这样简单的做法可以解决的。"

"干吗搞得那么复杂呀，一般的喜欢不可以吗？"

我朝校园里一看，葵刚刚又跳了一次。虽然坐在了沙坑里，今天却没有田边学长来扶起她。葵自己站起来，一边拍着屁股上的沙土，一边往起跑线走回去。

"葵为什么不说呢？"

"什么？"史人又打开了漫画，翻了几页。在停住的那页上，画的是绿色的树叶紧紧裹着身体，走在下着雨的森林里的拇指姑娘。

"她说有了喜欢的人，这应该不是最近的事了。你不觉

得她早就开始喜欢了吗？”

“嗯，这个嘛……”史人把腿上的漫画书立起来，贴在腹部，“我们不是那样的朋友。”

“那样的朋友，是哪样的朋友？”

“我也说不好，不过，葵还有很多别的朋友啊。”史人看着我的脸，微微笑着，“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不是那样的朋友。”

回到家，刚打开玄关的门，就闻到了线香和香草混合的气味。

果然，门厅里放着呈八字的鞋尖发白了的红皮鞋。鞋跟特别的尖细，看着很容易折断似的。我拿起来用手捏了一下，出乎意料的结实，怎么用力也晃不动。

走进客厅，见哥哥照例躺在大沙发上，姐姐伸着腿，仰靠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是重播的电视剧，茶几上放着咖啡、一盒开了封的大杏仁巧克力。

“姐姐，今天怎么回来了？”

我立刻拿了块巧克力放进嘴里，坐在了姐姐脚边。

“结仁，好久不见了。挺好的？”

“挺好的。一个星期没见了吧。”

“觉得累了，就回来了。”

我觉得又稀罕又兴奋，凑近姐姐盯着她瞧。穿着牛仔裤和金银丝线织出的心形图案的宽松背心，肩上披着冬天用的围毯。我瞧了一眼空调遥控，室内温度设定在十九度。

姐姐比上次回家来的时候显得更漂亮了。头发高高地束成了个圆球球，耳垂上吊着银色的大耳环，手腕上戴着妈妈戴过的发光的宝石手镯。

“啊，对了。”

我跪着蹭到了电视机背后的，立着书架的墙壁和有窗户那面墙之间的夹角里，把脸贴近了地面。

“你干什么呐？”姐姐在我背后问。

“找你的耳钉啊，找到了给我一千吧？”

“我这么说了？好吧，可以给你。我猜你也找不到。我记得好像没有丢在家里。”

“不会的。应该就在这个角落和里面的卧室之间这条线上。你等着。”

“我说，你不会是还在搞那个什么魔法吧？”

我既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就说：“别问了，你等着吧。”

我趴在地板上，不放过每一个小金属，慢慢向后退着寻找着。在这条线上有哥哥躺着的大沙发，所以，还请哥哥帮着抬起沙发找。姐姐吃惊地瞧着。沙发底下除了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抽奖券和洗衣店的优惠券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瞧瞧，没有吧？”姐姐一边“咯吱咯吱”地嚼着巧克力，一边笑着说。

我从客厅爬出来，继续在走廊和卧室里同样找了一遍。

最近妈妈在一楼最里面的卧室睡觉，桐木衣柜旁边堆着一个人的被褥。妈妈说因为二楼上太热了。“开空调不就

了。”我说“可睡觉的时候开空调，身子该疼了”什么的，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妈妈说，把这个房间的小窗户敞开了睡觉，正合适。

其实，我觉得肯定是妈妈不愿意和爸爸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了。最近，我睡着以后，经常被楼下传来的吵架声吵醒。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用像小时候那样，吓得跑到姐姐房间里去睡了。妈妈和爸爸意见不合，经常吵架，还没等和好，又开始吵架了。所以，必须做的和好就积攒了下来，他们也一定很苦恼吧。我只能对他们感到同情。

最终也没有找到耳钉，我坐在那团被褥上休息时，不知不觉地身子歪倒了，闭了会儿眼睛。妈妈和爸爸积攒起来的和好到底在哪儿排队呢？我真想替他们去整理整理。

早晨七点半，我走进教室，看见参加演出的学生以外的各个小组都围着桌子在开会。仓持还没有来，我只得一个人打开了漫画书。在脑子里整理起熟悉得快要背下来的《拇指姑娘》的故事情节来，以便待会儿能够给仓持讲解得更明白。

“早上好。”还没有整理完，仓持突然进入了我的视野。

“这么晚。”

“看了吗？”仓持把书包往课桌上重重一放，问道。

“看了。其实，还不如你自己看更快呢。”

“我最不喜欢看那种东西了。好吧，开始讲吧。”

我在他眼前把漫画书翻开，每页都压缩成一句话讲给他听。仓持“嗯，嗯”地支着下巴听着我的讲解。讲完之后，他说“明白了”，然后打开本子，每一页写一句什么，这样一页页地写着。

“你写什么呢？”

“先分出各个场景。然后写上出场人物。然后，再写台词。”

“嗯，看你的了。”

“那可不行，你是女的呀，拇指姑娘的台词你来写。”仓持理所当然似的说道，我惊讶极了。

“啊，照你这么说，出场的几乎都是女的呀。”

“哪里？癞蛤蟆、金龟子、鼹鼠、小燕子和花王子是男的，一样多呀。”

“昨天你不是说，我看书，你写的吗？”

“想得美！怎么着也比起去服装小组强吧。”

“倒也是。”我一说，仓持就“刺啦”一声把写着“拇指姑娘诞生”那页撕下来，放在我的课桌上，“你就从这儿开始写吧，这个场面只有女的出场。”

“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呀……”

“完全照漫画书上写的话，太短了，所以你要适当补充一些话，只要有那个感觉就行。你不是画画儿很好吗？这就跟画画儿差不多呀，投入一些感情来写吧。”

仓持一边看着金龟子把拇指姑娘抓起来的画面，一边在本子上写起来。没办法，我也不断地翻到他看的画面前面那

页，模仿着和书上同样的语气写起台词来。

“啊，我太寂寞了。为什么我没有丈夫和孩子呢？难道说我干了什么坏事吗？是因为我撒了好多谎，偷奸耍滑，琢磨坏事，才变成这样的吗？

“啊，我的心太寂寞了。我想要得到一个像布娃娃那样美丽的，每天早晨都为我歌唱，为我跳舞，对我笑的漂亮的姑娘。”

我断断续续地写着写着，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虽说写的是怀上了拇指姑娘的女人的台词，却像是写自己似的。

“哟，写了不少啊。让我看看。”仓持伸过头来瞧。反正早晚也要让他看，我就说“看吧”，把那张纸往他那边推了推。

“呵，不错啊。就照这样子写，很好啊，角来老师。注意把握节奏。”

“哼，摆什么谱。”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琢磨起下面那个会魔法的老奶奶的台词，还有从郁金香里生出来的拇指姑娘的第一句台词来。按说从郁金香里出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我仍然努力体会着拇指姑娘的心情，琢磨台词。

我和仓持的剧本只花了两天就写好了，早晨的排演也就正式开始了。

导演村田同学看了我们写好的剧本，非常高兴地说“写得太好了”，还说“真的是你们写的吗？”仓持一副若无其

事的神情，我却高兴得不行。到现在为止，除了我的画儿在美术展览时被贴过金奖外，上中学以后，我还没有受过任何表扬呢。

越写我越发觉拇指姑娘，帮助她的鲫和老鼠阿姨都很像自己似的，感觉怪怪的。重新看了一遍后，发觉每一个人物都在唠叨着埋藏在自己头脑里的心情。由于这个缘故，听着班里的其他人说台词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人是在模仿着自己一样，感觉特别难为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在妈妈家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吃的东西吃，每天都欢快地唱歌，安心地睡在软绵绵的被子里。要是不被那个癞蛤蟆的老婆发现的话就好了。不，那天要是不开着窗户睡觉就好了。啊，真怀念暖融融的火炉子啊。这草上的露水冰凉冰凉的，喉咙都要冻僵了。这样的话我再也不能唱歌了。也没有人听我唱歌了。”

“千纮，后面的台词听不清楚！再来一遍。”村田同学严厉地喊了停。

于是，皆藤同学又重复了一遍我头脑里产生出来的词语。

“千纮，表情还不够痛苦。要想着台词的意思，表现得再痛苦一些。”大家听到村田同学这么说，都笑起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写的台词要由别人去体会含义，而

且还要做出痛苦的表情来。不知仓持现在是什么心情。我斜眼偷看他，他半跪在椅子上，使劲皱着眉头。

“排练好像很顺利啊。大家都说C班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呢。”回家的路上，葵挽着我的胳膊说。去汗剂的味道又回到了她原来使用的肥皂味儿。

“我不怎么去看早上的排练，不知道。真的吗？”

“真的呀，可带劲了，我们班早上根本来不齐的。虽说自己编剧，可是根本看不懂。只是演剧部的那帮孩子在忙活，大家都像在看热闹。”

“葵参加什么？”

“我是大道具小组的。不过，活儿差不多都被演剧部的人给干了。结仁，你写的剧本呀，真了不起啊。”

“嗨，没什么。和仓持两人费了老大劲。”我想起了受到村田同学表扬的事，却没有说。

“你不光会画画儿，还会写文章呀。参加美术部或文艺部就好了。”

“我不愿意。最不喜欢大伙一块儿干什么了。画画儿还好说，写剧本的感觉可怪异了。演剧的人一说台词，就仿佛我脑子里的话被他们大声地喊出来一样。心里‘噗通噗通’直跳。”

“真的呀。”葵朝史人扭过头去，“史人，你光看书，不写剧本吗？”

“啊，嗯。我……我们班是唱歌。”

“啊，我也希望唱歌呀，省得分配角色那些啰唆事了。”

三个人默默走了一会儿。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我独自在心里数着路两旁住家的名牌，看看到底记住多少家了。要是在以前，我会马上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三个人互相比赛着，热热闹闹地记那些名牌，可是，现在我只想安静地走路。

“咱们去土堤好不好？”在拐角处葵突然站住说道，“我今天想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史人不大起劲地“啊——”了一声，“葵，你刚刚又跑又跳完，真有精神头啊！”

“只不过史人和结仁没有运动罢了。结仁，行吗？”

“好啊。”我回答。本该一直往前走的，三个人往左拐去。路边的房屋越来越稀稀拉拉起来了，走到了路的尽头，便看见了那条长长的绿色蛋糕般的土堤。

“啊，空气好闷啊！真想一边吃冰激凌一边走路啊。啊，对了，结仁，你姐姐的耳钉找到了吗？”

“哟，我差点给忘了。”

那天，我在客厅和卧室找过之后，去卫生间洗两只脏手时，发现在敞开的卫生间门下面有个闪亮的东西。我蹲下来一瞧，原来是那个耳钉夹在门和地面之间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找到了，就在那条线的附近找到的。”

“真的？真准呐。得到奖赏了吗？”

“姐姐说没带钱，没给我，绝对是撒谎。”

“哈哈，是这样啊。亚衣姐好吗？”

我想起了小时候，崇拜姐姐时的葵头发长长的，老是笑吟吟的，无论我说什么都信以为真。现在，除了头发剪短了以外，其他方面有了怎样的变化，我根本就说不清楚。

“嗯，很好。不过，基本上不回家。说是住在男朋友那儿。”

“说起来，慧治君和阿姨也好久没见了。慧治君干什么呢？”

“不知道。在家里和电视交流呢。”

“什么？阿姨呢？”

“妈妈最近每天去面包店打工，所以晚饭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

“是吗？多好啊。我家现在也要等爸爸回来才一起吃晚饭呢。肚子饿得不行，结果就吃多了点心。跟你说，在我家，爸爸就是上帝。现在也是爸爸一回来，让我到玄关去迎接，接过爸爸的皮包，把爸爸的上衣挂在衣架上，刷去灰尘呢。可笑吧。”

“应该说，了不起啊。”

我瞅了一眼旁边的史人，他没有一丝要表态的意思。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为止，烦死了。”

“葵喜欢你爸爸吗？”

“啊，爸爸？还算……喜欢吧。”

没等她反问我，我问道：“你们想吃冰激凌吗？”然后从塑料名牌夹里拿出了一张叠得很小的一千日元纸币。

“太棒了。”葵高兴得直拍手。

“这是干什么用的？”史人问。

“以备万一放在这儿的。正面是名牌，背面是家庭住址卡片。”

“那里面一般都是放喜欢的人的照片用的。你真行啊，还放钱。”葵抢过一千日元，对着阳光看。

除了打电话的费用之外，学校不允许学生带钱。可是，我为了随时能请他们吃冰激凌，自从找到耳钉那天开始，就把一千日元放在这儿了。当然，这是用我的零花钱先垫一下，姐姐的一千日元回头再跟她要。

“去吾妻屋。”葵朝着空中甩着一千日元说道。

虽说放学的时候买零食是不许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见不到同学，吾妻屋的老板娘又是个厚道的人，不用担心她会去告诉学校。而且，如果被谁看见了，告诉了老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哪个老师我都不害怕。

走进小路，没有多远，就是吾妻屋，小时候跟着哥哥他们去土堤玩儿的时候，经常去的店。老板娘从前就是个胖胖的、很和善的人。和哥哥来玩的时候总是买八十日元的冰棍吃，今天有一千日元，想吃什么都可以买了。说是这么说，其实可选择的只有五种。好容易能这么奢侈一次了，我就从冰柜里拿了三根一百二十日元的最贵的巧克力夹心冰激凌。“谢谢了。”老板娘找给我六百四十日元零头，放进夹子里后，鼓鼓囊囊的，只好先放进铅笔盒里了。

“好了，趁着没溶化赶紧吃吧。”

三个人赶快撕开包装纸，露出了圆形冰激凌的一半。我们一边走一边香甜地吃着，我感觉槽牙一阵冰凉的甘甜。

“真好吃，快吃完了。”

还没有走一分钟的工夫，葵的冰激凌包装纸里只剩下一口了。

“葵，吃得可真快。”史人说道。

“要不快吃，该化了。”葵说着，毫不犹豫地一口就把最后一点也塞进了嘴里。

史人小口小口地，像啃又像嘬似的吃着。我觉得夹着冰层的曲奇在槽牙溶化的感觉很好玩，尽量慢慢地咬着，用舌头舔着吃。

走到土堤的时候，史人的只剩下一点点了。葵和我都已经吃完了，举着成了空壳的冰激凌玻璃纸兜着空气走着，一走上土堤，因云彩遮挡，夕阳比上次看见时还要微弱，但是天还是很亮。就像是湿漉漉的纸巾那样的膨胀的云彩，飘散在太阳四周。

“去女巫那边吗？”我问。

葵摇摇头：“在这儿就行，我只是想上来看看。”

“真的？”

葵朝着斜坡坐了下来。坐下来后的三个人左面朝着夕阳，正前方的河面上，倒映着犹如细长的宝塔一般的太阳。

“比起上一次看到的夕阳来，我喜欢今天的夕阳。”一个人面朝西的史人，轻声说道。

“为什么？”我的眼睛没有离开倒映在河面上的太阳。

它仿佛被一条看不见的线，从水里钓上来一般，不管怎么眨眼睛想要将那条线弄断，却只能看见那个太阳。

“因为有云。”史人回答。

“云彩碍事。”

“有云的话，就中和了。”

“什么中和了？”

“什么呢？嗯，强度吧。”

我瞟了史人一眼，阳光很晃眼，他正眯着眼睛。

“为什么呢？强度有特别特别多的话不好吗？”

“我说不清，不过，太耀眼的话，就看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形状的了。”

“太阳是圆的呀。”

“是圆的，你瞧，有云彩的时候就看清楚了。”

我扭转身体，朝西边的天空望去。

只见稀薄的云彩遮住了太阳，从薄云后面浮现出了圆圆的太阳的轮廓。就像理科课本上的细胞素描摹本那样，非常非常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轮廓完整的圆形。

史人眯着眼睛看着太阳。即便透过云层看太阳仍然很耀眼，可是他居然能够长时间地凝视它，真不可思议。

“太阳一定不知道自己是圆形的吧。”我不喜欢这样的沉默，说道。

“多半不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形状。照镜子的时候知道，可是现在不知道。要是现在我的脑袋突然伸长了，眼睛变成了三只

眼，耳朵缺了个口，也只有史人和葵知道啊。自己却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什么样，听着特别怪吧。”

史人将注视太阳的视线收了回来，盯着我的脸看。我想，刚才映在史人眼睛里的太阳，现在一定也在我的脸上映出了一个小而圆的太阳吧。

“还是结仁原来的那张脸，放心吧。脑袋也没有冒出来。”史人把手按在我的头顶上，“啪啪”拍了两下。

“史人的脑袋也没有冒出来。”我也在史人的头顶上，“啪啪”拍了两下。

葵默不作声地眺望着河面，仿佛根本没有听见旁边我俩的对话。“陷入情网的女人原来就是这副样子啊！”我望着她的侧脸想。葵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这副表情吧。

“我们不是那样的朋友。”

我想起了史人说的话，很想问一问葵是不是这样。水兵服的蓝色领子犹如镜框一般将葵的脸从四周的景色中切割了出来，她仿佛要被镶嵌进天空里去似的。

我叹了一口气，将下颌抵在膝盖上，闭上眼睛，闻着日光沐浴下的青草味儿。

距离夏令营还有不到两个星期，早晨的排练骤然升温了。

阿佐子最后以不参加爬山和早晨跑步为交换条件，被允许参加了。不管是课间还是放学后，她都和小道具小组的女孩子们一起用厚纸板和彩色纸，很灵巧地制作着道具。

大道具和服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除了参加演出的学生外，大家都在忙活着进一步完善或最后完成的工序，只有我和仓持无事可干。早晨排练时，我俩只是呆呆地瞧着其他人忙活。前几天，我们俩三天只出席一天早排练，而现在是每天都参加了。因为班长以严厉的口吻发了话，全班同学必须积极参加，如果不出席的话，就不承认是班级一员。我对于承认不承认是一个班的其实无所谓，只不过对于自己编的剧怎么样有些兴趣。仓持恐怕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边抱怨着一边每天出席早排练。

七点半一进教室，看见课桌已经都被推到教室后面去了。讲台上笔直地站着穿着演出服装的演员。在他们前面，导演村田同学手里拿着卷成卷儿的剧本，飞快地说着什么。各幕后小组的同学们都坐在靠窗边和靠走廊的墙边，一边做手工，一边瞅一眼台上的进展。

“千纮，在鲦他们说话的时候，你起初要显得很担心地听着，当听到‘咱们帮她逃掉吧’时，一下子露出放心的表情，但是不要表现得太夸张。等到荷叶茎断了以后，一定要露出笑容，这时候可以夸张一些。”

村田同学完全以导演自居的口吻发出指示，头上戴着用粉红色彩纸做的花冠的皆藤同学，端坐在充作荷叶的老师的转椅上，点头说道：“好的。”

“好了，现在在重新来一遍刚才这段。”

站在讲台上无事可干的演员退到了讲台两边，只剩下皆藤同学一个人坐在讲台中央的转椅上。我从课桌上拿下一把

把椅子来，坐在教室后面。“好，开始。”村田同学一发出指令，皆藤同学便开始说台词了。

“啊，吓死我了。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还有，我的被子呢？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啊？”

皆藤同学不知所措地叹息着。这时，扮演癞蛤蟆妈妈的近藤同学迈着外八字步，从右侧一跩一跩地上来了。

“哎呀呀，你醒啦。我想让你当我儿子的媳妇呀，肯定能给我生个漂亮的孙子的，我巴望着呢。”

“癞蛤蟆大婶，我要结婚吗？可是，我的丈夫在哪儿呢？”

“你问我儿子？噢，儿子，出来吧！”

于是扮演癞蛤蟆儿子的黑泽君“呱”地扯着嗓子叫了一声，一窜一窜地跳着出来了。皆藤同学吓得“啊”地尖叫起来。

“无聊透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听见这么一句。回头一看，是仓持站在我身后。他抱着胳膊，皱着眉头。“连我看着都受不了。”

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手指竖在嘴上冲他“嘘”了一下。仓持从旁边的课桌上拿下一把椅子，坐在了我身后。

三条鲋咬断了荷叶的茎，负责道具的人把转椅推到讲台一边去后，这个场面便告一段落了。村田同学又开始布置下一个场面的排演了。台下的幕后小组的人又埋头干起手里的活来。

“这个剧，就算做是你一个人编的吧。”仓持说道。

“不，还是算仓持写的吧。”

“要是我承认写了这种东西，有损于我的将来。”

“可是，你确实写了呀。怎么回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信心十足的吗？”

“谁想到变成这么糟糕的剧啊。叫什么‘食指姑娘’，真是差劲。”仓持胡乱地捋着头发。

“没办法，中学生嘛。”

“因为是处女作就让步，凭什么呀。”

听见从仓持的嘴里说出“处女”这样的词语，只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了上来。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也没什么龌龊的意思。我眼睛看着别处问他：“仓持，下次还打算写什么吗？”

“为这个班的话，我不写。”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不过我将来想拍电影。”

“电影？像村田同学那样当电影导演？”

“当然啦。不可以吗？”

“拍电影的话，就真的成了有钱人了吧？”

我想起了七夕节的时候拴在细竹子上的仓持写的“想要

当有钱人”的祈愿，问道。仓持当了电影导演，成了有钱人，光是想象都觉得很可笑。

“什么？”

“仓持，你想当有钱人吧？”

“怎么突然说起有钱人来了？要是能当当然想当啦。”

“可是，过去……”我刚说到这儿，“噢，对了。”仓持飞快地说起来，“是这样，我哥哥在大学加入了导演小组，我经常给他打杂。和咱们这种夏令营的破剧完全不一样。和他们相比，咱们这个也就是幼儿园玩游戏的水平。下次，你想不想去？”

“啊，我？”

“你很有才能啊。你要是想去干点什么的话，我跟哥哥介绍一下。”

我吃了一惊，看着仓持的脸。他皱着眉头，抱着胳膊瞪着讲台。我虽然想说的话很多，诸如“那个剧本也说明不了才能”“中学生去大学也不合适”等等，却说出了“我去”。

“那好，等到暑假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跟你联系。”

仓持好像不想再说话似的挥了挥手，所以，我又转回头去看教室前面，皆藤同学和扮演鲽的学生们正在听自命不凡的村田同学的指示。

去大学生们拍电影的地方，这么一想象，觉得自己仿佛比那些孩子们要成熟了好几倍。这么一来，自己的面容恍惚

变成了摄影机镜头似的，而几米远的同学们、黑板和课表都像是在电影里一般。

“结仁，你看什么呐？”

扫除的时候，我正在擦着窗户，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拿着长把扫帚的阿佐子，满脸笑容地站在我背后。

“没看什么，擦窗户呢。”我拿着干抹布在窗玻璃上画着圆。其实我一直在看朝着校园那边的垃圾站走去的伊田君的背影呢。

“阿佐子，小道具的活儿干完了？”

“嗯，差不多完了。只剩下小燕子的翅膀和修改千纮坐的荷叶了。”

“是吗？不简单呐。这个剧还真像个样子了。”

“说什么呐，结仁写的剧本呀，其实原本就是结仁编写的剧呀。”

“哪里，我只不过是把书里的修改了一下。服装和道具大家都做得那么好看，所以才会表演得好看呐。”

“说到底还是因为女主角漂亮啊。”

阿佐子羡慕地注视着在教室那一头正在说话的皆藤同学。皆藤同学在几个女孩子的包围中，正用蓝色的手帕擦着手。

“千纮穿的正式服装，你看见了吗？”

“什么时候？”

“第二节课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漂亮，男孩子们肯定都会喜欢千纮的。”

“那是。”我答道，停下了擦玻璃的手。伊田同学正把垃圾袋放进垃圾箱里，然后拍了拍手。

“啊，那个人！”阿佐子猛然发出这么一声，吓了我一跳，她站到我旁边，指着校园里说，“那个人，那个人。”

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并不是伊田同学，而是在校园一角的工具房前面，拿着竹竿子互相捅着玩的一群男孩子。

“怎么了？他们怎么了？”

“最右边的那个，你看见了吗？”

我凝神一看，阿佐子所指的最右边的那个人，原来是葵喜欢的田边学长。我立刻在心里念起了咒语来。

“你知道吗？听说那个人挺吓人的。”

“吓人？”

阿佐子伸直了脖子对着我的耳朵说：“人家说那个人是，变态。”

“啊？变态？”

阿佐子把手指搁在嘴上，嘘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细细的眉毛，慢慢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谁说的？”

“是桃井她们。千纮回家的路上，那个人总是埋伏在那儿。”

桃井是小道具组的一个女孩子，就像一只愚蠢的小狗，老是叽叽咕咕说个不停。我吃惊得不行，阿佐子又伸直脖

子，把手拢在我的耳边说："他好像是特别喜欢千纮。据说前几天，他埋伏在回家路上的小公园里，趁着千纮一个人的时候，骚扰她呢。"

"骚扰，怎么骚扰的？"

阿佐子的脸刷地红了，小声答道："那就不太清楚了。"

我朝正在挥动着竹竿子的田边学长望去。

"真的假的呀？他是田径部的吧？好像每天都参加训练的。"

"是啊，很可能是训练完了之后干的这些呀。人家桃井说，他埋伏的时候她看见过。千纮被那种怪人缠上了，真可怜……不过，她实在太漂亮了，又特别成熟，我还挺羡慕的。"

阿佐子又回过头去，羡慕地瞧着靠着教室门站着的皆藤同学。

"真无法相信。"

也许是没听见，阿佐子没有搭腔。我打开窗户，放进了外面新鲜的空气。伊田同学好像已经进了教学楼，哪儿都看不见他。我呆呆地瞧着田边学长他们在工具房前面打闹时，阿佐子凑近了我说："所以吧，结仁，你也要注意一点，尽量不要和那个人的眼睛对视。"

我瞧着认真提醒我的阿佐子，如果加以否定，又觉得她太可怜了，便说："嗯，是啊。"我点着头，"对视倒是不会的，我会注意的。"

"嗯，那就好。"

"阿佐子，桃井她们有意思吗？"

阿佐子忽闪了一下黑眼睛，又露出了笑容。"嗯，可有意思了，知道的事情可多呢。谁跟谁好啦，谁喜欢谁啦，真不得了。她说的那些，我根本就没有发觉。啊，对了，结仁也跟我们组一起干活，好吗？已经差不多都干完了，在聊天呢，可好玩了。结仁手又巧，她们肯定欢迎。"

"不了，我算了吧。"

"为什么？"阿佐子显得有点不高兴，"你不会是讨厌桃井她们吧？"

"没有啊。"我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我把手里的抹布竖起来，在窗户框里来回擦着，弄出来好多黑色的灰尘。

"这样啊。"阿佐子用掉在地上的铅笔戳着抹布上的灰尘，然后脸红红地说，"也是啊。结仁以前就不和女孩子们一起玩儿，独往独来的，我一直觉得你特别酷。不过，我是想，也许你不光和我好，也能和大家都好……对不起啊，突然邀请你。"

"没有，一点也不觉得。谢谢你。"

阿佐子放了心似的，一边把铅笔上粘的灰尘甩到地板上，一边说："以后我听到什么，再告诉你吧。"

"拜拜。"阿佐子摆了摆小手，朝拿着簸箕站着聊天的桃井那边走去。

离她们不远，皆藤同学靠在门上，在女孩子们的簇拥中望着窗外。我怕跟她的眼神对上，赶紧回过头去，捏着抹布

上的灰尘抖落到窗户外头。抬眼一瞧，只见田边学长他们像拿着一把刀似的拿着竹扫帚，朝对方劈来劈去。

几天后，课间的时候，皆藤那伙儿正在露台上说话，其中一个人一边说着“啊，千纮，快进去”，一边把皆藤同学推进了教室里。于是其他女孩子也嚷嚷着“啊，真是他”，一起进了教室。

我就坐在窗边，站起来朝外一看，果然是穿着运动服的田边学长正仰头朝教室这边瞧呢。被女孩子们环绕的皆藤同学只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并没有害怕的样子。她的表情和妈妈看见变黑了的香蕉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你怎么看那帮人？”正趴在课桌上睡觉的仓持突然抬起头来问我，吓了我一跳。

“什么那帮人呀？”

“明知故问。别装了，就是那帮瞎叫唤的女的呀。”

“没觉得什么。”

我翻开英语课本，打算查课文里面的生词。我把手伸进书包里想掏词典，立刻发觉忘了带了。

“忘带词典了，借我用用。”

仓持顺从地把黑壳词典递给了我。

“谢了。”

“你怎么想啊？”

“我不是说了吗？什么也没想。不觉得讨厌也不喜欢，和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呀！你不是女的呀？”

“是女的，也没关系。仓持不是也不爱和别的男生一起吗？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吗？我没想什么。”

“我和谁都不联手。”

“什么呀，电影台词吗？写剧本的时候，不是和我联手了吗？”

仓持的词典里到处都用黄色荧光笔画着杠杠。偶尔翻开的一页上，在“dignity”这个单词下面，不知为什么用粉红色的钢笔画着线。我看了看词义解释，是“威严”。

“为什么只有这个词画粉红色的线呀？”我觉得很好笑，笑着问道。

仓持瞅了词典一眼，说：“因为是重要的词。”

放学后，在长椅上等史人和葵的时候，我也听到从后面走过去的几群女孩子，指着田径部训练的地方叽叽喳喳的说“啊，就是他”“真可怕”……真不知道那个传言到底扩展到了多大的范围了。

伊田君今天依旧贴着绿色号码，正追着足球跑。我经常在想伊田君是如何看待自己每天坐在这条长椅上的。不过，最后我还是在内心祈祷伊田君千万别发现我坐在这里。

我看见史人从电梯里出来，朝着校门口走来了。

“喂，你听说田边学长的传言了吗？”史人刚一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传言？”史人把手放在额头上，遮挡晃眼的太阳，朝田径部那边瞧。

“就是和皆藤同学怎么怎么样的事……”

“噢，听说了。听绀野他们说的。”

“绀野君？绀野君，是棒球部的那个特别横的人吧？”

“不算特别横，就是他。”

提起棒球部绀野，据说他以敢跟高中生打架，把人家给打败了而闻名。他是个眼神很凶的男孩子，在走廊里遇见的时候，总是让人不由得加快脚步走过去。史人现在能够和那样的人坦然说话，虽说无法相信，却是千真万确的。

上了中学后，开始有了人气的史人，不仅女孩子，就连男孩子也不能对他小看了。他长得眉目清秀，而且不喜欢张扬，不向女孩子们献殷勤，这一点大概不让体育部的男生们反感吧。不光是这样的男孩子，就连经常逃课的，有点不良习惯的少年，他也能够交流似的。史人不爱说话，那些孩子怎么会和他接近，不即不离地交往呢？实在想不明白。按说在学校里不爱说话这一点，我也是一样的呀。

“嗨，那件事，你觉得是真的吗？我觉得葵喜欢的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因为那个人看起来挺好的。我也不了解他，只是从远处看的印象，但绝对不是那种人。”

“这个嘛，有的人喜欢过头了，就会做出怪异的事来。不好说。”

“是吗……”

我还是不太同意，从校园里搜寻起葵和田边学长的身影来。

足球从我的视野里飞过，背着橘黄色和绿色号码的一团

人正在追逐着它。喜欢过头了，就会做出怪异的事来吗？我说不定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吧。

“嗨，那事，葵知道吗？”

“大概知道吧。跟皆藤同学沾边的事大家都有兴趣。”

“咱们是不是应该提醒她一下？”

“不用特意跟她说吧。除非本人跟咱们商量。”

“这就是咱们不是那样的朋友的理由？”我虽然并不是那个意思，但声音听起来很刺耳，“真成熟啊，史人能分得这么清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史人笑了。他想要再使劲笑笑，却突然泄了气似的，靠在椅背上，望着天空。

我朝田径部那边望去，正好是葵在起跳的时候。在空中停留的那一秒钟的工夫，葵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呢？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夏令营之前有三天的期末考试，但是早晨的排练还是照常进行。有的孩子把练习册放在纸箱子上复习。只要排练一开始，大家的眼睛便都紧盯着讲台了。我每天都把大家的这种表情偷偷画在本子上。

村田同学喊了停之后，教室里又热闹起来。这时，仓持突然说：“让我看看。”他拿起我的本子，一边翻一边吃惊地说：“你还真喜欢画画儿啊。”

“还给我。”我想要拿回本子，仓持却故意伸直胳膊不还给我。我觉得像小学生那样闹着玩挺没意思的，就不再搭

理他，恢复了原来的坐姿。

“哟，不想要回去了呀？”

“想看就看呗。”我冷淡地说。用手支着下巴，以便看不到仓持。

“我说，你这个人吧，加上前几天的事，我琢磨着，角来，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吧？”

“什么？”

“怎么说呢，看着让人起急。当然我也差不多。你好像总是很轻松地待在高处俯瞰着下面似的。别人愉快地闹腾的时候，你也无动于衷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点我看得出来。”

在教室的前面，村田同学正在指挥着最后一个场面的排演，没有人朝我们看。

“用不着你仓持评价我。这不是我，倒像是你自己吧。我可没有俯瞰什么呀，只是不想参与罢了。”

“为什么不愿意参与呢？只不过是清高而已，其实是想要别人跟你好吧？这个，我明白。”

“我想要别人跟我好？其实仓持是这么想的吧。为什么随意猜测别人的心情呢？仓持也许是这样的，我和你不一样。把本子还给我。”

“真是，看着让人着急啊。再那个一点，怎么说呢……”

“仓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无所谓。再说了，仓持不过是和我一起写了个剧本吧，凭什么对我说三道四呢？”

“那么，谁可以对你说三道四呢？”

“重要的人。可以对我说什么的，只有重要的人。”

仓持的脸就像被人斜着揪起来似的，变得扭曲起来。“好，准备！”只听村田同学一发话，教室里霎时安静下来。在讲台上，演小燕子的男生开始劝说戴着花冠，假装哭泣着的皆藤同学到南方去。这是我和仓持一起写的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不合情理，让人讨厌。一想到仓持没准把自己当成了小燕子，就感觉恶心。

这段一演完，班里又热闹起来了。仓持把我的本子扔在我的课桌上。我瞪了仓持一眼，拿起本子走出了教室。下楼梯时，早班会开始的铃声响了。我停住脚步正要往回走，斜挎着书包的伊田君突然出现在楼梯拐弯的地方。

“啊，早上好。”

伊田君看见我，微笑着说。

“早上好。”

我紧紧攥住卷成一卷的本子。

“迟到了。坏了。”伊田君紧挨着我身边走过，我不由屏住了呼吸。也许是对我这憋气的样子觉得诧异吧，又从楼梯上边传来伊田君的声音：“角来同学，你不去教室吗？”

“嗯，去。”我转过身，跟在伊田君的后面走上了楼梯。

“啊，对了。”伊田君一边上楼梯一边说：“角来同学，你上次的写生会的画儿，又贴上了金奖了吧？”

“嗯，贴了。”我鹦鹉学舌似的答道。他笑了。我真

希望这个楼梯没有尽头，可是，马上就要到教室所在的三楼了。

“你还是画得那么好啊！是不是进美术部了？”

“没有，生物部。不过，现在在写剧本。”

“剧本？”伊田君回头问。我本想延长对话而随口说的，可是，怎么会说出这个来，我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起来。

“那个，就是夏令营演出的剧本。拇指姑娘的故事。”

“嘿，这样啊，不简单呐。”

已经到了E班教室的门口了。伊田君说了声“回头见”，就走进了教室。我也站住了，挥了挥手。

一阵喜悦之情涌上了心头，脚都站不稳了。仿佛稍微一动弹，它就会从全身的每个毛孔里溜走似的，所以，我闭着眼睛，屏住了呼吸。等到喜悦的表情开始凝固起来之后，才转身打算回教室。这时，只见前面走廊上，仓持手揣在兜里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那天放学后，要占用体育馆进行全体彩排。我不想看见仓持，就自己一个人先回家了。虽然也想到史人和葵会担心的，可是，也不觉得有什么。

一进家门，我看见掉了漆的灰色自行车停在院子里。真稀罕，今天妈妈在家。

打开玄关门，听见了收音机的声音。对于仓持的恼怒和之后不久伊田君跟我说话引起的兴奋在脑子里混成一团，把

我的心情搅合得一直是怪怪的。现在这样不痛快的状态，像妈妈那样的大人，也许能够很好的开导我，告诉我解决的方法吧。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你不工作？”我提高了声音，想压过收音机。

“哟，你回来啦。今天请假了。”

为了让妈妈听得清楚，我从收音机前走过去，和妈妈并排站在水槽跟前。水槽里堆着各种待洗的炊具，烤箱里飘出好闻的香草味儿。妈妈正在用过滤器把鸡蛋黄弄成细条条，这是含羞草沙拉的装饰。

“嘿，为什么请假呀？”我靠近妈妈问。

“偶尔也给你们做顿饭啊。”

妈妈用勺子碾着细碎的蛋黄，细小的黄色颗粒从过滤器下面漏了下来。

“啊，做什么好吃的吧。”

我朝烤箱里看了一眼，里面烤着一只只有生日或圣诞节才做的烤鸡。

“是呀，偶尔做点。”

“今天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啊。”

妈妈虽然在笑，却一次也没有看我。我想，也许是需要用心做的料理，没有办法，就又从收音机旁边走过去，到客厅去了。今天空调也开得很低。我抱着胳膊，用手掌护着胳膊肘。我对躺在沙发上的哥哥说：“今天吃好吃

的，看见了吗？”

“没看。”哥哥以自己的左胳膊当枕头，躺在沙发上。

“好像是圣诞节那样的烤鸡在烤箱里，还在做香草沙拉呢。还有糊糊那样的东西，估计是要炸什么东西，做点心时才用的搅拌器也在水槽里。”

哥哥只“嘿”了一声。

“哥哥，哥哥，你不觉得挺怪的吗？又没有人过生日，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吗？不是吧，结婚纪念日是十月三日吧。”我站在电视机旁边，继续说着，“也许爸爸和妈妈认识的日子是今天吧，说不定今年是二十周年呢。啊，也不对，姐姐今年二十一岁吧。这就是说，是相识二十五周年吧。”

“你躲开那儿。你的影子进电视了。”哥哥用低沉而平板的声音命令道。

“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我抓住哥哥的胳膊摇晃着。

“烦不烦呀你！”他突然使劲甩掉我的手，我差点摔倒，扶住了身后的书架才没倒下。可是，被我一碰，书架上摆着的小毛绒玩具和空点心盒“哗啦啦”掉了下来。

“啊，都掉下来了。”

我瞪着哥哥，他瞧了一眼掉在地上的小摆设，然后朝电视机扭过头去，再也不动弹了。由于收音机的声音，妈妈什么也没听见，继续做着饭。我蹲下来，把毛绒玩具捡进点心盒里，放回原来的位置上。在书架前面，正对着空调，凉飕

飕的。

真是的，这个家里，收音机的声音太大了，空调的风太凉了，妈妈的身体太瘦了，哥哥太不爱说话了，姐姐太爱玩了，爸爸回家太晚了。

我发觉正合适的人，这个家里一个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等到九点多才吃晚饭。

我和哥哥两个人的话，七点之前就吃完了，可是，今天九点才吃饭，真受不了。我问妈妈，饭菜早已做好了，为什么不吃呢？妈妈说“等爸爸回来再一起吃”，难不成我家也终于和葵家一样变成了“男人当家”了吗？我的心情一瞬间黯淡了下去，不过，转念一想，一定有什么好事才会这样的吧。

厨房里，妈妈开着收音机，客厅里哥哥在看电视。我躲在自己房间里，用彩色铅笔往白天画的画上涂着颜色，等着开饭。肚子饿得咕咕叫，精神根本集中不了。我正想要下楼去找点饼干吃，就像约好了似的，整九点时，听见了爸爸的车开进了车库的声音。

我跑下楼去，看见爸爸刚刚走进家门。

“爸爸，你回来啦！真早啊。”

“呵，结仁，我回来了。”爸爸笑着说道。

“今天有什么好事吗？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就像过圣诞节一样。”

“是吗？那就多吃点。”

我就像小学时经常做的那样，接过了爸爸的皮包。沉甸甸的，真没想到。

“装的什么呀，这么沉。”

“哈哈，沉吧！里面有电脑啊。”

“爸爸，电脑也每天带回家里来吗？”

“是啊，不过是公司的。”

“爸爸，咱们家也买一台吧。葵家前几天就买了，还可以上网，特别方便。”

“倒也是啊，过几天吧。”

走进客厅，妈妈在摆桌子，给四个人的碗里盛饭。一想到姐姐肯定不回来，觉得有些遗憾。尽管没有一个正合适的人，但是全家人都到齐的话，也是件高兴的事。

不过，在不是周末的晚上，四个人围着餐桌吃饭，感觉很奇妙。而且，还十分丰盛。不知会发表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我紧张地等待着，隔着锡纸捏着鸡腿，啃着咸咸的肉。无论怎么啃，肉都是那么咸。

电视里现在播放的是某个工厂车间的画面，这好像是个智力竞赛节目，猜猜这里是做什么东西的工厂。出场嘉宾困惑的表情不时被拍成特写镜头。

“啪”的切换成了广告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自从开始吃晚饭以后，谁也没有说话。哥哥一向是不爱说话的，而爸爸一定是太累了，妈妈好像有些坐立不安，如果我不说话的话，很可能直到吃完饭也没有人说话的。

我正琢磨着得说点什么的时候，妈妈说了句“我吃完

了”，就站起来，离开了餐桌。她只盛了一点饭喝了一点汤。一块肉也没吃。

“妈妈，这个鸡肉特别好吃。”我下决心说道。

“这个菜经常做的呀。”

“可是，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才……”

“每年都做的呀。”

妈妈小声说着，把自己用过的餐具放进了水槽里。我以为妈妈会走开，谁知她又返回客厅里，用手指涂抹着很久以前我撒在餐桌上的酱油痕迹。等所有人一吃完饭，妈妈便从冰箱里拿出奶酪点心，切成一样大小的八片，将其中的三片放进小蝶里，去了里面的卧室。

夏令营的三天前，像往常那样我和史人坐在长椅上，刚才还在跳远的葵突然不见了。

田径部的人开始收拾器具了，人都走了，连棒球部和足球部的人也都走了，可是葵还没有回到长椅这儿来。放学的音乐放完了，值班老师的身影已经开始出现了的时候，我们仍然耐心地等着葵。

“怎么搞的？她自己先回家了吧？”

“可是，回家的话，这里是必经之路啊。肯定还在教室里呢。”

“也对呀，大概是不舒服吧。”

“我去看看，结衣在这看着书包。”

史人把看了一半的书放进书包里，站起来。我想起以前

奶糖得病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次史人去找葵，我一个人留在狗舍旁边等着。从那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葵和史人都长高了，变化很大，相比之下，我自己到底成长了多少呢，却说不清楚。看照片的话也许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却没有葵和史人那样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

过了一会儿，看见葵和史人从校园西边那条路上跑过来了。葵穿着体操服，校服大概塞在右手拎着的提包里了吧。我觉得很奇怪，便提起我和史人的书包朝校门口走去。

“结仁，结仁。”

从校门走出来的葵朝我挥着手。由于挥动得过于用力，以至于史人退后一步，跟在她后头跑着，怕碰着他。

“怎么了？”

葵喘着气，笑着抓着我的胳膊，说：“是这么回事……”我的肩膀上感受到了她热乎乎的气息。“怎么了？”我又问，可是葵还是喘气着，说不了话。

“葵说她跟田边学长表白了。”在葵的后面看着这情景的史人说道。

“啊？”

葵“嗯，嗯”的使劲点着头，依靠着我的身体一点点蹲了下去。史人走过来，从我的右手里接过了他的书包，说：“细节不清楚，好像挺顺利的呢。”

最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皆藤同学。田边学长不是很喜欢皆藤同学的吗？葵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喘气，一边朝校园那边看。

“咱们边走边说吧。”史人用力拽起了葵，走了起来。

葵笑着，身上穿的体操服微微发散着汗味儿和热气。

刚一打开很久没有来的小屋的门，就闻到了一股子夹杂着热气的灰尘和沙土的气味，头直犯晕。葵比刚才平静一些了，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望着远处，微微张着嘴。

“葵，把它关上。”

葵也不关门，站着发呆，我拍了她的胳膊一下，葵才“啊？嗯”慌忙关上了门。我拧开手电筒，放在三个人的中间。

光柱中浮现出了葵的脸，好像还瞧着远处。

“喂，跟田边学长告白了，是真的吗？”

葵像个小孩子似的“嗯嗯”了两下。

“可是，田边学长……”我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了，“你是问皆藤同学？”史人接过了话茬。

“喜欢皆藤同学的事吗？”葵好像突然醒了过来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嗯，差不多吧。”

“可是，我想要早点解脱呀。我讨厌这么磨磨叽叽的，不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了。所以，跟田径部的朋友商量了以后，就是那个叫三木的跑短跑的女孩子。她说即便被拒绝了，也该去夏令营了，至少三天不会见面，因此，要告白就趁现在。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痛快。其实我是想昨天说的。刚才我对他说‘我喜欢你’了。”然后喘了一口气说，“我现

在还像做梦一样。”

“那，学长怎么回答的？”

对史人的提问，葵像是在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似的，歪着头，断断续续地说：

“那个……怎么说的呢……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谢谢’之类的。”

“谢谢？这就是说同意和你好了？”

“嗯，同意了。”

“可是，学长不是说喜欢皆藤同学的吗？”对于还一个人沉浸在梦境里似的葵，我不觉产生了莫名的急躁感。

葵停顿了一下，回答：“是啊。最近不是有奇怪的传言吗？”

我和史人竟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

“有人说田边学长骚扰皆藤同学，而皆藤同学也不加以否定。”

“葵，你觉得那些传言是真的吗？”

“绝对是胡说八道呀！”葵坚决地说道，“全是造谣。是皆藤同学的跟班们编造出来的。”

“这么说田边学长已经不再喜欢皆藤同学了？”史人声音沉静地问道。

“这个不好说，不过，被人散布那种传言，谁也不愿意呀。也许还是喜欢，但是，我不在乎。再说，他说了愿意跟我好了。”葵的笑脸在手电筒的光束里摇曳着。

“葵，恭喜你，有勇气。”

史人“吧唧吧唧”拍起巴掌啦。我可没有那份心情。

“学长说，在他退出田径部之前，想和我一起回家。你们觉得好吗？”

“可以呀。那我们俩就不等你了。”

“结仁，行吗？”葵担心地问，“那样，没关系吧？”

“嗯，挺好的。”

说什么“没关系吧”，到底什么没关系呢？我为自己怎么不像史人那样为葵感到高兴而焦躁。我想寻找更温柔更合适的词语，可是却只能重复一句“嗯，挺好的。”

“结仁，你也努力一把试试？”史人唐突地说道。

我抬起头，史人正一本正经地瞧着我。

“我吗？努力什么？”

“伊田君呀。”他顿了顿，又说：“像葵那样，魔法师俱乐部一起祈祷怎么样？”

“对呀！试试吧！”

“肯定会成功的，葵就是例子。”

“可是，葵……”

我想要反驳，却想不出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话来，便闭上了嘴。葵探出身子，握住我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潮乎乎的，特别柔软，像换了个人。

“结仁如果想这么做的话，我会最最努力祈祷的，因为这是咱们约好了的。”葵直盯盯地注视着我，仿佛要把我身后的墙壁看穿一般。“结仁，试一把？”

在短暂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对伊田君，这么做

行吗？我对于伊田君的感觉和葵或其他女孩子的“喜欢”应该是不一样的，可是，这样做的话，这感觉就变成了单纯的“喜欢”了。那样一来，我觉得连接自己和伊田君的一条细细的线就会突然断开似的。其实，我曾经想过上百遍“说不定有希望和他好呢”，这一厢情愿的想象，早已在头脑里膨胀了起来，我“嗯”地点了一下头。

“好，咱们三个人早中晚，还有看见伊田君的时候，都要祈祷。希望伊田君喜欢结仁。”

葵像要让伊田君听到似的，两手包住了我的手，史人把自己的右手放了上去。手电筒的管束照出了手背的洼陷和凸起，我真想把它们一一画在写生本上。

坐在观光大巴的第二排座位上，我眺望着车窗外的风景。

旁边的阿佐子一边隔着过道和对面座位上的桃井她们说话，一边看《食指姑娘》的剧本。坐在我前一排的文艺部的女孩子拿着麦克，鼓动大家一起唱歌。打开了音响后，响起了*Green Green*的钢琴伴奏声。阿佐子从背包里拿出夏令营指南，打开歌词那页，举到我俩中间，让我也能够看见。

我随着从背后传过来的嘹亮的歌声，不出声地唱着。大家好像已经忘记了昨天那件小小的骚动了。只有追随皆藤同学的四人组，失去了中心人物，早上集合的时候，以及在高速公路休息处去卫生间的时候，她们的表情都像走丢了的孩子似的。

昨天放学后，我在长椅上等着史人时，听见急救车的喇叭由远及近，停在了学校里。大概是谁病了吧，我走过去一看，皆藤同学躺在担架上，被人从教学楼里抬出来，送上了急救车。她的脸色惨白，痛苦地皱着眉头，身上盖着一条茶色的毛毯。

“哟，是皆藤同学呀。怎么了？”我向在旁边看热闹的隔壁班级的女孩子打听，她耸耸肩，说：“在英语辩论个人辅导之后，她从楼梯上摔下去了。看样子，夏令营是去不成了。要是不参加辩论大会就没这事了。”

望着急救车开走以后，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我的心脏仿佛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似的，只听见从脚底到全身都“噗通噗通”作响。和刚才的急救车的喇叭声一起，在我的身体里鸣响，声音大得耳朵都快要震掉了。我好容易才迈出步子朝校门走去，看见史人在我前面不远走着。

“史人，皆藤同学被送走了。”我从后面抓住他的书包，史人“哇”地叫了一声，朝我做了个鬼脸。

“皆藤同学被急救车送走了，刚才。”

“嗯，就是刚才的那个急救车吗？”史人停下脚步，“皆藤同学怎么了？”

“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受伤了吗？”

“不知道。不过，还有呼吸。”

“是吗？”史人回头朝急救车驶过的地方看了看。

校园里的足球场上，足球和追逐着足球的一团人不断

地来回移动着。再往那边，能看见沙坑旁边面朝我们站着的葵。

翻页的声音使我清醒过来，*Green Green*已经唱完了，从扩音器里传出《日落远山》的音调，不知到营地之前要唱几首歌呢？斜前方的坂江老师扶着装饰着绿色荷叶的转椅背，那本来应该是扮演食指姑娘的皆藤同学坐的荷叶椅子。

到达山里的营地后，一放下行李，就分各组立刻开始夏令营活动。

首先，每个人要从山里的A地点走到F地点，盖个章回来。夏令营的分组完全通过抽签来确定。我们组的五个人，除了选择行走路线的时候之外，基本上互相不说话，默默地爬山。只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组长山口同学说起了今天晚上演节目的事和昨天皆藤同学摔伤的事时，别的孩子才跟着开了口。

“皆藤同学好像是脚脖子骨折了，要住两个星期医院，下星期可能还要拄拐杖呢！”山口皱着眉头说道，“真可怜。”

“真倒霉。正好夏令营之前。”小池君用木棍挖着脚边的土，小声说。

“好在伤不太严重。真有人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死了呢！电视剧里也经常看到的，从头上还流血呢。”

“我看见她昨天被担架抬走了，脸色惨白。”

“幸好脸上没受伤。她可是咱们学校最漂亮的。”

也许三个男孩子觉得表示赞同不太好意思，哼哼哈哈地轻轻点头。

“可是，今天的演出不要紧吗？横田。”小池君的木棍尖在地面画出了几个圆圈。

“是啊。突然换人，够呛吧？”

“不过，本人相当有自信呢。而且个子小，直接演拇指姑娘也行了。”山谷同学一说，大家都赞同地笑了。

由于相当投入地排练了好长时间，所以在早上的紧急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不演了。紧急换人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当场推选出来的是阿佐子。推选的理由是：她个子小，长得又可爱，加上不用爬山，有时间背台词。在全班同学的掌声中，阿佐子无法推辞，一跃而成了今年最重要的文娱活动的主角了。

我很同情阿佐子，可没想到她特别高兴，坐在大巴上也一直在背台词。老师偶尔回过头来，提醒她说：“横田同学，不要看了，会晕车的。”她嘴上答应着，却偷偷翻着剧本。

“不过，皆藤同学练了那么长时间呢，太可怜了。真遗憾。”

小池嘀咕着，大家都“哦”地起哄。

“其实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吧？不光是咱们班，别的班也一样。皆藤同学真的跟演员差不离。”

山谷叹了口气，别的男孩子也跟着叹了口气。

“皆藤同学的腿能治好吧？”由于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下决心问道。

其他四个人惊讶地看着我。自从爬山以来，我提出这么像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

“只是伤了脚脖子，一般来说可以治好的吧。当然也可能留下毛病……”山谷毫无自信地回答。

“比如说，什么样的毛病？”

“嗯，大概是走路有点瘸，等等吧。”

“我叔叔以前因为车祸腿骨折了，现在走路还瘸呢。皆藤同学也会那样吗？”

听小池一说，大家都发出了不满的声音，“什么？”“那也太惨了吧！”

我一边摸着屁股下面坐着的树墩子的粗糙树皮，感到自己的体操服里面冰凉得如同被塞进了一块冰。

吃完了各班自己做的咖喱后，夏令营篝火晚会开始了。越堆越高的柴火被点燃了，三米高的火柱照亮了广场中央。

按照抽签决定的演出顺序，各班开始表演节目。第一个出场的D班，男女生都拿着蜡烛，戴着橡树子那样的帽子，排成队列，唱起了《大地颂》。史人也站在最后一排最边上唱着。我觉得好可笑，原来光这么唱唱歌，也能够成为集体行动啊。伊田君所在的E班的节目也是大合唱。伊田君穿着和班里同学一样的带飘带的白上衣，站在靠近指挥的第二排，微微张着嘴唱着。我想要把他这个样子牢牢记在心里，

一辈子也忘不掉。

C班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在等着出场的时候，穿着食指姑娘衣裳的阿佐子仰头瞧着空中背诵着台词。由于原来是为个子高的皆藤同学订做的衣服，所以到处都用别针别着。不过，戴着花冠，腰部以下穿着胀鼓鼓的粉红色大裙子的阿佐子，虽然说不上美丽，却相当可爱。当阿佐子换上演出服从小木屋里出来时，全班同学都高兴得发出了欢呼声。

离出场时刻越来越近了，阿佐子闭着眼睛，用手掌轻轻拍着自己的脸颊。

“阿佐子，加油。”几个女孩子正在给阿佐子整理着裙装和发式，我对被围在她们中间的阿佐子喊道。她停下了拍脸颊的手，恢复了平日的笑容，说：“结仁写的剧，我一定努力，不给演砸了。”

“不过，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呀……”话还没说完，只听司仪在报幕：“二年级C班，《食指姑娘》。”换了服装的演员们朝着舞台方向移动过去，其他同学都聚集在舞台边上瞧着舞台，仓持不在其中。我在旁白开始之前，赶紧寻找起仓持来。

原来他坐在正对着舞台的地方呢。从考试那天早排练的时候拌嘴以来，我和他一直没有说话。不过，我还是穿过人群，叫了声“仓持”。他给我让了点地方，我就挤着他坐了下来。

“仓持，为什么坐得这么近呀？你不是说这个剧是败笔吗？不是说不想看的吗？”

“我是想面对败笔呀。”

“真矫情。”

“明知是败笔，可还是很紧张啊。”仓持紧紧闭着嘴，用鼓掌欢迎演员们。

阿佐子最终一句台词也没有说错，将食指姑娘演到了最后。由于拼命扯着嗓子说台词的关系，常常发出怪声，她却跟没有意识到似的，一句接一句地大声说着台词，最后和小燕子王子一起飞向了南方。平日里柔弱的阿佐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恍若在看别的孩子扮演似的。

评比结果公布了，最优秀奖是C班的《食指姑娘》。我旁边的仓持抱着脑袋说：“忒差劲了，居然还得奖。”我看他的动作就跟动漫似的，忍不住笑了出来。聚集在舞台左边的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都兴奋得拉着手。坂江老师也露出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鼓着掌。

在大家欢喜雀跃的时候，狐步舞的音乐响起，大家围着火堆排成了一个圆圈。女孩子在内侧，男孩子在外侧。这时我才发现仓持不见了。大家好半天都不牵手，当一对男女生拉起手跳起舞来以后，才受到了感染似的，一组一组地牵起手来。我也和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拉着手，缓慢地踩着节奏跳起来。只跳了几十秒就换了下一个人，这回是和同班的柏木君跳。柏木君扮演的是《食指姑娘》里的鲦，所以穿着奶油色的紧巴巴的T恤，胳膊上用厚纸做的鱼鳍忽闪忽闪的，个子高高的柏木君打扮成这个样子虽然很可笑，但我忍住笑和他跳着。

“咱们得了冠军呀。”快要换人的时候，柏木咧嘴一笑说道。

“什么？”我刚一问，下一个人已经伸手等着我了，只得松开了手。看来他知道和我是一个班的，这也不奇怪，不过，我还是有点意外。

从音乐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伊田君在圆圈的对面那边。眼看着离我越来越近了。照这样下去，下下个曲子就能够和他拉着手跳舞了。我觉得，现在和自己跳舞的是谁都无所谓了，我只是盯着被圆圈当中的火光照亮的，踩着同样节奏的一双双脚的影子。一支曲子完了，下一支曲子开始了。舞伴不断在轮换，有温暖的手，也有潮乎乎的手。我忽然发觉离伊田君还差三个人了。我希望曲子立刻停下来，又希望无论如何都不要停下来。

“结仁。”听见和我拉手的舞伴叫我的名字，吓得松开了手。原来是史人。他还戴着橡树子形状的帽子，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

“啊，抱歉，没看出来是你。”

我恢复了状态，重新拉起他的手跳了起来。史人站在我的身后，只听见他在后面对我说：“嗯，我猜你没看见我。”

“看不清。”

“我知道。”

史人和后边的伊田君之间相隔两个人，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他。虽说他的脸都看见过上千次了，这回竟然没看出来。

我笑了。一直以来，像这样没有意识到史人的存在的情况，一定有过好多次吧。节奏改变了，我们变成了面对面。史人的帽沿很深，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们班的剧，得了冠军了。”

“嗯。”

“了不起呀。”

“嗯。”

“葵说回头有事找咱们。”

“葵？什么时候？”

“跳舞之后。”

又换人了。史人开始和我前面的女孩子跳起来。我拉着新舞伴的手，满脑子想的都是几十秒之后的事。

我想在和伊田君拉手之前，在T恤衫上擦擦手心，可是没有这个时间。在和他拉手之前，稍稍对视了一下。一向都是隔着拦网看见他的胳膊，他的腿，他的脸，现在近在眼前。

“剧演得不错啊。”伊田君笑道。

“嗯，谢谢。”我说着和他拉起了手，一心只想着步子可别乱。我向前跨了一步，伊田君到了我的后面。

“那些都是角来同学写的吗？”耳后边传来问话。我既说不出“是”，也说不出“不是”。我只希望这个瞬间就此凝固，把它装进瓶子里带回家。

“祝贺你。”没等我回答，伊田君说道。

位置变换了，和伊田君面对面了。此刻我所能做到的，

只有不自然地笑着说“谢谢”了。伊田君眼角的黑痣仿佛在晃个不停。现在我和伊田君拉着手呢，光这么想一想，腿就要抽筋似的。我想要把他的手的温暖和柔软记住，就稍微给手心加了点力，我还想更加用力，变换方式地触摸它，可是最后一节跳完了，拉着的手松开了。

之后，又和几个没见过的人跳了一会儿，音乐停下来，狐步舞结束了。我听见有人说，还想跳，但音乐没有再放。

围着篝火的圆圈散开了，有的小组回小木屋去了，也有的小组还待在附近。化妆成鸟和鱼的同学们，正在收拾演出时摆放的大道具。由于和伊田君在一起的那几十秒钟过于强烈，我仍旧站在原地没有动。脚底下的地面仿佛在柔软地下陷着。

我搜寻着应该还在附近的伊田君，见他和两个男孩子朝小木屋那边走去。也许是远处有人在叫其中一个男孩子吧，和他并排走着的一个男孩子，扭头朝他挥了挥手，像是“拜拜”的意思。然后，和另一个男孩子一起朝着跟小木屋相反的方向走去了。只剩下伊田君一个人朝小木屋走去。

我迈出了一步，刚想要追上去，忽然被人抓住了胳膊。回头一看是葵和史人。在还没有熄灭的火堆映照下，二人的脸犹如正在燃烧一般闪着橘红色的光。

“是你们呀，什么事？”

不快点追上去的话，伊田君就走远了。我回头一看，伊田君的身影即将走进火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中去了。

“放开我。”

我甩着被抓住的胳膊，可是葵不松手。她追逐着我的视线看了看，然后，异常强硬地对我说："结仁，我犹豫了一下，可还是想跟你说说。"

"什么呀，回头再说不行吗？"

"你到这边来一下。"

葵使劲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火堆对面的一个小屋旁边。史人默默地跟在后面。我已经死了心，顺从地跟在葵后面走起来。再回头时，果然伊田君已经看不见了。

"什么事呀？"

到了黑暗的地方后，葵才松开了手。小屋后面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杉树林。刚才被她抓着的地方麻酥酥的。

"皆藤同学的事，我听说了，结仁也知道了吧。"

"一个班的呀，自然知道。"

"那个，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

这个问题，是我在大巴里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在看剧的时候想过好多遍的问题。每次我都在回想我是否祈祷过，哪怕是一次"希望皆藤同学倒霉""不能来夏令营"这样的内容呢？即便没有祈祷，想过没有呢？结论是，没有过。我祈祷的都是关于伊田君的，而不是皆藤同学。

"我觉得跟我们有关系。"葵静静地说。

"为什么？"我反问，同时听见了轻微的吸气声。

"皆藤同学受伤了，我怎么想都觉得和咱们有关系。皆藤同学不是本来打算今天跟伊田君告白的吗？我听史人说的。正因为知道有这么回事，咱们才祈祷你和伊田君好的，

结果她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不能来这儿了呀。”

“可是，我没有祈祷过，希望皆藤同学摔伤呀。”我说出了这句对自己说过好多遍的话。一说出来，却感觉像是说瞎话似的。

“可是，事实是皆藤同学摔伤了呀。”葵一口气说下去。“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做这种事，早晚要得到老天爷惩罚的。”

听到葵搬出“老天爷”这种词来，葵在我眼里突然变得肤浅起来。就像要打破像一块布那样的黑暗似的，葵毫不犹豫地说下去：

“从楼梯上摔下去，弄不好会摔死的。还记得很早以前，皆藤同学就晕倒过吧，那次不也是因为咱们编的咒语，每天念咒的关系吗？”

“那个，可能只是个偶然，皆藤同学的体质弱……”

“那，奶糖的事呢？田边学长的事呢？”

我沉默了。这些是我们念咒语的缘故呢？或者仅仅是偶然的呢？我还是不能下结论。其实，念咒语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三个人聚在一起，互相分享只属于我们的秘密。我觉得葵并不明白这一点。

“葵，你是觉得因为咱们的魔法，有人会死，是吗？所以，才害怕咱们的魔法吗？”

葵想了一会儿，低声回答：“也有这个原因。”

“你脑子有毛病吧！”我脱口而出，但已经收不住了，“你以为咱们那种胡编的咒语，会导致别人的死亡或受伤

吗？葵，你真的以为是靠魔法拯救了奶糖，或得到了田边学长的吗？这么想也太幼稚了。”

说到最后，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仿佛看见自己的声音在杉树林里回响着，小树叶在黑暗中摇曳不停。

从小屋对面的篝火那边传来了歌声，是一群女孩子唱的。正是皆藤同学曾经弹着钢琴为她们伴奏的那首甜蜜蜜的歌。葵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从比那歌声更远得多的地方传来的似的。

“结仁说要相信，我才相信的呀。你说咱们会魔法的，不是吗？”

“那么，你为什么跟别的朋友商量呢？事先对我们什么也不说，就对田边学长告白了呢？如果真的相信魔法的话，有这个必要吗？这不等于我们那么认真地为你祈祷，全都是白费了吗？葵说的话自相矛盾呐。”

“不是那样的。我只是跟各种朋友商量，选择最好的方法而已呀。结仁自己不是也自相矛盾吗？那个约定，不是你自己提议的吗？难道你也不完全相信吗？”

“我相信呀，我也说不清，因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的呀。就因为不可能，好多事才不顺利的。你要是觉得我已经不起作用了，去找别的孩子商量好了。可以说不能跟我们说的话的朋友，你不是有好多吗？”

葵静静地说道：“算了。”过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算了，我再也不去结仁家了”。

“没必要来呀，其实一直都不愿意来吧？”

“史人呢？”

我忘记了史人的存在了。他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所以不知道他听我们争执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我……赞成你们的决定。”

史人的声音依然很沉稳。可是，我对这声音却感到了难以克制的、夹杂着无比沉痛的气愤。

“史人一点也没有自己的主见呐。什么都好呀好呀的，其实什么也不愿意多想吧。老是摆出一副冷静的面孔，想把麻烦事全都推给别人吧？”

史人沉默着，我忍受不了这样的沉默，不说点什么，仿佛三个人都会被黑暗吞噬似的。

“我以后不想和葵、史人一起回家了，也不想和你们说话了，我不想和你们来往了，再见。”

我一个人朝篝火走去。背上汗津津的，却感觉很冷。我想在那堆火旁边烤一烤，想让那热乎来麻痹身体，可以什么都不去想了。

已经小了很多的火焰周围，有几个学生拿着木棒戳着火堆，有的呆呆地瞧着火堆。唱歌的是离得稍远一些的十来个女孩子，其中一个是穿着食指姑娘服装的阿佐子。她们拉着手，晃动着脑袋，不管她们的话，说不定会唱到明天早上。

我直直地伸出两只胳膊，手心对着火苗，近得快要挨上了。忽然，我看见旁边也伸着同样的两只胳膊，原来是仓持。

“咱们班得了冠军啦，你确实有才能啊。夏令营结束

后，咱们就去我哥哥的大学吧。”

我缩回了手。到现在为止的这十四年来，我从没有得到过这样多的人的表扬，可是，我仿佛看见在火苗中，还没有明白这些表扬的意思，自己的身体正慢慢陷入地下。葵和史人都不在，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拇指姑娘》里的灰鼠大婶住的黑暗世界出现在我的脚下。

旁边的仓持还在不停地说着，听起来就像是在讲述遥远国度的传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朝着小木屋走去，只听见后面仓持在喊："喂，我跟你联系啊！"

我想要回家了。

我真想回家后，钻进哥哥盯着看的电视机的显像管里头去。那里面绝对见不到外面的光线，和真实或虚假也都毫无关系，只有《爱》啦、《希望》啦之类的歌曲在播放。

第三章

喝空了的大口杯内侧，已经有好几圈茶色痕迹了。

我把它拿到厨房去，仔细地洗起来。

一点一点地喝咖啡是他的毛病。冲泡咖啡，必须不多不少两小勺，必须等水滚开之后，等十秒钟再沏。

根本别想糊弄他。如果咖啡粉放得过多，或没有等水开就沏了的话，远江就会盯着我的脸说：“重新沏吧。”

水槽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毛玻璃窗，透过它可以知道现在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我把宽松背心往下拽了拽，擦了擦胸前和背上的汗之后，拿出叠在衣柜里的胸罩戴上。然后脱去短裤，套上紧身的牛仔裤。站在镜子前面，用手指整理了一下眉毛，涂了层唇膏。觉得头发好像又长长了。

我从挂在正方形的狭小玄关里的挂钩上取下钥匙，塞进

口袋里，出了门。这个玄关上没有花瓶或相片，也没有蕾丝钥匙盒。

到了外面，我一边走，一边感受着久违的风抚弄自己的皮肤。我仰起头，闭着眼睛，让风也吹吹眼皮。

从身后传来的汽车声使我睁开了眼睛，一辆蓝色的轿车擦着我身边驶了过去。给人带来晦气的颜色。这是小学的时候和小伙伴们随意定的不吉利的颜色，可到现在，我还常常条件反射似的在四周寻找黄色的汽车，真是可笑。

穿过安静的住宅街，渐渐传来了热闹的声音。两个穿着校服的女高中生骑着自行车从校门里出来了。我沿着围墙走，在距离校门比较远的一个稀疏地摆着几盆植物的花坛边坐了下来。花坛那边是拦网，拦网里边有一条小路，有校园，有足球场。我现在坐的地方是个最不引人注目，又能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的地方。

足球部的男生们今天也沙尘飞扬地在追逐着球，我在其中寻找着伊田君的身影。无论我的眼睛坏到什么程度，都不会找不到他的。他一个人在操场最靠右边的地方，朝着那边追球的一团人招着手呼喊着什么。

现在，我生活的目的只有一天之中的这个时间带，就是从公寓里出来走到学校来，买了晚饭吃的食物后再回去这段时间。一天到晚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困意犹如无声的游行队伍一样，整天都不间断地行进着。在游行的间歇，我会适当加入吃饭、洗澡、和远江说话以及其他零碎的事情。

伊田君朦胧的轮廓现在接到了从球场正中央飞过来的足

球。防守队员前来阻挡，和伊田君争夺着，伊田君将球横向一踢，正好一个高个子男生赶到，起脚大力射门。球从守门员的头顶飞过，直入球门。伊田君和旁边的男生击掌庆贺。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是什么样。

我的视力减退是从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的，是因为复习考高中造成的。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了，稍微远一点的人的表情看不清了，就连合格公布栏里自己的考试号码也看不清了。一起去看发榜的妈妈叫了一声："有你！"我才知道自己合格了。

虽然别人劝了我好多次，可我到现在也没戴眼镜或隐形眼镜。朦胧的世界正合我意。所看到的东西全都模模糊糊的，这里是哪儿，自己为什么在这里等等问题就不用多想了。

哨子响了，分散的运动员们朝球场中央集合了。我站起来又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搬到这里来住以后，远江吩咐我干的活儿是，每天做菜汤和给他沏咖啡，还有保证每天有牛奶。都是与吃喝有关的事情，虽说远江瘦得喉结都鼓鼓的。

"这是交换条件。"他朝着天花板吐着烟圈说道。

"交换条件？"

"结仁可以住在这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不过，这三件事必须要做。"

"不做的话，怎么样呢？"

“就请离开这儿。”

“就做这些？”

“对，就这些。”远江说道。然后，把短短的烟蒂摁在肮脏的烟灰缸里。为了不把烟吸进鼻子里去，我微微张开嘴呼吸着。这时忽然发觉他正盯着我，我不由得憋住了气。

“你讨厌烟味？”

“一般吧。”

“抽过？”

“没有。”

“家里有人抽？”

我摇摇头。

“那我以后也不抽了。”

远江把放在桌子上的半空的烟盒和烟灰缸扔进了纸篓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在冒烟。我拿起榻榻米上的塑料壶，打开盖，将里面的饮料浇到纸篓里。

现在，我没有一天不按照远江的三个吩咐做的。要是被他赶出去的话，我就无处可去了。其实，这也不是实情，想回家的话也可以。家里有我的校服、桌子和用惯了的筷子。可是，我不想回去。那个家里有很多我的东西，无论是哪个家具，哪面墙壁，哪块痕迹都有我的很多回忆。可是，我不想回那个家了。我想，姐姐、哥哥和爸爸他们也都离开那里了。我不在家里住，应该没有人会说什么的。

从公寓走五分钟左右有个超市，我买了土豆和腊肉、牛奶。我扭动冰冷的门把手，一打开房门，心里就想，今天一

天结束了。对我来说，一天只有结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每天天一黑，我就开始切菜，煮菜汤，就着剩面包，一起喝进嗓子里去，然后洗干净身体，最后剩下的是睡觉。

钻进被子里，意识开始朦胧时，随着一阵“哗啦”作响的金属摩擦声，远江走进了屋里。十点半了。我跳起来奔向厨房，煮开水，沏咖啡，热菜汤。

“真热。”远江说。他和寂静夜晚的空气一起，站在我的身后。冰凉的奶油般的视线涂抹在我的后背上。

“今年不是一般的热。”

回头一看，远江在看自己的手，不是看我。“你瞧。”意识到我看他，便把手心伸过来给我看。

“今天手破了，被破玻璃划的。一个打工的家伙在客人面前打破了玻璃杯，我收拾的时候就把手割破了。”

我一看，大拇指根部有一道口子，不算太深，但伤口咧着，一定很痛。远江在一站之隔的一个餐厅打工。

“不要紧吗？”

“没事。”

水壶冒出了蒸气，我打开壶盖确认已经滚开了之后，又等了十秒钟。然后，往大口杯里放了两小勺咖啡粉，慢慢注入了开水。

我给坐在榻榻米上的远江端去了咖啡和加热后的菜汤。他把和我差不多长的头发束在脑后，溜光的额头上冒着汗。他有着漂亮的富士额头。我很喜欢这额头的形状。远江一

边擦汗，一边喝着热汤。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别看了。”我照样看。他又说一遍同样的话，捏起我的下巴扭向窗户。

“今天出门了吗？”

“嗯。”

“什么时候？”

“傍晚。特别热。”

“白天呢？”

“睡觉。房间里也特别热，所以醒了。”

“真能睡啊。”

我又朝他看去，一瞬间，他那小鱼一样的眼睛在荧光灯下闪烁了一下。

“今天，干活吧。”

远江用筷子夹开土豆，夹起一块塞进我的嘴里，烫得我差点儿没吐出来。在舌头上晾了一会儿，才慢慢咽了下去。

我穿上了他命令我穿的衣服，坐在榻榻米上。

今天的衣服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穿的那种大蓝领子的水兵服。布料硬得出奇，很粗糙。底边就像是凑合着缝合起来的似的，到处露着线头。百褶裙的下摆短得要命，跪坐在榻榻米上，左边大腿上的黑痣都能看见。那个黑痣是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能看见的。

“坐得随便一些。”远江举着照相机说。

我把并拢端坐的腿往右伸开，这样的话，说不定照相机

会拍摄到内裤。我也不用手去抻裙子下摆了，抻也没什么用。

“伸腿。”这回我把腿往前伸。在我的褶皱堆积的松松垮垮的袜套前面有个相机。为什么女孩子们会喜欢穿这样的袜子呢？仿佛梅雨季节的云彩缠绕着腿一样，让人忧郁。由于我没有使用固定袜夹，一站起来走动，便会很难看地滑落到脚脖子上。

摄影只十分钟就完了。起初，我感觉这十分钟长得就像一整夜，但现在已经习惯了。被拍摄的时候，我不看相机。一般都瞧着放在榻榻米上的自己的手指和裙子的褶皱。虽然也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可是在“咔嚓咔嚓”的闪光灯的干扰下，思索不下去。发生过的事情虽然一件件浮现在脑子里，可一旦想把它们排出顺序，赋予理由，串连起来时，好容易浮现出来的景象又迅速沉没了下去。

“躺在被子上面。”

遵照他的吩咐，我跪着朝房间角落里的被褥移动过去，仰面躺在上面。闪光灯在我上面闪烁着，就像是杀人现场的那种拍照。虽说我只是在电视剧里才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但我还是睁着眼睛，屏住呼吸，装得像个死人似的。

“把裤衩脱了。”

我按照指令穿着裙子，脱掉了里面的内裤。白色棉布质地，没有花边也没有绣花，巨素的那种。我知道同样的货色在衣柜里有几十条呢，都原封不动地装在超市的塑料袋里头。远江把我蠕动着脱内裤时的样子拍进了镜头里。当我把

内裤拿出来时，他停下了拍照，接过来，装进塑料袋里，不知拿到哪儿去了。

我闭上了眼睛，困意又袭了上来。我立刻就能够睡着。等醒来的时候，要是有个新的人生开始了就好了。我想要过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待在破旧昏暗的公寓里等着谁回来，而是在遥远的外国，每天去地里干农活、割草、收获的生活。可是，如果睁开眼睛后看不到那样的生活的话，我宁愿待在这里。

这个房间与任何地方都不连接。这里只有远江和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他的话会怎样呢？我经常这样想。那就让我和这个房间一起，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不见吧。

·

从高二时的偶然一次逃课开始，逃课便成了习惯。

虽然勉强升了级，但从高三开始，我基本不去学校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和谁都不说话，一天到晚埋头学习的那些日子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了能和伊田君上同一个高中，我很努力学习。只有这件事才是我初三时的一切。复习考高中的那些日子，我瘦了五公斤。躺在浴缸里，看着自己凸起的肋骨在澡水里晃动，脑浆仿佛在吞噬着柔软的脂肪。但是我不觉得不愉快。能够亲眼看到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也挺好的。那时，我除了考试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去想。除了在睡觉之前，稍稍想象一下未来和伊田君在同一个高中的学习生活外，至于自己吃的是什么，剪的是什么发型，全都不关心。

“结仁眼看着瘦了。”

看着我吃剩的鱼和肉，妈妈悲伤地说。自从我开始复习考试以后，妈妈已经辞去了面包店的零工，去朋友的公司上班了。

“妈妈也瘦了呀。”

“妈妈没关系的。因为妈妈已经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了。我看你还是不要太玩命了。结仁，你得再多吃一点。”

“可我肚子已经饱了。”

“肚子饱了也要吃啊。”

哥哥总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吃饭，所以餐桌上只有我和妈妈。每次这样的对话之后，我都再吃两三口菜，但最后还是要剩下一些。我想要赶紧吃完回房间去复习，可是妈妈没有吃完之前，我没有离开餐桌。妈妈吃什么都特别慢。

自从愿望终于实现，和伊田君进入了同一个高中之日起，我就萌生了新的人生即将由此开始的预感，每天都要想好几遍，想得头晕目眩的。这闪烁的希望之光，使得最初的一年里装进我头脑里来的算式和英语单词都如同从来没有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一直坚信，上了高中后一定会有所变化。到此为止的生活会彻底改变。从我原来的中学进入这所高中的只有五个人。从中有可能找到一个终生的好友。我有可能会把头发染成茶色的。说不定我在美术课上画的画儿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奖，不仅仅得个金奖被贴在走廊里，也不仅仅被推荐到县里的展览会上展出。

虽然一起升入那所高中的五个人里也有皆藤同学，不

过，我根本不在乎这些。在我的面前为什么总是有她挡路等等，我觉得想这些是浪费时间。就像我是爸爸和妈妈生的，有哥哥和姐姐一样，如果把皆藤同学也当做与她自己的意志无关，而与我发生联系的人之中的一个，我甚至会拍着她的手，表示欢迎的。而且，皆藤同学和我的关系，与伊田君和我的关系是全然不同的。二者虽近在咫尺，却是绝对不会混淆的。

“哟，角来同学也在这个学校？”

开学典礼之后，回家的时候，在校门口遇见了伊田君。樱花已经散落了，天气阴沉沉的。伊田君穿着崭新的校服，看上去显得个子变矮了。

“嗯。”虽然很久没有和伊田君说话了，不过，近来我已经变得不那么慌张了。只要像自己脑子里常常想象的那样做就行了。

“伊田君，你是哪班？”

“F班。”

“我是B班。”

“嘿，以后多关照。回头见。”

伊田君挥了挥手，朝车站走去。我目送着他的背影。校服的肩部好像不大合适似的。

伊田君参加了足球部。我和在初中时一样，以画素描为幌子，放学后远远地看他踢球。上学约半年后，伊田君和高一个年级的足球部负责人交往起来，但我的心情依然很沉静。伊田君就如同生长在我心里的一棵树，而不仅仅是偶尔

在学校里看见的一个男孩子。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无时无刻都能够感受到伊田君的存在。所以，在这棵树上头是开花还是鸟筑巢，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的伊田君，不像以前那样独往独来了，经常和那帮大声说笑着从走廊里走过的同学一起行动，渐渐变得和那些人越来越像了起来。开始交往的负责人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不过，和皆藤同学比起来要逊色多了。每天足球部活动一结束，两人就骑着自行车一起回家。我看见过他俩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拉着手的样子。即使看见他和女友分手时，依依不舍地挨得很近地说话，我也没有感到嫉妒。因为任何人，包括伊田君在内，都无法撼动我心中的那棵树。

听说皆藤同学刚一上高中，就和一个骑着摩托车上学的男生好了。我确实从教室窗户里看见过戴着同样的红色头盔，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皆藤同学。成了高中生后，无论在哪里，同年级男生好像根本不在她眼里似的，她的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那眼神仿佛在眺望远方。她根本不像一个高中生，就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勉强穿了件校服似的。小学时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外国人基因，现在已经可以从她那白皙的肤色里感受到了。漆黑的头发被染成了发亮的茶色，修长的双腿被超短裙衬托得愈加修长。她只戴了一只很小的耳钉，涂了唇彩的嘴唇，总是保持着微笑，和她的打扮一个模子的女孩子有好多，唯独她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她的本色，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十几岁少女是靠化妆打扮出来的。我的眼睛只有在看到皆藤同学时，才会迅速地转

动。就好像戴上眼镜看东西似的，看皆藤同学时看得特别清楚。

皆藤同学更换了好几个绯闻男友。我同桌的女孩子知道我和皆藤同学原来是一个学校的，凡是有关皆藤同学的事，都一一向我报告。虽说这个女孩子和我算不上什么好朋友。

“皆藤同学又换了个男朋友。这回据说是高三的佐久间前辈。为了她，佐久间前辈和那个超美的女友，就是那个学生会的大美女分手了呢。看来她还是敌不过皆藤同学啊。”

“是吗？真是佩服啊。”

我假装不知道皆藤同学以前的那些事，无论同桌说什么都故作吃惊一番。皆藤同学在这个学校里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美人。

上高中后头一年我没有什么变化。称得上是朋友的只有班里的几个老实巴交的女孩子。我把黑色的柔软头发简单地系在脑后。虽说在校内美术展上也获过奖，作品却没有被学校推荐到外面展出过。

为什么自己还是没有变化呢？偶然看了一圈班里同学们的表情，最后停在了映在玻璃窗上的自己的脸上。虽然进入了高中，但是新的自己却像剥橘子皮似的，总也剥出不来。

一上高二，我马上开始打工了。一到傍晚，我就去妈妈以前打工的临街的面包店去，干到七点半。因为是“角来的女儿”，周围的人对我都很好。每个月不到两万日元的收入，我打算以后在外面租房子使用。收入增多了，时间减少了；尽管不大自然，我也开始学会职业性地微笑了。要说变

化，只有这一点点。

然后我该干什么呢？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被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在教室里无所事事的度过的时间，从脚底下开始吞噬掉的。因此，我开始逃课了。提早离开学校后，我并没有回家，直到去打工之前，我一直在土堤上来回转悠。

就在那段时间，我遇见了远江。

那天，在第三节课下课后，我以头痛为名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在土堤上走着。小时候我们称作魔女的那个阿姨居住的大桥下那片草丛，已经焕然一新。一人高的杂草墙壁被清除掉了。我两手揣在外衣兜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位阿姨可能早已经死了。我这么想着，并不觉得悲伤。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地结束并不是可悲的事，只不过不断被确认下去罢了。

“喂，你等等。”

擦身而过的骑自行车的人在叫我，回头一看，一个穿着黑色派克风衣的长发男人骑在车上，瞧着我。

“有事吗？”一般的情况，我是不理会的，不过，那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那个，你……以前来过电影小组吧？”

我没有说话，那个人骑在车座上，用脚尖蹬着地，滑到我跟前。大概是个头矮的关系吧，骑在车座上，他的眼睛位置比我还低。

“就是那个大学的电影小组啊，已经是三年以前了吧，

你好像是和仓持的弟弟一起来的吧。”

“仓持”这个名字和电影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一点点凝聚了起来，中学时的记忆朦胧地浮现出来。男人说是三年前，我却觉得是很久以前了。换乘几次电车去的那个大学的开阔校园。烟雾缭绕的房间，戴着好几个耳钉的女人，穿着写有罗马字的运动衫、戴着黑边眼镜的男人们，喧嚣的音乐声。可是，眼前这个男人却没有和这些景象一起浮现出来。

“你那时候是中学生吧？现在上高中了？”男人无所顾忌地上下打量着我。

也许是他，我想起来了。在那些不认识的大学生中，有一个总是这样盯着我看的男的。在仓持哥哥的介绍下，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躺在椅子上的男人突然坐了起来，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盯着我看。男人皱巴巴的运动衫领口，露出了吊在黑色皮制细带上的银色十字架项链，我觉得那东西让人恶心。现在这个男人的风衣领口也露出了黑色的皮制细带。

“不记得了？”男人瞅着低着头的我的脸问道。

“记得去过那个大学。”

“我呢？”

我歪着头想着。“也难怪。”男人笑了。

“我是，远江。从高中到大学和仓持是同学。你和哲平来大学电影小组的时候，我也在呢。”

哲平是仓持的名字。这个名字已经好久没有想起了。

“是吗？”

“你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啊。啊，我也想起来了。虽说是

中学生，你给我的印象却特别冷漠，所以记得你。”

自称是远江的男人，从自行车上下来，朝我这边走来。

“那时候，你说以后还来，可是没有来。”

“对不起。”

“我记得……你好像说想要搞美术或是写剧本吧？不过，你做演员也蛮合适的，你走了之后，我们还议论你呢。虽说不怎么起眼，不过，你有种怪异的气质。还有，那个，哲平很喜欢你呢，你把他给甩了？”

“没有甩。”

我瞪着他看，男人“嘿嘿”笑了起来。

约我去大学的仓持，暑假期间一次也没见过面。虽然在他的强求之下，我跟他去了大学电影小组，但是，那种“咱们是一伙儿”的气氛，或者让自己陷入下一次约会等等都是我最反感的。暑假期间，尽管仓持老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打了几次后，他就不再打了。第二个学期开学后，见面也不怎么说话了。不过，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就像透过某个电影屏幕在看似的，这感觉还是自从和仓持恢复说话以后才有的。而且直到现在，这个毛病都没改掉。

“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男人突然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脸颊问道。

“叫角来。”

“名字呢？”

“结仁。”

“嘿，哦，我想起来了，你这个名字也很特别，我当时

还这么想过。”他的右脸被摩挲得发红了。

这个人到底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啊？说是他跟着我，可是他推着自行车走在我前面一些，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我跟着他似的。通向住宅街的小路已经走过了一点了，可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我说，你去哪儿？不去学校？”

男人的口气略微有了点变化，仿佛有人突然在我耳边说话似的，有种令我厌恶的距离感的变化。虽说走在我旁边的人，是遥远回忆中的抽烟男子，仓持哥哥的朋友，现在却突然成了一个男人。

“也没有特别打算去的地方。”

“逃学了？”

“啊，算是吧。”

“要不，来我家？”

“啊？”

“我现在，搞摄影呢。”男人回头唐突地说道，“模特，想不想干？”

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警觉，男人若无其事似的继续说着：“可以说是爱好，也可以说是工作吧。不用脱衣服什么的，也不拍你的脸。不过，报酬会给你的，自然了。”

涌上心头的厌恶感，弄得我全身都痒痒起来。我没有回答，加快脚步朝小路走去。这时，背后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你长得吧，和别的女孩子一点都不一样。像个女巫。”

我正在切做汤用的胡萝卜，手机响了。显示的是我家的电话。我摁了键，举到耳边，听见吸溜了一口气的声音。

“结仁，我是妈妈。”停顿了一下，妈妈又叫了我的名字一遍：“结仁？”

“听不清楚。”

电话里音乐声消失了。不过，感觉消失只是一瞬，音量压低的音乐又响了起来。

“结仁，你好吗？”

“嗯。有事？”

“今天我休息。来家里吃饭吗？”同样的提问已经被我拒绝了好几回了，可妈妈还是像第一次问一样。

“我不回家。”

“你是好好吃饭的吗？”

“是呀。”

“每天，结仁在做饭吗？”

“嗯。”

“不简单哪，照这样子随时可以出嫁啦！”

我不知这是单纯地在表扬我，还是讽刺我。我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时，妈妈又换了个提问。

“最近怎么样？”

“没怎么样。”

“是吗？”

和妈妈说话的时候，我极力用最简短的话回答。万一说

了多余的话，很可能被找出让我回家去的理由，所以我总是重复这几句。

“今天，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和远江一起来怎么样？”

“可是他下班特别晚。”

“结仁，你就让他一起来吧。”

“那个人也来吧？”

这回妈妈沉默了。

“我，不喜欢那个人。”

“可是……”妈妈说到这儿，又卡壳了。

我离家单住前几个月，妈妈的“朋友”就开始每周来我家了。这个男人个子不太高，但很敦实，比妈妈小多了。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妈妈开车去接。从副驾驶座位下来时，他的手里肯定拿着一小束花。百合、大丁草、丁香花……大概每回都是在同一个花店买的吧，花束下面，必定系着印有商品名的白色绸带。吃饭时，他坐的是姐姐的位子，而不是坐在爸爸的椅子上。饭后，他就坐在哥哥的沙发上看电视。我要回二楼上去时，他就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着对我说：“结仁，一起看电视吧。”虽说他没有在我家过过夜，但是妈妈去送他，总是很晚才回来。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我是故意忘记的。

“妈妈过妈妈的，随便怎么过。我这边，不用你担心。”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还没有成年呢。……再说，妈妈也是有责任的呀。”

“未成年人结婚，有什么新鲜的。”

“你打算跟他结婚？”

“不打算。”

“所以才担心你呐。”

“是怕我会怀孕吗？”

“男女在一起生活，这也是很正常的呀。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大概是把话筒换了个手吧，妈妈的声音一瞬间变小了，“那方面，注意了吗？”

在电话那边皱着眉头的妈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我觉得有点可笑。我想，要是我有了孩子，说不定情况会比现在要好些。

“不注意的话，麻烦的是结仁自己呀。”

“妈妈，这个没有问题的。拜拜了。”我想要挂电话。

“对了，”妈妈怕我挂断，紧接着说道，“最近葵还问起你了呢，我是在院子里看见她的，好久没见到她了，一下子变得像个大姐姐似的。”

“后来呢？”

“她问结仁现在在干什么？”

“你怎么回答的？”

“现在，不在家里住。”

“哦。”

说到这，妈妈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温柔地说：“结仁，还是不想回家吗？”

“不想，妈妈。还在这儿住。”

“那就回见吧。”

妈妈挂了电话。我又拿起了菜刀，把胡萝卜切成银杏形状，直直地切成同样的薄厚。

放在水槽边上的手机显示屏在日光灯下反着光。

自从妈妈的“朋友”来我家后，妈妈更换了日光灯的颜色，把家里所有的照明全都由乳白色的换成了发橘黄色光的灯泡，这里有什么道理我不大明白。而且玄关花瓶里的插花也每周更换着不同的品种。桌子下面的，被太阳光一照就变成一层白色的灰尘，隔两天就会被吸尘器吸掉。虽然是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住的家，却有种已经不能再说它是“我的家”的感觉。那个家是妈妈的家，它就像一个样板间一样的洁净，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寄宿在那里的人。

看到二年级期末的考勤表后，妈妈才知道我经常不去上学了。她要求我马上停止打工，我很听话地答应了。不过，对于妈妈要我考大学的建议，我表示没有进一步求学的意愿。于是，在几个小时的交谈之后，妈妈同意我上到高中毕业为止。

那时候，我已经去了远江家好几次了，已经习惯于被他摆出怪异的姿势拍照了。当然，我没有告诉妈妈。

春假的时候，我有时磨叽着不想离开远江的榻榻米小屋回家，远江便说：“你干脆住在这儿吧。”他说，“离开家的话，对结仁有利。结仁在我这里住的话，对我也有利。这不是正合适吗？四月份开始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所以，养活

一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再说，我也挺喜欢结仁的。”

我告诉妈妈想要搬出去跟远江一起住的时候，妈妈大发雷霆，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

“你还是个孩子，却和男人同居，简直不像话。你以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利吗？我绝不会同意的。你为什么不能规矩一点呢？为什么咱们这个家的人，都活得这么不规矩呢……”我越是不说话，妈妈越是大声地哭喊。要是剩下妈妈一个人的话，弄不好她会去死呢。我就背靠着厨房的墙壁，笔直地站着，就像贴在墙上一样，直到妈妈累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回你自己的房间去吧。”妈妈声音微弱地说道，我这才觉得轻松了一些，顺从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上楼的时候，听见妈妈在给谁打电话的声音，一听声音就知道不是打给爸爸的。

接下来的事，远江都做得很周全。他穿着干净的衣服去见了妈妈，表示他会好好照顾我的。还说，将来打算和我结婚的。我吃惊得不行，但只能低着头，像个女佣似的坐在他旁边。不知是不是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都留在了他的公寓里来的，远江看上去和一般正经人没什么两样。

“你说照顾她，出了什么事的话你打算怎么负责呢？你究竟做没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有没有这样的积蓄呢？”

妈妈一改以往那种神经纤细而柔弱不堪的样子，说话声音低沉而富于压力。看着我所认识的这两个大人，都准备了与以往不同的性格，为了我争论着，不禁暗自发笑。

最终妈妈败下阵来，也许是太疲惫了吧。不相信的事，

也即是不愿放弃的事，同时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对我来说，比起相信的人来，不相信的人更强。相信别人是好事，相信别人是正确的事。这样的说教在教科书里也有，在歌词里也有，因为相信别人是正确的，所以相信别人的我是正确的，这样想的话，许多事情就变得容易了。而妈妈肯定是相信了我，她相信我离开家，和不太了解的男人同居对我有好处。

我拿着菜刀的手，在脑子里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事情的时候，仍然没有停止动作，我发现自己把一根胡萝卜切得粉碎。因为要放进汤里面，应该切成银杏形状的。我又从塑料袋里拿出了一根，这回集中精神，切得很像样子。我把材料全部扔进锅里，盖上盖子后，放在水槽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是妈妈发来的短信，“刚才又见到了葵，她说想见结仁。”

葵，我说出了这个很久没有说的名字。它把我拽回了从前，那是比刚才回想的事情还要早得多的从前了。

那时候我每天和史人、葵一起回家，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聊大天。为了成为魔法师，我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单纯而开朗啊。我们对什么都相信，至少没有勇气那么坚决地说不相信。每一件讨厌的事情，悲伤的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那些回忆已经干枯了，变成只能抚摸表面，不会再给予我任何伤害的东西了。

我和葵自从初二夏令营的那天夜晚以后，已经四年没有

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只用了三分钟，便将以往所有的回忆全都丢弃在了杉树林里了。回到学校后，在走廊上、上下学路上虽然也遇到过葵，我都没有和她打过招呼，看也不看她。这确实是件很难受的事，但我一直对自己说，其实只不过是剪去了某个多余的东西罢了。

据说葵上了和姐姐一样的高中，要坐很远的电车。我还在家里住的时候，看见过她穿着和姐姐完全一样的校服，从我家门口走过。有时候和一个跟她个头差不多高的男人一起走。那人看着面熟，名字忘记了，但是我猜应该是每次在沙坑里扶起葵的那个男的。

梅雨期间就不用说了，到了特别热的时候，白天我就不出门了。在说不清是早晨还是中午的那段时间里，远江便出去了。我只伸出手摁一下电扇按钮，把风量调低，除此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赖在床上不起。觉得热了，就滚到榻榻米上，用手指漠然地描着一个个竹编结节来。我甚至想过，如果把这个六铺席的结节描一遍，一天就过完了吧。我简直无法想象，在这段时间里，远江正在餐馆里记录着客人点的菜，收拾盘子，结账呢。

晚上拍了很多照片的下一个星期，冰箱上贴的那个较小的信封里便会增添几张一万日元的票子。而另一个大号信封里好像放的是那些照片，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过里边的东西。远江说，信封里的钱是“结仁拍照片挣的”，还说“所以，你可以随便花”。他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下流杂志做事，

我一直没有仔细向他打听过，这些与我无关。拍了照片就能赚钱，光是这明明白白的现实就足够了。

我并非被拘禁在这里了，不想在这儿住了随时可以回家的，钥匙也给了我一把，而且妈妈每个月还给我生活费。虽然远江这里根本没有画册或软芯铅笔，但是我也没有用那个信封里的钱去买。我买的只是做晚饭的食品、牛奶以及每月一次的卫生巾。

今天出奇得热，我调大了好几回电扇的风量。夏日漫长而寂静，令人感觉永远没有尽头一般。白天的暑热到了傍晚也不见减弱。我把电扇放在自己身边，打着盹，脑袋被吹得一阵疼痛。我感觉嗓子发干，一看表已经五点半了。

我喝了一杯水，换掉了汗湿的衣服，走出了家门。觉得有些头晕，就扶了一下环绕公寓的水泥围墙，墙上热烘烘的。虽然出了汗，可心情却很舒服，我把两只手都按在了墙上。

“结仁。”

听见有人叫我，吓了一跳。从墙上拿下来的手里依然残留着热乎乎、粘了土渣子的感觉。我把两只手往牛仔裤上擦着来掩饰：

“真热。”

站在六个并排的信箱旁边的史人，穿着白衬衫，斜挎着皮包，看着像个邮递员。我没有理他，朝着通向学校的那条路走去。

“好像要下雷阵雨呢。”史人一边说一边和我并排走起

来，“结仁，你好吗？”

我“嗯”了一声，上了高中以后又长高了一截的史人，已经完全是居高临下地跟我说话了。

“又到夏天了，真快啊。”

史人每周一次来我住的公寓，这样和我一起走路。他并不跟我详细打听同居男人的情况，也不问我以后的打算，只是跟我一起走路。走起来以后，他就不着边际地说起了天气和学校的情况，但是，走了不到一半，就没话了，只能听见两人的脚步声。史人这样来找我的事，我没有对远江和妈妈说。还叮嘱史人也不要跟任何人说，省得麻烦。我曾经问过他一次，是怎么找到我住的地方的，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跟踪你来的”。

骑着自行车错身而过的女高中生们，都会打量我们。我穿着牛仔裤和宽松背心，史人的打扮像个邮递员。她们一般都是盯着史人看了一眼之后，迅速地扫视我全身一遍，然后又盯着史人看。如果我和他不认识的话，估计我也会像那些女孩子那样盯着他看吧。

“啊，对了。我可能真的要去美国了。”

任凭女高中生们的目光缠绕着自己，史人毫不在意地说道。美国和眼前的史人，我一时还连接不起来。

“我通过了交换留学生的考试。”史人说完，扭头笑着看我。

我想起在很久以前的七夕时，史人祈祷过这个心愿。我瞅着鞋尖涂料开始斑驳的茶色皮鞋，说了声“祝贺你”。

"谢谢。"

"什么时候走？"

"快的话，打算秋天去几个星期，先体验一下。"

"这样啊。"我回答。尽管我还想让他多说点什么，可脑子里却只能想出这样的话来。

自从夏令营那天晚上以来，我就不打算再和史人、葵说话了。可是，上高中以后，不知为什么，史人渐渐开始接近我。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有时候听见他从背后喊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喊的。虽然比以前的史人声音低沉了一些，但是微微颤抖的声音和以前没有变化。成了高中生的史人和我认识的男孩子比起来，显得要沉稳一些。

虽然好久没见了，但我们还是聊了好多。不过，稍微一走神，便沉默了下来。不管对史人说什么，我都觉得自己的话听起来很疏远。后来虽然一起走回公寓几次，反倒感觉越来越生疏了。我心想，这也难怪，都一年半没有说话了。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去重新恢复已经结束了的关系才好。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半开玩笑的话听上去好像是拿人家开涮。赞美别人的话，听上去就像是嘲讽。一起从车站走回来过好几次，但这种别扭的气氛一直没能消除。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和史人恢复关系呢？虽然对不起史人，可是这种必要在我们之间难道还存在吗？

也不知史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打招呼，和我一起回家。而且，我从家里搬出来后，还特意来这里找我。史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不知道。

“啊，对了。葵吧……”史人说到这儿，停了下来。

“葵怎么了？”

“葵说她想见你。”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也听妈妈告诉我了。我可不怎么想见她。”

史人顿了顿，说：“知道了，我转告她。”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加快脚步。一拐弯，就看见了学校。

照射着整个校园的白色灯光中，棒球部和垒球部的人正在收拾训练场地。足球场上的沙土仿佛被一只大手拍平了似的，风平浪静的。

“他不在。”史人用手扒着拦网，背对着我说，“你现在也每天都来？”

我走到他旁边“嗯”了一声，也和他一样用手扒着拦网看，发觉手里汗湿得黏乎乎的。

“结仁，你还是没有变呐。”

“没错，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一直这样远远地看人家，真是有毛病。”

“伊田君真是幸福啊。”

“为什么？”

“这样被人执著地喜欢呀。”

“你这是讽刺吧？”

“不是。”史人慌忙否定。见我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才摆着手说道：“才不是呢，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的。”要

是在过去，史人做出这副样子，我会觉得很可爱，可是现在觉得很做作。

“而且，我觉得我这样做和喜欢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喜欢伊田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并不想和他交朋友，和他拉手，当他的太太呀。”

“那你为什么还要每天来这儿呢？不就是想看见伊田君吗？”

史人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结仁，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

我转身往回走，史人也跟着我往回走。

“我不想对结仁的事说什么，不过，你现在这样还是很不正常啊。正因为喜欢伊田君，才每天跑来看他呀。可是你干吗和别的男人住在一起呢？”

“史人，在以前那次七夕时，你祈祷想去美国的吧？”

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反问道。史人想了想，点点头。

“了不起，梦想实现了呀。”

“还没有……”史人低头道。

“史人，你为什么来找我呢？是我妈妈，或者我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没有人让我来。”

“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

“女孩子？”

“前几天跟踪你来的女孩子。”

史人沉默了，低着头走着。

“从这儿开始我一个人回去了，史人也回去吧。”

我加快了脚步，史人也不再跟着我了。只听见他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大声说：“我还会去找你。”然后又加了一句，“葵的事，你考虑考虑。”

走了一会儿，我回头去看史人。果然，看见了他和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子并肩走去的背影。那个女孩子今天肯定也是躲藏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呢。

上周下雨那天，史人来找我的时候，有个打着深蓝色雨伞的两腿细细的女孩子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从公寓出来后拐到第三个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她，就故意一会儿慢慢地走，一会儿快步走，但那把伞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她的脸完全被遮挡在雨伞下面，看不见。只是迈着小碎步走路的，穿着长筒袜的腿特别特别得细。

“那个女孩子，是你的朋友？”走到学校大门口时，我朝着那把深蓝色雨伞，努了努嘴。史人瞟了一眼，说道：“是。”视线里的那把深蓝色雨伞慢慢倾斜了一些，露出了下半边脸，由于距离远，看着很像一个乳白色的不锈钢盆儿。

晚上，我把头发吹干后钻进被窝里正迷迷糊糊时，远江

回来了。他在玄关脱鞋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本来没有的烟味儿和油炸东西味儿就飘散了过来。

“结仁，外面有个人在等你。”

我打开煤气开关，正要热汤的时候，远江说道。

“什么？”

“外面有个人在等你呢。”

“男的，女的？”

“女的。”

“我妈？”

“不是。”

“那人什么样？”

“年轻人，穿着校服。”

“光这些？”

“你自己去看看呗。”

远江开始脱花格短袖衫，汤还没有热好。

“热完了，我就去。”

我一边搅动着一时半会儿热不了的汤，想起了葵。史人也说她想要见我。还有最后说起的夏令营的事。一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我就感到心痛。失去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全算上还不到三分钟。一直交往了十年，而且每天见面说话，却只有短短的三分钟，所有的一切就结束了。

等到菜汤滚开后，我关上了火，把汤盛进碗里。大概是天热的关系，远江光着上身靠在拉门上，我把饭桌拉近他，把汤和筷子放在桌上。

"我去一下。"

虽然我只穿着短裤和皱皱巴巴的T恤，邋邋遢遢，好在是夜晚，无所谓，就蹬了双凉鞋，抓住门把手的时候，又改了主意，套上了一件团在房间角落的薄薄的开襟毛衫。

傍晚史人站过的邮箱旁边，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女的。肯定不是葵。在不远处的路灯照射下，她看上去脸色惨白。我第一反应是，不想跟她说话。可是，还没等我逃离，她已经开口跟我说话了。

"请问，你是不是绵泽君的姐姐？"

"不是啊。"我走近她一看，从齐膝的裙子下面露出了两条细细的腿。我突然想起来了。她就是前几天和今天跟踪我和史人的那个女孩子。

"那么，你是谁呢？"

她的表情扭曲着，从那瘦瘦的身体里发散出火辣辣的气息。仿佛一碰就会像触到静电一样指头麻痹的。

"算是，朋友吧。"

"什么朋友呢？"

瞧着面前这个女孩子紧张兮兮的神情，我忽然想要捉弄捉弄她。她的模样算不上好看也算不上难看，却很容易让人记住。两道平直的眉毛黑黑的，眉毛下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凝视着我。和上半部分比起来，脸的下半部分就像是赶制出来的似的十分小巧。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很想看一看这个女孩子哭泣的样子，便以挑衅般的强硬的口气问道。

“我和绵泽君是恋人。他到你这儿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和你只是普通的朋友，真的是这样的吗？”

说点什么才能使她的模样变得更加难看呢？我也没细想应该不应该这么说，就随口说出了能想到的话。

“我们是关系不一般的朋友。”

“啊？”

“那种事，你还没有和史人干吗？”

她呆呆地张着嘴，稍稍退后了一步。我盯着她的时候，她又慢慢缓过来了似的，紧紧地绷着嘴走近了我一步。

“可是，他不是没有进房间里去吗？每次你们只是在这里见面，然后一起走的呀。”

“怎么，你不知道？不在家里也能干呐。比如草丛里啦，别人家的后院里啦，这种事哪儿都能干呐。”

我凝神观察着女孩子，想象这个女孩子和史人在寿司店的二楼上，光着身子做爱的情景。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史人的女朋友的话，史人到底被她什么地方吸引了呢？是她干瘦的身体呢，还是意志坚强的眼睛呢？

“够了。”她说完，便消失在了昏暗的街道上。在暑热之中，我想着这个因我的谎言而被汗水和眼泪弄脏了脸的女孩子，感到自己身体里被突然涌起的内疚充满了。

我沿着脚步声消失的方向跑了起来。我站在通往车站的大马路和通往住宅街的小路之间的岔路口寻找她的身影，可是已经看不见了。也许能够找到她，可是我不想再找下去了。那点微弱的同情感，在我奔跑的时候，似乎已经从脚底

被吸进柏油马路里去了。

我摸着一直通向公寓的住宅街的围墙和一个个住家的院墙，走了回去。走到并排六个信箱的地方，我脱掉了腋下已经汗湿的外套，走进了房间里，远江已经把喝光了的汤碗洗了。

手机来信的声音把我吵醒了，那是逆向抚摸神经般尖锐的电子声。手机的设定还是我离家时，妈妈给我买的时候带的，一直没有调过。因为只是接电话的时候才使用，而且给我打电话的只有妈妈。我从床上爬起来，寻找发出声音的地方。声音是从厨房里发出来的。

我想起来，它还放在水槽前的窗台上呢。

“喂喂。”

手机里出现了其他的声音，是无法描述的、空气流动的声音。

“喂喂。”

我又说了一遍，这才有了说话声。

“结仁，是我。”

原来是姐姐。我立刻看了看靠在墙上的表，这个又大又圆的表，不知是远江从哪儿捡来的。十一点三十分，是百货店休息的时间。

“什么事，姐姐。”

“今天，一起吃晚饭吧。”

“今天？”

“本来有事的，我给取消了。”

“几点？”

“六点。到车站来。”

“知道了。”

“有钱吗？”

“有。”

“那好，六点见。”

姐姐一向是突然来电话，突然结束电话。“嘟嘟”声响了起来，小小的显示屏上的通话时间是十八秒。

今天也很热。额头上都是汗。从厨房窗户里射进了近乎奢侈的阳光，聚集在水槽里。把手伸进去，仿佛能够给沉淀在身体里的困意消毒似的。

我去榻榻米房间，打开纱窗，把手伸到外面去。白天的阳光究竟有多厉害，我时常想这样接触一下。简直无法相信，我曾经有过无忧无虑地跑进这阳光里头去的孩童时代。那时候，我特别讨厌黏糊糊的防晒霜。上小学之前，别人说我是全家人里皮肤最白的，现在发觉自己变成了没有一点吸引人之处的非常平凡的肤色。

我洗了脸，戴上了三条文胸里最像样子的一条。除了罩杯之间有一个很小的蝴蝶结外，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来这里的第一天，我戴的就是它。我虽然做好了在日光灯下曝露全身的精神准备，却没有那样的机会。至今我也说不清，对那样的情况我是害怕呢还是期待。

我和远江已经做爱过几次，不对，肯定是几十次了。

远江拍我的半裸体照片，在被子里抚摸我身上的各个地方，也让我抚摸他，但是，他进入我身体里去的时间却很短。我经常感觉不满足，可是，看着他疲惫地背朝我躺着的后背，便只好无奈地睡去。刚刚产生的愉快心情，和不时泛起的呕吐感，就仿佛是借助某个人的身体体验到的一样。

远江说他讨厌做爱。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吃饭的时候，不，是吃饭前后都自己干。结果那个时候干得太多了，只是因为干得太多了，才觉得特别疲劳。“我愿意自己干，那样特别有意思。”他这样在我的身体里时梦呓般诉说着。

我并不讨厌远江，可以说喜欢他，甚至还有些感谢他。尽管如此，我和他一起钻进被子里的时候，总爱把抚摸我的手想成是伊田君的。结果，那有些潮湿的手的感触使我全身神经为之紧张起来，同时我又觉得，无论是在这个房间里，还是房间外面，都是空无一人的无尽头的世界。

我比约定的六点提前三十分钟到了车站。从公寓走到这儿大约一个小时的距离，但是我不想因出汗把唯一一件像样子的衣服给弄脏，便坐上了公交车。

姐姐在紧邻这个车站的百货店里工作。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大百货公司当职员，遗憾的是没有达成想去东京总店工作的愿望，被分配到了离家几站的一个小分店。每天在妇女杂货柜台，给中年妇女们咨询、给她们看包装纸的样品，等等。据姐姐说“这工作就是要习惯于撒谎骗人”。百货店的位置恰好离远江的公寓只有一站地，听说了我的事以

后，姐姐经常这样请我撮一顿。

今天能不能赶在远江回家之前回去呢？一想到这个我就不由得紧张。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一次岔子也没有出过。前几天，我是从公交车站跑着回家的，十五分钟后听见了开锁的声音。只要坐上九点那趟车就来得及。虽说没有被他禁止外出，但是我不知为什么不想让他知道我和姐姐见面的事。

站前交通广场上，计程车和迎送乘客的汽车出出进进。有的高中生一只手拿着雪糕边走边吃着。戴着太阳镜的超短裙女孩儿在发纸巾。我坐在站前花坛的砖台上等姐姐，心想，要是带着画册就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画画儿了。广场中央的大钟指着五点四十分。

“喂。”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矮个子男人站在我面前，冲着我嬉皮笑脸的。

“喂，你有时间吗？”

我不理他，低下了头。男人却特意蹲了下来。

“一起喝杯茶好不好？”

我站起来朝着百货店入口走去。“你没什么价值。”听见那个男人在我背后嚷着，我差点回答他一句“你说的没错”。

我对着像镜子一样的自动门照了照。不显得太脏的奶油色T恤，老穿的那条牛仔裤和凉鞋。T恤和凉鞋是捡姐姐穿过的，T恤上银色的小亮珠子像项链似的绕着领口一圈。凉鞋是脚脖子系带的样式，脚面只靠脚趾根部一条细细的浅褐色

皮子固定。姐姐穿着这鞋显得太素了，鞋跟虽然不太高，可我穿上它总是觉得自己只有脚上穿得像个大人。从百货店的自动扶梯上下来的拎着纸袋的中年妇女们，结伴走向公交车站。不时能看见穿校服的女高中生。回头一看，刚才那个男人又在向别的女孩子搭讪了。

我很久没有来逛百货店了，店里充斥着空调的冷气和挂满时装的展示柜的气味儿。从眼前的袜子卖场走过，来到里面的丝巾卖场前，姐姐正在展示柜前，无聊地从架子上拿下丝巾来叠着。大翻领的雪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背后带有调节用腰带的马甲，下面穿着条灰白格裙子。姐姐已经没有了大学生时代的那种招摇的感觉。那时候的姐姐相当风流，化着浓妆，身上的穿戴都特别时髦，浑身洋溢着自由的气息。我眼看就快到姐姐当时的年龄了，却怎么也变不成像她那样。虽然我不去上学，也不听妈妈的唠叨，可是总觉得比姐姐那时候不自由多了。真让我纳闷儿。

我望着和周围的售货员一模一样打扮的，正在一丝不苟地叠着丝巾的姐姐的时候，又产生了那种感觉。那就是很久以前的七夕节那天，以及在夏令营的那天晚上所感受到的，只有自己脚下那块地面裂开了似的，或踩空了台阶，滚下楼梯去时那样的感觉。这时，眼前的一切看起来仿佛都像是隔着毛玻璃一样。我突然之间丧失了自信，今天早上接到的姐姐约我吃饭的电话，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呢？整整齐齐摆在我眼前的丝巾的花色突然间晃动了起来，像水流一般涌向了我，我就这样被冲到了外面去了。

“结仁。”

突然被人抓住胳膊，我才清醒过来。刚才站在展示柜前面的姐姐，现在近在眼前。这么近一看，妆化得依然很浓。

“你干吗呢？我马上就下班，你去外面等等吧。”

身体两侧被姐姐揽着骨碌转了一圈后，被轻轻地推了后背一把。我顺势朝着自动门走去。毫无抵抗的，仿佛被空调的冷风吹出去似的。

六点十分，姐姐出现了，和刚才在店里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手里拿着小巧的名牌女包，合身的T恤领口，晃动着妈妈曾经戴过的项链。

“抱歉抱歉。头儿没回来，不敢随便早走。”

“姐姐和刚才在店里时的感觉真是不一样。”

姐姐用手指卷着散开来的烫发，笑着问：“还是像个大学生吗？”

“不像，显得更成熟了。”

“讨厌，希望被人看着成熟的时候早就过去了。”

“不过，比以前看着舒服。”

“结仁看着可不像十几岁的孩子啊。什么工作也没干，看着倒像特别沧桑似的。”

姐姐是笑着说的，所以不知道她是在表扬我还是糟践我呢。

“那个是我的吧，T恤和凉鞋？挺适合你的。下次我再给你带几样来。”

“不用了。也不常来这种地方，够用了。”

“你打算在那儿待到什么时候？那个人那儿。”姐姐那漂亮的弯弓形眉毛之间突然皱了起来。

“不知道。”

“真的没事吗？”

“嗯。”

“妈妈没拉你回家，真是不可思议。到底想什么呢，那个人。”

姐姐拢了一下微风吹拂的头发，回头朝广场那边看。

“一会儿去哪儿吃？”我问道。只见她朝向广场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扬起了手。她把手伸得老高，朝我身后使劲摆动起来。

“这边呢，这边呢。”

我回头一看，人群里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哥哥离家单过以后，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你好吗？”看着朝我们挥手的哥哥，我想要快速计算一下已经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但时间的感觉混乱起来。然而，却想起了从夏令营回来的那天的事。

那天晚上，从夏令营回家后，客厅里好似发生了大地震般一片狼藉。装饰的花瓶和爸爸平时喝咖啡的杯子都摔碎了，书架上的书也都掉在了地上。

只有哥哥还像没事人似的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和爸爸都不在。我把礼物放在桌子上时，哥哥接过了外卖寿司，

拿起放在玄关里的一万日元票子付了钱。然后，我们在散落一地的陶瓷碎片的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了顿奢侈的寿司。

“咱们这个家已经结束了。”用湿纸巾擦了擦嘴巴，喝了一大杯水龙头里接的水之后，哥哥说道。他的语调平静而沉重，拒绝一切问话和解释。结束了。我竟然很容易地就明白了这句话。

关系结束了，以前所有的愉快的事、悲伤的事、一起度过的时间都与之毫无关系了。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只是各自的生活还在继续。与其猜想房间怎么会变得这么乱的原因，不如接受这个状态对于我更加简单。与其为忽略对方而后悔，为失去的东西而惋惜，不如像哥哥说的这么想更省事。

“我明白了，哥哥。”我回答。把黏在寿司桶边上的生姜片用纸巾捏起来，扔进垃圾桶里。

第二天，只有妈妈一个人回来了，爸爸没有回来，第三天爸爸也没有回来。所以，自从去夏令营的前几天一起吃晚饭后，就没有在家里见过爸爸。后来，我在家里和谁也不说话，一天到晚地复习考试。尽管数学还是最让我头疼，不过，我不再去请教哥哥，自己也能够计算体积了。我每天都要往本子上下雨一般写好多个求x和y的值。

就在我因考上了高中而飘飘然的时候，哥哥搬出了家。只剩下没有人打开的电视机和常常坐人的地方略微变色的沙发。家里只有那个地方，比其他东西衰老了几十年似的。

妈妈撤去了旧的沙发套，换上了新买的深绿色沙发套，一边对我说："只有咱俩的话，可舒服多了。"

今天在我面前的哥哥和以往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哥哥判若两人。他笑容可亲，看着和别的大人一样。

我们朝预约的餐厅走去的时候，很自然地，哥哥和姐姐并排走在前面，我跟在他们的后头。虽说和哥哥很久没见面了，但是在街景的衬托下看他，而不是电视显像管前面，感觉似乎还是第一次。

哥哥比姐姐高出一个拳头。从他那深绿色帽子的小帽檐下面露出弯曲的黑发，身上穿着合身的衬衫和仔裤，感觉一点也不邋遢。二人不时回头冲我笑笑，但哥哥的眼神已经不再像盯着电视机看时那么阴郁，而变成发现了小昆虫时那么兴奋的目光。

姐姐预约了车站后面小胡同里的中华料理店。时间大概还早，客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在最靠里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还是忍不住一个劲地打量着他俩。

"嗨，别这么老看个没完。"

见面之后，哥哥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使我一下子回忆起了过去。哥哥虽然嘴上不耐烦，却总帮我把最后一道数学题做完。虽说从小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看着用我的铅笔"刷刷"地答题的哥哥，仿佛一个大家特别崇拜的高年级学生，只对我一个人特别亲切似的，感觉可高兴了。

"你很吃惊吧，结仁。因为慧治没有说他要我来的。"

"是吧？"哥哥看着我说，"结仁，变样了。听说离家出走了？"哥哥一边说一边嘿嘿怪笑。

姐姐叫来了服务生，点了几样菜。哥哥也很熟悉似的指着菜谱里的照片，服务生一一点着头。

"姐姐和哥哥经常见面？"

姐姐说着"嗯，是啊"，然后举起一杯啤酒伸到餐桌中央，哥哥和我也同样举起橘汁，三个人干了杯。

"为什么见面呢？"

"不为什么，因为是一家人呀，没什么可奇怪的。"

大家没有说话，"啊，对了，"姐姐继续说道，"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老是不合群呢？大概是因为你正处在这个年龄的关系吧。"

我转向哥哥，连珠炮般问道："哥哥怎么过的？住在哪儿？现在干什么呢？"

哥哥喝了一口橘汁，回答："一开始住在朋友那儿，在工厂啦、工地啦打打工，去年住在东京，过了年后回来了。现在在车站对面的唱片店干活。"

"这么说，咱们住得相当近呢。"

茶色腌菜似的菜一端上来，他俩立刻吃起来。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菜上来了，姐姐很灵巧地移动着桌上的盘子，腾出空间来摆放新上的菜。她用白皙的手，将每种菜夹在小碟子里一些，堆放在我的面前。

"结仁，今天能待到几点？"姐姐往嘴里夹了一筷子绿叶菜，问道。

“最晚要赶上九点的车。”

“怎么跟灰姑娘似的呀。”说着她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多点。”

“结仁，听说你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呢，那家伙有什么打算没有啊？”这回是哥哥问道。

“打算，是什么？”

“就是说，结婚的打算呐。不然的话，可就是不正常的了。”

“什么不正常？”

“高中生离家出走，靠不知底细的人养活的状态。”

我默不作声，姐姐替我答道：“结仁真心喜欢他的，对吧？而且，那个人也有心照顾结仁的。再说结仁已经十七岁了，不对，是十八岁吧？反正，这个年龄遇见命中注定的人，也没什么可稀奇的呀。只不过，碰巧那个人不是高中生而已。”

“所以说，住在一起才不正常呀。她现在还是高中生呐，那个男人这么做算是犯罪吧！”哥哥表情严肃地说。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妈妈也没有精力管她，再说，给她一些空间也没什么不好的。而且，那个人好像还不坏。”姐姐刚才还对妈妈表示不满呢，现在又对哥哥袒护起妈妈来。

“可是姐姐也没有见过他呀。”

“听妈妈说的。”

“结仁、有什么事的话，来找我啊。”一直注视着我的

哥哥说道。

我摇了摇头说：“不用。”

姐姐笑着说：“这话我也跟她说过好几次了。可是，她老是这个态度。真是固执，结仁。”

然后几乎都是他们俩在说话，我只是闷头吃菜。谈论着姐姐工作时遇到的难缠的客人，哥哥交往的女友等等。我觉得吃惊，这样的哥哥居然还有了女朋友。好像是住在一起，就是刚才哥哥说的那个家。

两个人聊着天，就好像我不在这里似的。我埋头吃着辣辣的鱼和清淡的炒蔬菜。不过，听着他们聊天，我渐渐感觉愉快起来，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当所有的盘子都吃光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说不定有可能和哥哥姐姐、妈妈爸爸重新生活在一起呢。

快到九点的时候，姐姐让我和哥哥先出去，自己去结了账。一想到三个人要分别回各自的住处去，刚才的愉快感觉顿时消失了，远江的昏暗房间又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咱们家已经结束了。”很久以前哥哥的那句话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觉得哥哥说得很对。

在等姐姐的工夫，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在店门口抽起来。

“抽烟吗？”哥哥说着，将烟嘴对着我问。

“不抽，不会。”

“结仁，几岁了？”

“十七岁。下下个月，十八岁。”

“确实，叛逆期该过去了。”

十七岁时的哥哥，就像一件东西似的躺在沙发上。离开家的时候，哥哥的“反抗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正处于那个时期呢？

“反抗期是什么？”

“就是你对世间所有的事情都反感，而周围的人也对你很反感。这样，反感连锁反应，就演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反抗。”

“哥哥离开家的时候，我没觉得什么。不过，我曾经想过，我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家呢？咱们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哥哥吐出细细的烟，手里拿着的烟卷袅袅冒出8字形的烟圈。

“因为哥哥那时候说过，‘咱们家结束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得很对。我觉得因为爸爸不回家，哥哥不爱说话，姐姐开始一个人生活，都是因为已经结束了。既然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见面呢？”

“为什么呢？”哥哥又把烟拿到嘴边，吸烟之前又说了一遍，“为什么呢？”

“见过爸爸吗？”

“没有见过。结仁呢？”

“我也没见过，也不想见。”

“为什么？”

“有用吗？一旦结束了的事情还怎么可能复原呢？再怎么努力也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放弃了。”

哥哥想要说点什么，却只是抽了一口烟，将剩下的一点烟蒂扔进了店门旁边的水里。

店门“嘎啦”一响，姐姐一边瞧着手表跑了出来，“结仁，去车站吧。已经过了九点了。”然后抓住我的胳膊快步走起来。

“那个事，姐姐不告诉你不大合适吧。”

“什么事？”我问旁边的姐姐。

“吃饭的时候我想说，没机会说。”姐姐“嘿嘿”地笑着。

“我，要结婚了。”

“结婚？”

“对呀，结婚呐。”

“为什么呢？”

我一问，姐姐笑了：“你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是跟谁结？”

“可是为什么呢？”

我想问问清楚。姐姐回答说：“他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汽车很快就拐弯了，看不见朝我挥手的哥哥姐姐了。哥哥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住在附近。姐姐要结婚了。两个人

都有了各自的生活，都有所变化。我在脑子里整理着头绪，刚刚觉得突然亲近起来的两个人，仿佛又渐渐远去，回归了原位。

用姐姐给我的一千日元付了车费，下了车。下车时看见收费器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快十点了。我急忙往公寓赶。

公寓的窗户没有亮光，我松了口气。进了房间，迎面扑来了一股混合着屋里热气的煮菜味儿。我赶忙打开窗户，掀起T恤的衣襟抹了抹额头的汗。外面的街道上还没有传来远江的脚步声。我犹豫着要不要泡澡，可是，这个点回来的可能性很大，便决定等他回来再泡澡。

我没心情看电视，便在窗边铺了一条浴巾，躺了下来。想起了上汽车之前姐姐三言两语说的结婚的事。对方是体育用品柜台的负责人，大学的学长，婚礼定在明年五月……

“哐当”一声门响，我反射般坐了起来。电灯被打开了，远江走进了房间。

“你回来啦。”我爬起来，轻轻捋了下头发，就去了厨房。

“抽烟了？”在厨房门口一错身的工夫，远江问道。

我突然意识到，忘了换衣服了。

“有烟味。”

他的鼻尖凑到我的T恤肩头闻着，就像是闻着有害的东西似的，缓慢地分成几次闻着。和姐姐他们见面的事，还是先不告诉他好吧。可是，情急之下又找不到合适的解释。

“刚才和姐姐见了个面。”

为了加热得快些，我开大了火。把汤碗准备好，右手拿起了大勺子。

“后来哥哥也来了，他抽烟了。我不知道哥哥抽烟。”

远江“哦”了一声，从我身边走开，去了卧室。我紧绷的肩头一下子松弛了下来。远江像平时那样脱了衣服，靠在隔扇上。不知他生气了没有。

我端着汤给他送过去。他把小桌子拽近时，手微微有些颤抖。我提心吊胆地瞅了他一眼，远江盯着我的脸说：“你去洗澡吧，好像挺累的样子。”

我在超市买了东西回家的路上，拐角处的一家窗户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仿佛切下来的太阳的碎片搬进了这个家里似的，耀眼得眯起眼睛来，窗户的形状都无法看清。

“光线太强了的话，看不清形状。”这话记不起是葵说的还是史人说的了，记得是在土堤上坐着的时候说的，怎么说起来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结仁。”

史人站在六个信箱旁边。由于太突然，刚才脑子里的所思所想好像都被他窥见了似的，我旋即垂下了眼帘。

“你怎么又来了？”我抹了把额头的汗，垂下的眼帘里还闪烁着阳光，“有什么事吗？”

“结仁。”

从史人的身后走出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子，叫着我的名字。我立刻看出来她是葵。

葵显得矮了，也许只不过是因为我长高了。记忆中的葵身材苗条，个子高高的很结实的样子。可眼前的她，整个小了一圈。

“我是葵。”葵走近我，伸出胳膊想要拥抱我，但立刻又缩了回去，“好久没见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久没见。”我好容易才同样回应了一句，声音怪怪的。

“对不起，突然来找你。”

我不知道该对葵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为好，像史人那样的好呢，还是像和远江说话那样呢。

“结仁，你说点什么吧。”葵笑了，这时才终于与感觉和记忆中的葵的轮廓重叠了。

“你来得太突然，吓了我一跳。”

“是啊。”葵玩弄着长发梢，初中的时候她是短发，现在又留起了小学时那样的长发了。在夕阳下，头发闪闪发亮。她原来染的是淡淡的茶色，现在是纯茶色头发了。

“为什么来找我？”我冲着史人问道。我看见他旁边的葵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她的笑容只浮在皮肤的表层，仿佛稍微一戳，就会掉到水泥地上摔得粉碎似的。

“没告诉你就来了，抱歉。葵说想来找你，我就带她来了。”

史人回答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平静不下来。不过，这心跳并不是不舒服的跳动，和小时候从出差回来的爸爸手里接过四方小盒子时听到的心跳很像。

"找我什么事？"

我交替地看着二人的脸问。二人互相对视着，不好意思地笑了。

葵的短裙底下和袜套之间露出细细的膝盖，看起来和一般高中女生差不多。不过，看着她膝盖上的十字疤痕，嘴角和眼角之间连线上排列的三颗黑痣，眼前这个女孩千真万确是葵。

史人轻轻捅了她一下，葵才开了口。"那个吧，"她一边用没有拿着书包的手指抚摸着水泥墙壁，一边声音清晰地说道："我有事想跟你商量，我觉得这件事只有跟结仁说最合适，所以就让史人带我来了。突然来找你，对不起。"

"商量什么？"看着更加僵硬起来的葵的表情，我仿佛脚底突然踩到了冰凉的雪一样，一股凉气直往上窜。

"我有个男朋友……"

"嗯。"

"你还记得吗？中学时的田边学长。"

听她一说，我想起来的不是在校园的跳远练习场上扶起葵来的他，而是在工具棚前面挥舞着竹扫帚的他。甚至还闻到了当时站在我身边的阿佐子头发上的气味似的。

"嗯，记得。还和他好着呐？"

葵点点头，没有说话。然后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透过水泥墙壁的缝隙朝公寓那边望去。

"结仁，你住在这儿吗？"

"对。"

“哪个房间？”

“那边，一楼最里头的一间。”

“那棵树，是什么树？”

她指的是一棵和二楼同样高的开着大大的白色花朵的树。树正对着远江房间，所以，正好成了房间的遮挡。

“不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住，是吗？”葵盯着树问道。她的侧脸比从正面看她，显得成熟很多。

“嗯。”

“可以呀。”

“接着说吧，后来呢？来找我商量什么？”

葵求助般地瞧着旁边的史人，从她的长头发缝隙间露出的蓝色宝石耳钉在耳垂上闪着光。

“结仁，我们是不是不受欢迎啊？”史人问道。

“不是。”我说道。手里拎着的塑料袋勒得我手疼，里面装着超市买的土豆和菜花。“进来也行。”

我走进了通向玄关的小路，二人也跟在我后头。打开房门进了屋里，葵站在玄关说：“真——棒啊，跟家一样。”

“本来就是家呀。”

葵耸耸肩说：“是啊。”史人从后面推了推她，葵才脱掉皮鞋，进了房间。史人也脱了鞋，然后把葵和自己的鞋尖朝外摆好。

我让他们进了榻榻米房间，打开了窗户和电扇。三个人站在昏暗的房间里，如同待在那个储物小屋里一般，仿佛又

回到了理所当然的互相分享属于三个人的秘密的过去。

“我家只有咖啡，喝吗？”

“不用了。”

“随便坐吧。”

二人坐了下来，就在昨天晚上我穿着内衣躺着的隔扇前面。我和他们隔开了一些距离，坐在角落里。

“结仁，二人世界是什么感觉呀？”葵的声音格外活泼，跟房间的气氛不大协调。

“没什么感觉……”

“好像结婚了似的？”

“我可觉得跟结了婚的人不一样。”

“真好。我也想早点离开家呢！结仁，你怎么搬出来住的？你妈妈没生气吗？结仁的妈妈不是特别……”

“到底找我商量什么呀？”

我打断了她的问话，葵“嗯”地点点头，将手指伸进了松松垮垮的袜套里。这样沉默了一会儿，被史人拍了拍肩膀，她突然抬起了头。

“我好像是有了。”葵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怎么搞的？”我一问，她忽然嘿嘿地乐起来。

“这还用问，当然是做了那种事呗。”

“那个学长的？”

旁边的史人抱住了膝头。葵“嗯”地点了下头。

“打算怎么办？”我无力地靠在背后的墙上。从隔壁传来了电视的声音。“那么，来找我做什么？”

“因为结仁，你以前说过的，我要是有了孩子就给我当姐姐的呀，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跟姐姐商量。”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葵说话的口吻和从前玩娃娃家的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

“虽然听起来跟假的似的，可是，真的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我该怎么做呢？照以前说的，当你的姐姐就行了吗？”

我一边笑一边盯着葵的肚子看，白色的短袖衫宽松地系在深蓝色的裙子里面，根本看不出里面装着一个小人。

“我先问你，这是真的吗？去医院了吗？”

“医院还没有去。但是，前几天用测纸试了，是有了。”

“恭喜。”

“也许还不能说是喜事呢。”

“为什么？”

“因为，”葵看了史人一眼，“因为我还是高中生啊。”

我不笑了，屋里只剩下了隔壁的电视的声音了。外面蝉在鸣叫，还传来了减速的汽车声音。

“所以呢，”葵靠近了我，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所以，结仁，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葵瞪着两只和从前完全一样的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等着我的回答。这眼神和当年在夏令营时所看到的一样倔强。这倔强的眼神一下子越过了四年时间的空白出现在我眼

前，没有丝毫的变化，仿佛这四年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突然，我泛起一种呕吐般的感觉。我不再像从前那样觉得葵的幼稚、开朗和厚脸皮有那么可爱了。

“是吗？你自己决定好了。事到如今想起找我来了？一直对我不理不睬的，到了为难的时候指望我了？”我大声说道。

我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久久回响着。葵的眼睛里慢慢膨胀起来，她一眨眼，泪珠“吧嗒”一声掉在了榻榻米上。史人什么也没有说，瞧着很难被榻榻米吸收的那个泪珠。谁也没有说话，仿佛在看着没有声音的电视。

葵眼里积存的眼泪流完之后，说了一句“对不起”，便走出了房间。史人说了句“我还会来”，就跟着她走了。

二人走了一会儿后，我走到了窗前。葵进来之前指着的那些白花，朝着屋里盛开着。它们仿佛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隐藏在花瓣的阴影里去似的，直盯盯地望着屋里。

直到下次史人再来之前，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葵的事，可能的话，最好能够忘记。当我一看到站在邮箱旁边的史人时，立刻问道：“葵呢？”

史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从兜里掏出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后，把手帕盖在了脸上。今天他没有穿校服，穿的是衬衫和仔裤。

“我问你呢，葵呢？”

“你还担心她吗？说了那些话。”

我沉下脸，朝着那条老路走去。我瞅了瞅前后左右，但没有发现跟踪的女孩子，今天她好像没有来。看来，那个女孩子还没有把自己来找我的事告诉史人。

“你对她那么说话，太过分了。”史人在我旁边说。

“谁让你擅自把她带来的？我不是说了不想见她的吗？”

“可是，实在是不得已呀。”

“她打算生吗？”

“不知道。为了这个才来找你商量的呀。可是，结仁……”

“可是，有必要找我商量吗？葵不是有好多朋友吗？让我告诉她该怎么办，我就应该告诉她吗？”

“可是，葵想听结仁的意见呐。”

“谁知道呢。”

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快到学校了，可是已经放暑假了，没有多少人。足球场上没有一个人，也许他们正在开大会吧。或者训练结束了，在休息吧。不管什么情况，大会之后伊田君都会退出足球部，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吧。

我在花坛边上坐了下来，是朝着马路而不是朝着校园坐的。史人也坐在我的旁边。地方很窄，胳膊快要挨上了。

“你不觉得葵很可怜吗？”史人一边描着花坛边的直角，一边问道。

“不觉得。有了孩子是自作自受啊，葵和对方都没有注意呐。”

“可是，她那么信赖结仁。”

“史人也可以帮帮她呀。”

“我……”

“有来这儿的工夫，你还不如到葵那儿去，帮她好呢。”

“你不明白吗？葵什么事都要和咱俩商量，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办。”史人的口气格外的强硬，“咱们不帮她的话，怎么行呢？这是以前形成的习惯呀。”

“有这事？”我说完，想起来了。

史人细长的丹凤眼在夕阳照耀下更显得细长。小学的时候，戴着眼镜快要哭出来时的史人，就是这副样子。

“我说，你的意思不会是还想要玩玩魔法那套吧？”

“我是想，最好能让孩子没有了。”

“让孩子没有了？”

“我猜阿姨他们会让她做掉的。

我想起了葵的矮胖的妈妈。还有她那一家之长的爸爸。每天三个人一起吃晚饭的葵一家。

“就是说，在他们知道之前，咱们……”

没等史人说完，我问道：“史人，你现在还相信那些吗？”

“我……”

“为什么现在说起这些来呢？”

“因为魔法起作用了呀！你忘了？”

“你指的是奶糖得救啦，夏令营时皆藤同学摔伤啦等等

事情吗？”

“嗯。”史人低着头答道。

“我不是早就说过的吗？那些全都是偶然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魔法的！说了吧？”

“好了，走吧。”史人第一次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我甩开了他的手：“去哪儿？”

“葵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史人又拉起了我的手，走起来。我没有带钱包，也没有带手机，而且正是准备给远江做晚饭的时候，可是，我却没有甩开他的手。我心里想的是，说的什么傻话呀，却像瞧着不认识的人一样，瞧着拉着我的手往前走的史人的后背。

汽车票和电车票都是史人掏的。先坐汽车到地铁站，再换地铁坐到第三站下了车。我很吃惊，原来，每次史人都是走这么远来找我的。

很久没有坐电车了。那还是搬出妈妈的家，跟着穿得规规矩矩的远江一起回到这个公寓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没有看窗外的景色，只是靠着远江，闭着眼睛。虽说妈妈同意了暂时可以同居，本应放下心来却感觉隐隐的不安。尽管是自己要搬出去的，却好像是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再也回不来了似的，难过得想哭。

随着下车那站的临近，我恍惚觉得时间在向过去倒转

着。在远江的公寓所在的街道上看着很生疏的史人的面孔，渐渐看得习惯了。而后，我不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好把增长的年龄抖落到窗外去。

史人的自行车放在存车棚子里。我不想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刚才虽然拉了手，可不想再有更多的接触了。一想到要搂着他那和我一样粗细的腰，就更不乐意了。

“快上来呀。”史人骑在座椅上说道。

“不用。”我摇摇头，他见了，浮出惊讶的笑容说：“还是上来吧。”

“我在你旁边走。”

我们穿行在拥挤的自行车缝隙间。一走起来，才知道走到家足有三十分钟。这么走下去的话，不一会儿背上就会汗津津的了，衬衫的颜色会变的。可是我还是不想坐在史人的车后座上。史人不再说什么了，骑在车座上，脚尖蹬着地面往前滑行着。

途中看见了学校。我虽然还记得在夏令营之前，和史人、葵的共同回忆，却记不得在那之后的自己一个人的回忆了。和阿佐子后来也不怎么说话了，唯一有印象是和仓持去大学看电影拍摄那一天。那天如果没去的话，就不会和远江过现在这样的生活。那是件好事呢，还是不好的事呢，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葵一直惦记着结仁呢。”史人在我身边一边蹬着地，一边说。

“一直，是什么时候？”

“从夏令营一结束开始。”

“那怎么没跟我道歉呢？”

“她说是结仁不愿意理她。”

的确那时候我一直在回避葵和史人。我已经说了，以后不要再来往了，就尽量使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我改变了上学的时间，还绕远去学校。

“可是，咱们不是绝交了吗？绝交的意思就是，再也不来往了呀。我只不过认真执行了而已。”

“可是，我想很快就会和好的。”

“只是，想想？”

只是想，什么也不做。我觉得尽管自己没有说出责备他的话，不过，不说史人也知道似的。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小声说道：“对不起。”

一拐弯，就看见了史人家的寿司店，还是史人上中学时更换的那块招牌。印着“绵寿司”三个白字的门帘已经褪了色。毛玻璃门上挂在“准备之中”的牌子。虽然住得这么近，却没有进去吃过一次寿司。和史人好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三个人一起去过。怎么哥哥姐姐没有一起去，我不记得了。不过，只有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爸爸妈妈的独生女，高兴极了。穿着清爽的白色工作服的史人的爸爸，笑容满面，非常和蔼可亲。在等寿司的工夫，史人的妈妈端上茶来，一边和妈妈聊着天，一边用带颜色的和纸给我叠了一只仙鹤和一朵荷花。

“叔叔好吗？”

“好。”史人也不看寿司店，答道，“虽说不挣什么钱，身体还好。”

“寿司店，你打算继承吗？”

“不打算，我想去美国。”

“在美国开家寿司怎么样？肯定赚钱。”

“对呀。”史人毫无兴趣地干笑着。然后把自行车停在店旁边，朝葵家走去。

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葵家还没有开灯。奶糖住的地方已经种上了低矮的植物。

“不在家吧。”史人伸着脖子，往院子里瞧。

依然是个环绕着漂亮植物的院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仔细地观看它了。没见过的东西增加了好几个。有一个可以吃些零点的方桌，以及点缀着一些小棵植物的家庭菜园般的角落。在我的记忆里，那块地方，原来只是草坪。掉了油漆的奶油色自行车，靠在客厅外面的墙上。只有这里还和以前一样。

“我给她打个电话。”

史人从兜里掏出银色的手机。看着他一只手按键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史人和葵这样用手机互相联络，让我觉得很好笑。以前只是站在各家的大门外喊一声名字就行了。

电话打通了，史人说起话来。告诉葵我来了。不知道电话里葵说了什么。史人瞅了瞅我，没有拿手机的那只手，揪了一片树叶。我朝着隔了三家远的自己家走去。

没有开灯，大概没有人在家吧。妈妈这个时间应该在工

作。几年前开始，妈妈就在车站附近的首饰店打工了。为了上班，买了个二手的小汽车，所以，自行车似乎已经被淘汰了。车库只有一个，不过，爸爸的车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我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当了副店长，而那个店的店长就是妈妈现在的他。

“葵说她马上回来。”打完电话的史人追了上来。“你知道吗？葵在书店打工呢。”

“书店？她根本就不看书呀。”

“是车站路那边的一个旧书店。她马上骑自行车回来，差不多十分钟就到。”

之后的十分钟，我俩站在热度开始消退的夕阳中，什么话也没有说。史人用手指肚揉搓着从篱笆墙上揪下来的树叶。

葵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她屁股离开座位飞快地骑到我们面前，吱的一声停下，从车上下来，呼呼地喘着气。“如果她真的有了身孕的话，这么剧烈的运动不是很危险吗？”我心里这么想，没有说出来。

“你们俩怎么来了？”

葵一边喘气，一边交替看着我俩的脸。葵还是那副熟悉的表情，像以前田径部训练结束之后，回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那样。她那两只兴奋的眼睛就像小狗叼住了扔过去的球，交还给主人时似的。一想到在葵的身体里还生存着另外一个人，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葵，去医院了吗？”

“没有。”葵耸耸肩。

“跟你妈说了吗？”

“也没有……”

葵低下头，用脚尖朝后蹬着自行车脚踏板，脚踏板飞快地空转着，发出轻轻的吱吱声。

“去小屋好不好？”史人问我。

“我家的？”

“对。”

“去干什么？”

“那儿说话方便呀。”

二人盯着我的脸，街灯光线下的这两张脸和很久以前在小屋里的手电筒光照中的两张脸重合了。我在二人的脸上，仿佛看到了同样光照下的我自己的脸，这张脸和在远江家的镜子里的脸是不一样的。

“可以啊。”

我推开挂着“角来”名牌的我家的对开门，跨进了没有修剪的草坪。

没有点灯的院子里，非常的安静。我没有“回家了”的感觉，就像偷偷潜入了别人家的院子里似的。小屋的门没有上锁，但是好像生锈了似的，一下子推不开。我用两只手拽起门来，尽量不发出声音。史人也伸手帮我拽门，我缩回一只手，给他的手腾地方，以便少碰到他的手一点。

里面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感觉不到堆放着很多杂物的那

种小屋特有的拥堵空气，也几乎闻不到尘土味儿。我伸出手左右挥舞了一下，也没有碰到任何东西。等眼睛慢慢的适应了之后，才看清楚了。课桌和剑道用具都不见了，只有左边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木制的四方小柜。它原来是放在厨房里的高高的碗柜前面的，我们几个孩子当踏脚凳使用的。

“收拾得真干净啊。”史人说着走了进去。

然后我走进去，葵最后进去后，慢慢关上了门。从里面关门，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虽然里面的破烂已经收拾干净了，地方变宽了，可是还是不够我们三个人坐下的。

“真黑。”

我听见葵在找什么东西。突然“啪”的一声，一个小小的亮光出现在了小屋里。手机的液晶显示屏在黑暗中闪烁着亮光。那个小小的画面上有一个蹲着抚摸着一条中型犬的穿校服的男人照片。

“这就是田边学长，还记得吗？”葵指着画面，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男人的褐色中分头发耷拉到脸颊两边，左手搂着狗的背，右手举着V字。虽然他面容和善地微笑着，可是我只看了一眼，就扭头不想看了。一想到这个男人和葵发生性关系，而且还有了孩子，我就像做了个噩梦一般。

“他特别喜欢狗。这是前辈家的狗，名叫拉拉。”

“是他的孩子吧。”史人盯着画面说道。

葵沉吟了片刻，“嗯”了一声，“是的，他的孩子。”

“葵，孩子，打算生下来吗？”

葵右手捂着嘴吐了一大口气，又吸了一大口气，这样反复了好几遍。我想象着气息一直输入婴儿待的肚子里的房间里去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葵吐出了不知是第几口气之后，飞快地答道，“因为，突然知道有了孩子，自己当妈妈根本无法想象。真希望是假的呢！那个测纸要是错的就好了。可是，测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光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根本没有考虑过想生不想生的问题。”

我感到葵的视线对着我的方向，我不禁又产生了那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在门窗关得很严实的小屋里，三个人像以前那样呼吸着。在这个分享过很多次秘密的地方，今天又分享了新的秘密。我理所当然地被拉进了这个新的秘密中去了。我很理解葵的慌乱，我也知道葵很苦恼，在寻求我们的帮助。然而，我自己一点都不慌乱。尽管在二人期待的目光注视下，我的心情却一直沉浸在冷漠之中。越是和他俩留在我记忆中的影像相重合，越是感觉只有自己已经到了不再幼稚的岁数了。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冷酷的人。我觉得抱歉的，不是不能帮助葵，而是对于不能帮助葵，并不觉得抱歉。

画面的亮光消失了，“啊！”葵叫道。还没等残影出现在脑海里，亮光又出现了，抱着狗的男人的笑容在黑暗中闪耀。

“葵，要是去了医院检查，真的怀孕了，怎么办呢？”史人小声问道。

“不知道。”

“现在，除了我们，没有跟其他人说过吗？”

“嗯，没有。”

“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呢？”

我听着史人的话，事不关己地想着，这个“我们”里面一定包括我了。

“你的意思是能帮什么？”

“希望孩子没有了？”

葵猛然吸了一口气，画面的亮光不见了，马上又亮了，褐色头发的男人抱着狗悠然地笑着。

“可是，如果希望没有了的话，怎么做呢？”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请魔法师俱乐部一起来祈祷。我还什么也没有祈祷过呢。”

大家沉默了。画面的光亮消失了，但这次没有马上点亮。

“我走了。”

不等葵回答，我就走到了小屋的外面。家里还是漆黑的，周围很安静。葵和史人追了出来。

“等一下，结仁。为什么回去呀？”史人生气地说。

“没有为什么，我已经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了。想玩的话，你们俩自己玩吧。”

“可是，是结仁说好的呀，还写了约定呢。”

我往大门走去时，史人抓住了我的胳膊。葵跟在他后面，路灯朦胧映出了她脸上担心的神情。史人的眼睛里也映

出了一盏小小的街灯。他的目光因这米粒大小的亮光而咄咄逼人。我一瞬间感到了害怕。但立刻又生起自己的气来，怎么会害怕起史人来了。

“史人，魔法不会把孩子弄没的。要去医院，把孩子掏出来才行。在保健课上不是学过了吗？这已经不是咱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是葵自己去面对的问题呀。”

我把史人的手甩开，史人没有说话。

“是啊。结仁，”葵慢慢走近我说道，“其实我也知道。”

“葵，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葵咬着嘴唇点点头。然后把手轻轻按在腹部。我移开了眼睛。表面上像是被史人强拉硬拽来的，其实在自己的内心，也是怀着某种期待而来的。我现在想要把这样的自己抛向坚硬的黑夜，摔得粉碎。

史人说：“我送你去车站。”葵说：“我也去。”结果，三个人又一起朝车站走去。史人轻手轻脚地从寿司店门口推来了自行车。虽然店里面亮了灯，但还挂着“准备之中”的牌子。

目送着我走进检票口的二人，都是一个姿势推着自行车，朝我挥手。我在走下通向站台的阶梯时，回头看了一眼，看不清他们的脸上是什么表情。

虽然同样是好久没见了，可是我们三个人还是不如和哥哥姐姐三个人那样。虽然只是在中华料理店见面，却被完全包裹在了我们三个人是兄妹这样的围墙之中。今天却不一

样。朋友，这个围墙不是这儿破了，就是那儿破了，怎么修补也无济于事。虽然三个人在一起，却把连接三个人的东西丢在了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我的责任。只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这个三人圆圈怎么也恢复不到原来的形状了。

我知道现在回去的话，就能比远江早回去。也许菜汤会做得半生不熟，但是，现在赶去超市，坐上汽车，快步走回去，菜切得不太讲究的话，就能够像以往那样度过一夜。

然而我还是朝相反的方向迈开了脚步。下车后，我没有从车站南口出来，而是去了停车场上只有稀疏的几个灯的北口。

哥哥打工的音像店很快就找到了。穿过停车场，就是几乎都已经打烊了的商店街，其中一家挂着最耀眼夺目的招牌的就是那家音像店。就像以前摆在爸爸的多用柜上的那样的旧唱片，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店头的货架上。我用食指和中指交替移动着，只按着上面的标签顺序往下看，好像全都是外国的唱片，没有一个歌手是我知道的。

“欢迎光临。”背后有人对我说。

回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头发染成绿色的男人。戴着黑边眼镜，每只耳朵上戴着两个耳钉。

“找唱片吗？”男人微笑着问道。他在我旁边，像我那样食指和中指倒换着有节奏地翻动着货架上的唱片。

“请问，角来先生在吗？”

这么称呼哥哥，感觉很怪异。

“角来君？啊，在里面呢。”

男人马上停下了手指，走近金色丝缎装饰的大门，朝我招手。我跟着他走进店里，听见里面正在大音量地播放着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的歌。就像是喝醉了似的，一会儿走调，一会儿在不该降调的地方突然低了八度。好像在哪儿听过这首歌。

“哟，结仁。”

哥哥正在结算台里呢。绿色头发男人来回看着我和哥哥的脸。哥哥对他介绍说：“这是我妹妹。”

“嘿，原来是你妹妹呀。不怎么像啊。”

男人像刚才那样“呵呵”地笑着，并不让人讨厌。倒是在别人面前被确认是兄妹这件事，使我觉得很安心。和刚才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哥哥和我之间是兄妹这样不可改变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狭长的店里排列着满满当当的唱片。到处悬挂着动物形状的挂件。

“怎么啦？”哥哥从结账台走出来问道。

绿头发男人进了结账台，戴着大耳机，拿着计算器，计算起什么来。

“没事，正好路过。”我拂去了旁边的唱片表面的灰尘。

“这么晚不回去，没事吗？”

“也不是没事。”

“是吗？”哥哥朝着天花板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瞅了一眼结账台那边，自言自语道：“我该下班了吧。”

“店长，可以走了吗？”哥哥问那个男人。

男人没有听见，哥哥走过去，朝他摆了摆手。男人“哦”了一声，摘下了耳机，哥哥又重复了一遍。

“啊，抱歉。时间已经过了。辛苦了。”

男人戴上了耳机，朝我摆了摆手，说：“有空来玩。”然后，又埋头认真算账了。

“一起吃个饭吧？”走出店外，又伸了一次懒腰后，哥哥说道。

“在哪儿？”

“我没什么钱请你，来我家吃的话，也许有点吃的。”

哥哥的公寓就在离店不到三分钟的地方。是一座和远江的旧公寓一样的二层楼房。在二层的四户中，只有从左边数第二家亮着灯。

走上楼梯，哥哥打开门，说了声“我回来了”。我跟着哥哥后面进了玄关，看见两双女人的鞋，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从厨房里边的门里传来“回来啦”的慢悠悠的声音。

“你先等一等。”

哥哥留下正在脱鞋的我，一个人朝门那边走去。从昏暗的厨房里飘来了香味儿，是炒菜的油味儿和酱油味儿。过了十秒钟后返回的哥哥，打开了厨房的灯。在小餐桌上，放着电饭锅和摊开的菜谱。从哥哥身后伸出一只女人的手，合上了书。

“雪子，这是我妹妹。”

雪子是个皮肤晒得黑黑的身材苗条的美人，头上缠绕着一条橘黄色头巾样的发带。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支香烟。

“你好。我是雪子。听说过你。”

雪子走到哥哥前面，手里的烟没有地方放，只得把烟叼在嘴里，朝我伸出了手。我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她却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雪子握住我的手上下晃动了两下，一边说着“请多关照”，然后说：“家里的饭特别简单，没关系吧？”

雪子叼着烟卷，或夹着烟卷，又是做大酱汤，又是用微波炉加热菜。哥哥洗完手后立刻去了对面的房间，雪子来回忙活着的水槽和煤气炉台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污渍，就像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似的。

“结仁也到那边去等着吧。”雪子一边用勺子往碗里盛饭，一边对我说。盛了两碗饭后，她四下看了看，拿起了一个扣在水槽边上的大口杯。

“这个行吗？”雪子说着哈哈笑起来，声音沙哑而开朗。

走进房间，哥哥正坐在被褥上看放在榻榻米上的电视。哥哥和电视。住在一起时的，轻轻一戳就会破裂的空气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看上去完全改变了的哥哥，其实我并不了解他。虽然他开始讲究了，虽然他像其他人那样说话了，虽然身边有个漂亮的女人，但一回到家，还只是这样沉默地看电视。也许是意识到了我的目光，哥哥用遥控关上了电视。

然后插上了旁边的音响的电源，响起了和店里播放的男人唱的同样的歌曲。

“看电视的毛病，我还是改不了。不过，今天听音乐。”

雪子把盘子放到桌上，“别关呀，我刚才看那个节目呢。”说着又摁了一下遥控。电视和音响的声音混合起来，屋子里好像一下子多了好些人似的。哥哥不乐意地拔下了音响的电源，说：“吃饭吧。”

晚餐是米饭、豆腐大酱汤、炸鸡块沾葱酱。只有这么几样。我的饭盛在那个大口杯里，筷子是便利店的一次性筷子。

“今天没做什么，不好意思。下次来之前说一声的话，我专门做些好吃的。”雪子瞧着电视说道。

“突然打扰，对不起。”

“没什么。偶尔来个客人，挺新鲜的。相当欢迎，是吧？”雪子冲哥哥咧嘴一笑。

我不由低下了头。然后，看起电视来。看着炸得有些焦糊的炸鸡块，我又把目光投向了雪子。我忽然觉得挺喜欢她这个人。

“结仁，真的没事吗？”哥哥一边吃一边问。

“什么呀？”没等我回答，雪子问道。

“我没有告诉你吗？这个家伙是高中生，却跟一个男人一起同居呢。”

“嘿，不简单呐。什么样的人呀？”

“什么不简单，很成问题的。”

“为什么？”

“这不明摆着吗？她还是高中生啊。”

“我也是高中生的时候，就和人家半同居了呀。他是打工地方的店长，我真是喜欢死了，那个店长。”

“恶心。”哥哥不乐意了。

“你特别喜欢他吗？那个店长。”我问。

雪子答道：“可不是吗，真的喜欢呢！一分钟都不想离开。”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远江的那个大口杯里的一圈茶色痕迹。

“你真的没事吗？”

“什么没事？”

“就是那个一起住的家伙呀。”

“没事。不过，哥哥问的没事是指什么呀？”

“这个嘛……比如说，暴力倾向啦……什么之类的。”

“那没有。”

雪子瞅了哥哥一眼。然后拿起空了的饭碗去了厨房，大概是去盛饭了。

“没事的话，今天干什么来了？”

“你不是让我来玩的吗？”

“你不是因为有事才来的？”

“不是啊。他说今天回来晚，我闲得慌就来了。没事，毫无问题。”我盯着哥哥的眼睛说道。

“是吗？”哥哥夹起了一块炸鸡吃，不再问下去了。

端着冒尖的一碗饭回来的雪子，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然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冲我张着嘴，“给我夹一块。”我便用筷子挑了一块小一点的炸鸡塞进她嘴里。

走出房间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跟雪子道了别，和哥哥二人朝车站走去。

在路口等电车时，我问哥哥：“你为什么离开家呢？”哥哥说了句什么，由于拦路杆的响声干扰，没听清楚。我走近了他，说道：“听不见！”

在电车通过的时候，哥哥闹着玩似的对着我耳朵，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说：“因为，不想，在家，待着！”

“讨厌死了。”我捂着耳朵笑了。哥哥也笑了。

“那个时候，我真是糟糕透了。我要是继续在家里待下去的话，说不定会找个铁棒什么的出来呢。”

“真的吗？你不是在看电视吗？”

“可是，看完了电视以后，下一个行动就有可能轮到铁棒了。那就像是一个流程似的不可逆转，我心里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觉得到时候了，就离开家了。”

“根本看不出来哥哥不高兴啊，再说咱家也没有铁棒呀。”

“真正不高兴的家伙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哥哥笑了，“看得出来不高兴的家伙，什么问题也没有的。”

“爸爸和姐姐也跟你一样吗？妈妈没有发觉吗？”

“谁知道呢。”哥哥伸了个懒腰，从T恤下面露出了肌

肉紧实的腹部，“嗨，净跟你说些阴暗的话题。”

我也伸了个同样的懒腰。放下胳膊后，感觉腋下热乎乎的。和我放下的胳膊相反，拦路杆儿“嘎吱嘎吱”地缓慢抬了起来。

“哥哥，雪子是做什么工作的？长得挺好看的。”

“和姐姐在一个百货店工作，而且在同一个化妆品柜台。”

“真的？那是不是姐姐介绍的？”

“不是，没那回事。”哥哥腼腆地笑着。

“哥哥不回妈妈家了吗？”

“大概吧。”

“以后也不回？”

“是啊，以后也不。”

哥哥对我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似的，有问必答。紧挨在我身边的哥哥，就好比做算术习题的一位数加法一样，迅速地一一给予了解答，这点最让我喜欢了。

“结仁呢？”

“我也不回去。”

“为什么？”

“我不喜欢妈妈的男友。”

“其实跟那个没关系吧。”哥哥笑了。

“不过，咱家人不是都各行其是吗？爸爸、姐姐、哥哥都这样做，所以我也想这样做。大家都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就搬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搬出去，也用不着解释什

么了。”

“是吗？”哥哥说道。站前广场上停着末班车，开往地点的显示屏闪着红光。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真奇怪啊。因为没有特别的理由，所以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理由有的是啊，能找出一百条呢。不过，就是有一百条回去的理由，我也喜欢现在的生活。”

哥哥笑了。

“我吧，”在我登上汽车后门的脚踏板后，哥哥硬塞给我一千日元，飞快地说：“从上次见到结仁的两年前开始，我就和姐姐经常见面了。那时候，姐姐总说要我也跟你见面，可是我没有答应。了解我的过去的只有你和妈妈，所以，我不想见。你想，姐姐对那时候的我是不怎么了解的。可是，要是见了结仁，感觉就像又见到了从前的自己。”

汽车发动了，我伸直脖子往前方看，和后视镜里的司机的目光对视了。

“不过，姐姐说她要结婚了，想大家一起庆祝一下，我很犹豫，但还是来见面了。那天我特别紧张，看出来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

“那天我觉得好像不是去见结仁，而是去见以前不成器的自己。所以，说心里话，真是不想去。可是，见面之后，从结仁身上却没有看到我以前的影子。我还以为会阴魂附体似的黏在你身上呢，倒没有看到。”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逃避什么，才过现在这样的生活的话，才说喜欢现在的生活的话……也许是不太对头的。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

“哥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能说了呀？”

我说着，刚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车门就关上了。窗外哥哥在挥手。他的口型在说“再来玩”。

我知道已经晚了，所以也不跑了。从汽车上下来，沿着那条路，慢慢走回公寓去。

来到了六个信箱排列的地方。一楼最头的房间黑着灯，但是，隐约可见电视发出的淡蓝色光线。我使劲咬了咬牙，挺直了脊背，扭动了门把手，门打不开，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虽然回到有人的房间里，却感觉格外紧张。

“我回来了。”

我站在躺着看电视的远江身边。他伸出手，摸到了我的右脚跟。然后，隔着仔裤抚摸我的小腿肚。抚摸变成了掐捏。然后他伸开两只手臂搂住了我的两条小腿。

“你去哪儿了？”我的腿肚子感觉到了温热的气息。忘了带的手机扔在窗边的榻榻米上，一些小零碎散落在周边。

我低头看着把脸贴在我的小腿上的远江，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用嘶哑得不像人发出的声音反复叨念着：“你去哪儿了？”

一滴湿漉漉的东西落在我的脚指甲上，不知是眼泪还是唾液。我一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边朝冰箱上贴着的两个信封望去。

“对不起。”我说道。

我被热醒了。

远江不在。从关着的窗户外面，阳光透过窗前那棵树，叶影斑驳地照到了榻榻米上的。

起床后，我感觉身体变得莫名其妙的轻盈，手腕和侧腹都感觉疼痛。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地方有点发青。这是昨晚被远江使劲攥的，其实就跟拧差不多。

在被子里，远江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搂抱着我，并且进入了我的身体好几次。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只手，逐一抓捏着我的手腕、大腿、侧腹、胸部。我想喊“疼”，可是嘴唇被远江的T恤衫压住了，张不开。由他的温暖的手带来的突然的疼痛，无情地传导到我的全身。被他抓住的地方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不久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可以预感到下一轮将会袭来的疼痛。接着，新的疼痛又降临了，我咬牙忍受着。

现在，在太阳光下一看，远江抓过的地方都变成了淤青，越是痕迹深就越明显。因为我很清楚这些淤青是怎么来的。

每当他的手力减弱的短暂间歇里，我就在可怜他和自己也无能为力之间徘徊，或神经突然紧绷起来。我很害怕，而

远江似乎比我还要害怕。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远江像要把什么东西挤出来似的紧紧搂抱着我。我感觉自己就如同一个具有适中的体温，适合的弹性的生物。我心想，如果它对安抚远江恐惧的心情能有帮助的话，就让他去使用吧。这种心情究竟是喜欢的延长呢，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呢？对伊田君我是不是也会这样想呢？我这样问自己。快要得出答案的时候，新的疼痛又袭了上来，我只得停止了思考。

有人敲门。起初是轻轻地敲，慢慢地越来越重。就像是用拳头在使劲捶打门那样的响声。我披着毛衣，从门镜里一看，看见了史人变了形的脸。他今天戴着眼镜。

"你的头发，怎么变成这样了？"刚开开门，史人劈头就问。刚才那么使劲敲门，现在看他的表情却十分沉静。昨天的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什么呀？"

"你的脸。"

他一说，我才意识到，莫名其妙的轻盈感觉是怎么回事了。覆盖两颊的半长的头发没有了。伸手摸了摸脑袋，也想象不出自己是一副什么模样。

"你看着什么感觉？"

"跟男孩子似的。"我又一次伸手去拢头发。史人瞧着我脑袋的眼神直勾勾的，仿佛从那里面会掉出来让时间停止的粉末一般。

"你干什么来了？"

"去散步吗？"

“还去？”

“对，还去。”

“这么热还去。”

我意识到史人很快打量了一遍我的全身，我后悔穿得这么邋遢就出来开门。“你等一下。”我关上大门，赶紧去洗脸。头发真是难看死了，原来披到肩头的头发被剪成了娃娃头的样子。有的地方剪得露出了白色的头皮。我打算修出个型，就把头发弄湿了，拿剪子齐了齐长短。可是，弄了半天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窗外是一片耀人眼目的朗朗晴天。只要站在太阳地一会儿工夫，身体里的凉气仿佛都会被吸进去似的。我站在被褥旁边脱去家居服，套上黑色的宽松背心，穿上仔裤，没有收起来的被子上落着几束头发。

走出了家门，看见史人照样站在信箱旁边。他的眼镜框反射着太阳光。

我们像以往那样朝学校走去。

“葵说，昨天晚上她说了。”史人说道。

“什么？”

“孩子的事。昨天晚上跟阿姨说了。”

“后来呢？”

“今天去医院。”

“是吗？”

“魔法师俱乐部没事可干了。”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要是男孩就叫史人，女孩叫结仁，以前葵这么说过的吧。”

“说过吗？”

“你不记得了？我记得是在那个小屋里说的。说到你班的班主任老师休产假的事时，谈起了咱们将来要是有了孩子以后，该怎么教育之类的。当时，葵这么说的。还说生下来以后马上就给孩子魔法的话，说不定能成为真正的魔法师呢。”

我确实记不得这回事了。我加快了脚步，不这样快步走，消耗能量的话，就会胡思乱想。

校园里，尽管天气炎热，还是有几个人在运动。有的投球，有的跳远，不断传来哨声、叫喊声。足球场上没有伊田君。无论眼神怎么不好也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身影，没有了。

“不在啊，今天。”史人在我旁边说。

“大概是退出了。”

“是吗？”

“可能是因为夏季运动会结束了，三年级学生就退出了。”

伊田君不在的足球场看上去比以往要小，校园和教学楼也同样如此。我想起了哥哥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多年以来持续思念一个男孩，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

已经见不到伊田君了，这样的真实感完全没有传导到我

的脑子里来。而且，自己对于伊田君的情感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以后我也会继续想念他的。我继续想念下去的或许不仅仅是伊田君这个人，而是有关他的回忆，以及回忆他的过程本身吧。因为这些想念是支撑着我现在所拥有的每一天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我长久以来一直很珍视它，不和任何人分享，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伊田君不来的话，以后你怎么办？”史人眯着眼睛望着操场上小声问道。

我很想问问史人有没有这样宝贵的东西。我刚要开口问，史人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身体扭向校门方向。我看见有人朝这边走过来，是两个人穿校服的男女，女的推着自行车。

“是伊田君。”史人对我耳语。

这一定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此时，就像看电影字幕一样，我立刻明白了。

伊田君越走越近了。不知多少次这样和他擦肩而过。在教室，在走廊，在体育馆，在夏令营的篝火前……那些场景我无数次回想过，我执拗地重复着，次数多得快要磨破了，可是这些回忆绝对不会消失的。非但如此，而且越来越强化。它被不断补充着、美化着，等待着下一次回忆时再次出场。

伊田君亲热地和身边的女孩子说着话走过来。我感觉自己早就知道会看见这个风景似的。伊田君看见我站在拦网前面，吃了一惊，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亲切的笑容。

"哟，这不是角来同学吗？好久没见。"

他抬起一只手，朝我笑着。旁边的女孩子也微笑着对我点点头。

"你好吗？"伊田君停下来，问道。

"嗯，挺好的。"我答道。

"哦。"伊田君点点头，然后瞟了史人一眼，之后的几秒钟没有人说话。校园的喊叫声远去了，我们四个人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似的，静止不动了。"再见啦。"伊田君的声音终于使四周的空气流动起来。他朝女孩子微笑着，擦着我身边走过去了。

"伊田君。"

我朝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好久没有叫他的名字了。在他回头之前，女孩子先回过头来。然后，伊田君也回过头来。

"你要是能当足球运动员就好了。"

这句话是那天篝火晚会的时候，我一边跳着舞一边在心里说的话，只是没有找到说出来的时机。旁边的女孩子"扑哧"笑了出来，伊田君和她对视了一眼，说了句"谢谢"，然后转身走远了。

史人提着我在超市买的一袋子东西，跟着我回到了公寓。

塑料袋"哗啦哗啦"的摩擦声，从身边的人那边传来，而不是从自己的脚下，感觉很异样。史人又一次伸出他空着

的那只手抓住了我的手。我看了他一眼，他露出很抱歉似的神情。我立刻甩掉了他的手。不一会儿感觉他的手又伸过来了，我和他隔开了一米走着。

来到了公寓前面，我在玄关脱鞋的时候，史人把塑料袋递给了我。里面有两盒牛奶，所以很沉。“谢谢！”我说。他像刚才来的时候那样直盯盯地瞧着我的脑袋，他背后是半开着的门。

“有那么难看吗？我的头发。”

“不难看呐。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笑了。史人原来是这么夸赞女人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太可笑了。我想，即便是史人也应该有过一两次恋爱的，在我所不知道的时候。

“觉得好看，所以才看吗？”

“不是，因为后悔。”

“后悔什么？”

史人穿着鞋就进了房间，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到墙上。我瞪着史人。门关上了，外面的声音听不见了。

史人用力将嘴唇贴了过来，他的眼镜框嵌进了脸颊，抓住我的肩膀的手热乎乎的。我无法呼吸，好容易才扭开了脸。我想要挣脱他的手，史人更加用力了，二人便一点点倒向冰箱那边，把贴在冰箱上的两个信封碰到了地上。从大信封里掉出来好几张照片，照的都是摆成各种姿势的我的身体。有裸体的也有穿着校服的，也有照了半个脸的。

史人的胳膊慢慢松弛了下来。我用手背抹了一把嘴唇，

抬头看史人的脸，他正死盯着地上的照片在看。眼镜滑到了鼻梁上。我看见一张照片的一角碰到他的黑色运动鞋，细土渣子散落在地板上。

“把鞋脱了。”

史人在原地脱了鞋。我异常得镇定，抓着史人的胳膊往卧室里走。拉上窗帘，遮挡住照到榻榻米上的阳光。然后，我让史人坐到还摊在地上的被褥上，就这么抓着他的胳膊躺下了。

史人压在我的身上，又跟我接吻。我把他的眼镜摘下来，我主动把史人的脸拉近，以各种强度和速度接吻了片刻。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史人的手伸进了我的背心里面来了。他好像在确认罩杯的大小似的抚摸着我的胸部，就像昨天晚上远江那样，用力捏了一下，之后他停下了动作。

从一直抱着我的脑袋的史人的左手里，发出了什么东西的摩擦声。他两手捧着，在我眼前打开来，一缕缕头发掉到了我的脸上。史人长长叫唤了一声，从我的身上一点点滑到了榻榻米上。

“不干了？”

史人的拳头里还残留着我的头发。史人趴着，脸抵在榻榻米上说：“对不起。要是做的话，就全完了。”

“什么呀？”

“咱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从老早开始，就已经不像以前了呀。快点，接着来吧。那些照片，你看见了吧？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结仁，咱们还像以前那样好吗？”

“说什么呢？”

我坐了起来。被史人掀起来的衣襟落下来遮住了肚皮。

“你干吗这么想啊？友好的三人魔法师俱乐部早就已经结束了！再也回不去了。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再说了，史人不是一直都在旁观，什么也没做吗？我和葵争吵，史人只是在一旁笑嘻嘻地听着，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

史人低着头，抱住了脑袋，好像是不想听我说的这些话。

“你觉得我很可怜吗？家庭四分五裂，朋友离我而去，被不知底细的男人养活着，所以想要帮助我吗？我不需要这些。我过我的生活，史人再怎么努力也帮不了我一丁点的。所以，算了吧。不上不下的。”

“可是，我曾经想帮你的。”史人抱着脑袋说道，“我以为我帮了你了。”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焦躁地用拳头摩擦着榻榻米，“跟着人家后头装朋友，叫做帮忙吗？史人只是在看，只是在听，什么也没有做过，到底什么时候帮过我的忙了？”

“也可能你已经忘记了，田边学长的事，还有皆藤同学的事，”史人扭过脸来瞧着我，“是我干的。”

我一时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史人刚才抚摸我的腹部的手，滑到了榻榻米上。

“你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葵祈祷过田边学长的事吧？关于皆藤同学和田边学长的流言蜚语是我散布的。因为大家对那样的传闻会立刻相信的……对葵说让她去表白的，也是我。”

史人盯着我的眼睛，继续说：

“结仁祈祷伊田君的事的时候，我想，要是皆藤同学不来夏令营就好了。所以在辩论训练结束之后，我就在皆藤同学要经过的楼梯最上面几级上拉了一根缝纫机线。就是那根埋在魔女土堤上的线。其实我也没想到真的会绊倒她，可是，皆藤同学摔了下去。线断了，皆藤同学一个人走得急，就以为是自己没小心，才摔下去的。其实不是。”

被史人盯着的我的眼睛里面，一点点凉了下去。正在说话的史人终于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男孩子。

“这是真的吗？从楼梯上滚下去有可能摔死的，可你居然做了吗？”

“我想要帮结仁。”

史人双手揪着头发，趴在榻榻米上半天没有动。我把手放在他的肩头，想要设身处地感受他此刻的心情。就像上小学的时候，在那个小屋里曾经练习过很多次那样，想要把史人的心直接转移到自己的心里去。

五点准时播放的街道广播响了起来，史人坐起来，拿起枕头边的眼镜戴上。看见枕边散落的我的头发，已经不再露出惊讶的表情了。

“这个，还给你。”

史人从裤兜里拿出来一个东西递给我，是叠得很小的黄色纸头。在这张透明的薄纸上，写着“不得解散”几个幼稚的字。

“魔法师俱乐部的约定，这样保存着的，肯定只有我一个人了。”

史人站起来朝玄关走去。他捡起放在冰箱前面的鞋，在玄关穿起来。他的手没有碰到地上的照片。

“史人。”我叫道。

史人回头看我。在我寻找合适的词语的工夫，史人伸出手一边整理着我的衣服下摆，一边说道：“结仁，我看你最好也尽快从这儿搬出去吧，我也为你准备好了。”

最后，他伸出手，把我的一头乱蓬蓬的短发给捋顺了。

“史人，只有史人什么也没有向魔法师俱乐部祈祷啊。”

“我不需要。三个人一起玩特别高兴。从一开始我就尽力不去祈祷什么。”

“拜拜。”史人挥着手，关上了门。我摸着史人刚才给我捋顺的头发，已经没有了他的手留下的热度，只有已经干了的头发从指缝间滑下来。

我把被褥拿到院子里，抖落了上面的头发，恢复了原来干净的状态。我什么也不想干，久久地坐在榻榻米上。天色暗下来后，我冲了个澡，把头发吹干后，躺在了床铺上。

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了敲门的声音，而不是开锁的声

音，我惊醒了。以为是史人又回来了，慌忙披上毛衣去开门。

“啊，请问，这里是远江礼二先生的家吗？”。

门外站着两个穿着暗色套装的高个子男人和一个穿着奶油色套裙的中年女子。

“是的。”

“你，你是……”

男人朝房间里伸进头来。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就跟着回头看。刚才和史人拉扯的时候掉在地上的照片还散落在地上。女子抓住了我的手腕，“不要担心。”她说道。这时候我才想起了史人的忠告。

“你，多大了？”男人走近我一步问道。

“十九岁。”我随口撒了个谎。虽然不知道这个谎有什么作用，我还是这么说。

“是啊……可以问你几句话吗？”

男人和女人都已经有半个身子进了门里了。

“那个，请稍等一下。我换换衣服可以吗？马上就出来。”

我不由分说，把他们推出去关上门后，立刻脱去短裤，从壁橱里拿出牛仔裤换上了。然后，拿着姐姐给我的凉鞋朝窗户走去。探出了一半身子后，又缩了回来，抓起了掉在厨房地上的那个小信封。我从开着白色花朵的树荫里探出头来，确认了没有人后，就从窗户里跳到了地面上。

我拿着凉鞋和信封朝着汽车站全速跑了起来，也不看是

开往什么地方的，立刻上了一趟快要发车的巴士。只有一个穿西服的高大男人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窗外夜晚的街道，像以往一样安静。我穿上了凉鞋，紧紧地系住了扣带。

坐了四十分钟，巴士到达的地方不是离姐姐最近的车站，而是有着高楼大厦和繁华街的更大的车站，站前广场也比那个车站大好几倍。一从巴士上下来，喧嚣的人声和汽车声便涌进了耳朵。

我朝着停着好些大巴的广场对面走去。然后，走进挂着绿光闪烁的牌子的大巴售票处，用信封里的钱买了一张连和家人出游都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的车票。

“还有一个小时发车。请提前十五分钟到拐角处的停车场集合，行李由司机放进车下面。”穿着开襟衣服的瘦瘦的女人，飞快地扫了两手空空的我一眼。

走出售票处，看见拎着大行李的三个大男孩子，坐在不远的花坛边上兴高采烈地聊着什么。我觉得口渴，去隔壁商店里买了一瓶碳酸饮料。走出店之前，看见杂志柜台对面有一个文具店。我用买饮料找的零钱，买了一支圆珠笔和一个本子。

坐在男孩子旁边等车的工夫，我打开了那个本子，琢磨着画点什么好。于是，我凝视着眼前出现的景象。

上班族和学生们被车站匆匆忙忙地吞吐着。在广场中央的车站里，中年司机们悠闲地就像画圆似的走着，抽着烟，偶尔好奇地往这边看看。在出租车等车处排队的女人，踮起脚尖朝着从车站里出来的男人招手。

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会把他们给画下来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想要把现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以前发生的事，通过自己的手全都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在旁边铁板一样的墙壁上映出自己的脸，仔细端详着这个生疏的模样，然后在打开的本子上画了起来。刷刷几笔勾勒出了参差不齐的头发，再画上眼睛、鼻子、嘴巴，涂了颜色。然而，却怎么也画不出那个熟悉的我了。

男孩子们站起来，把各自的行李挎上了肩膀。在小卖店外面抽烟的人们也朝汽车站走过来。

我合上本子，站了起来，从仔裤的裤兜里掏出了车票。兜里的一个什么东西也随之掉到了柏油马路上。捡起来一看，是叠得很小的一截纸条。打开一看，写着“不得解散。”这是我十岁时写的不合年龄的棱角分明的字。

一辆巨大的黄色巴士开了过来，在我面前缓缓停下。它像打冷战般地轻微颤抖了一下，打开了车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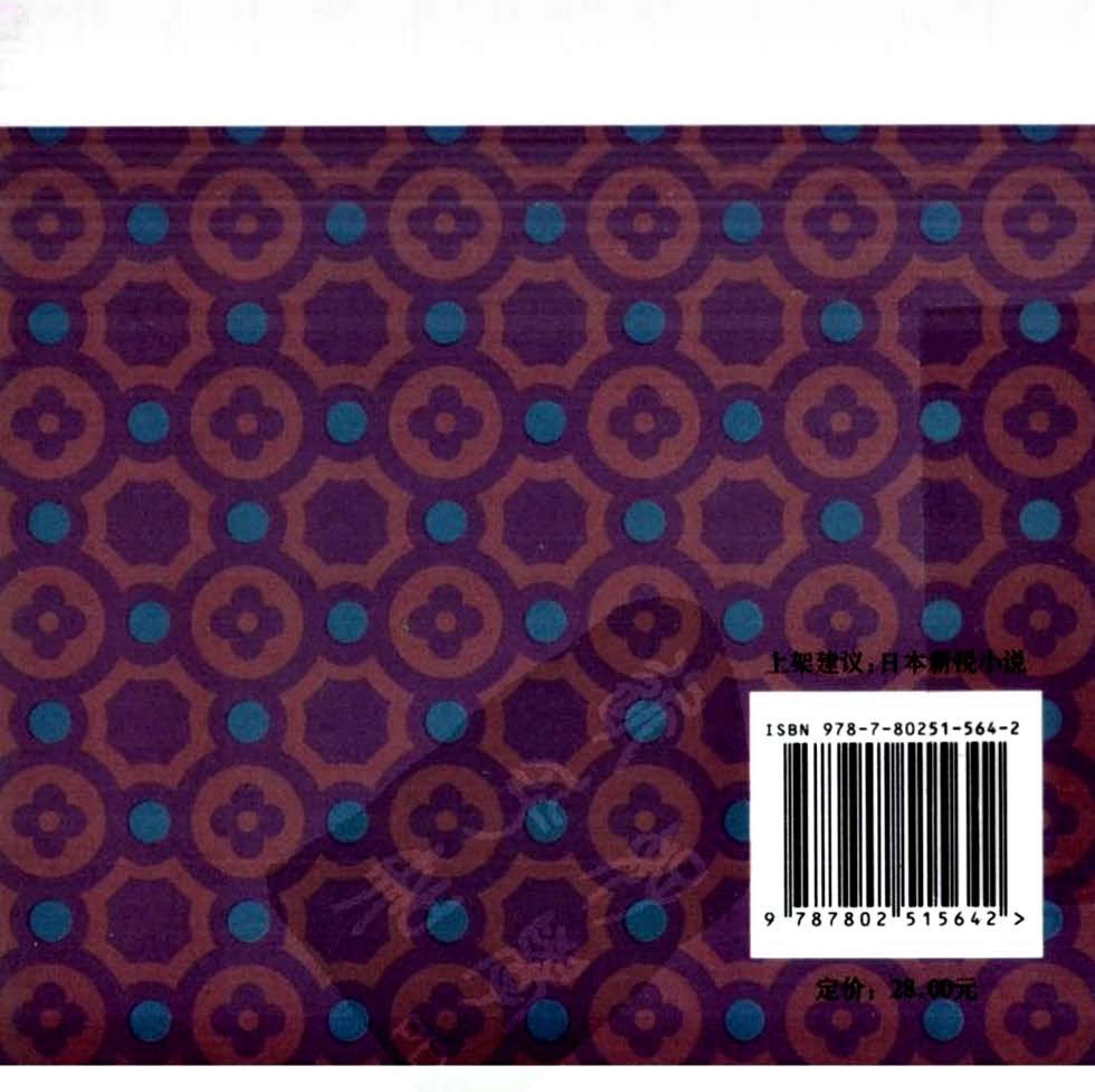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中方主编 （日）桑岛道夫

《风 语》/麦家 著
《在明孝陵乘凉》/魏微 著
《如归旅店》/李浩 著
《红鞋：张悦然短篇小说精选》/张悦然 著
《素年锦时》/安妮宝贝 著
《居 延》/徐则臣 著
《德律风》/葛亮 著
《情感纪》/崔曼莉 著

日方主编 许金龙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中村文则 著/姜楠 译
《魔法师俱乐部》/青山七惠 著/竺家荣 译
《此世双人难全》/山崎纳奥可乐 著/熊淑娥 译
《星辰啜露》/村田沙耶香 著/赵秀娟 译
《通天阁》/西加奈子 著/杨炳菁 译
《十九岁的夏天》/羽田圭介 著/胡仰曦 译



上架建议：日本新锐小说

ISBN 978-7-80251-564-2

9 787802 515642 >

定价：28.00元